

第一冊

春  
明  
外  
史

766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5 7764B

我何必瞞你呢？白素秋臉一紅，又笑着問道：那回打牌，余詠西他對你說，什麼梨雲那裏，這梨雲總是你的好友吧？楊杏園道：你信他瞎說呢？我男朋友還不多，那裏來的女朋友呢？白素秋道：你當面就撒謊，還說不瞞人嗎？楊杏園道：你且說，我什麼事當面撒謊？白素秋道：面前就有一個女朋友，這不是當面撒謊嗎？楊杏園聽他如此說，也不覺笑了起來。於是南天北地的，又說了半天，不覺已是吃中飯的時間。楊杏園看他不走，只好留他吃飯。白素秋道：你不要客氣，我是吃了飯出來的，你儘管吃你的，要不，我就走。楊杏園知道他能說能行，只得由他。一會子長班送上飯菜來，白素秋一看，只有三樣菜，一碟韭黃炒肉絲，一碟蝦子燒白菜，另外一碗菠菜豆腐湯，便拿起筷子來，在兩個碟子裏撥了幾撥夾了一絲白菜，在口裏嘗嘗，放下筷子，笑着對楊杏園道：餐餐都是這樣的飯菜嗎？楊杏園答應是的。他又道：我看一點味兒沒有。楊杏園道：我們這還算好的啦！雖沒有味，還可以下飯。有些會館裏和公寓裏的火食，把些沒油沒鹽的菜，和你鋪上三四條半生半熟的肉絲，冰冷冷的送來，不但吃，看見就也要發愁哩。我們吃筆管兒飯的，有這個儘够，那裏能和你們嬌生慣養的小姐打比呢？白素秋道：不是這樣說，菜不論葷素，總要口味弄得對，那才好吃，你們南方人，很喜歡吃我們山東館子菜，我明天炒幾樣山東菜給你嘗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好是好！這菜弄好了，你怎樣送來呢？白素秋想了一想，笑道：哦！這一點，我倒沒有想到。那末，還是那一天有工夫，我請你吃山東館子，由我點菜罷。楊杏園一面陪他說話，飯已吃完了。吃飯之後，白素秋依然不肯說走，一談話談到下午兩點鐘，他才回去。楊杏園也算會陪客的，陪他說五六個鐘頭的閒話，一點沒有倦容。到了次日，他一早接到白素秋一張請客片，請下午四點鐘，在濟南春吃飯。片子後面，另外寫了兩行字：是我準按時間候你，務請早到。這張片子，不要給第二個人看見。再看下面還有一句，卻把墨來塗了，仔細看看，那墨跡好像是：因為是專請你的這幾個字。楊杏園一想，這分明是昨天他許請我吃山東菜，所以今天來做這個東，我倒不能不去。不過照這張帖子看來，大概他姐姐並不在一處，余詠西更不知道的，這一男一女，在

飯館子裏敍餐，不是很大一個嫌疑嗎？想了半天，總覺得不去的好。就把那帖子撕了，扔在字紙簍裏。誰知不到一刻兒的工夫，長班告訴有人請電話說話，楊杏園一想，這不要就是他的電話吧？一接話機，果然是女子的聲浪，那邊說你是密斯脫楊嗎？答道是那邊說我寄給你一張帖子收到了嗎？楊杏園道：收到了。那邊說這一次是我專請你，要是肯賞光，就請早去。若是事忙，不肯賞光，也就請你先告訴一聲，免得我去老等。說到這裏，電話這面格格的笑了一陣。接上說道：大概是沒有工夫，不得空吧？楊杏園本來打算不去的，被白素秋電話裏這樣的話一逼，倒叫他說不出去的話，只得說一聲：準來。到了下午四點鐘，他便如約到濟南春來。果然，除了白素秋而外，並無他人。楊杏園好像劉邦赴鴻門宴一樣，十分不安，生怕碰見熟人，未免不成樣子。好不容易，到六點鐘，才把這餐飯吃完。次日，楊杏園一想，白吃人家一餐，什麼意思？就在青雲閣買了幾塊錢小說雜誌之類，由郵政局裏寄給白素秋，郵包的外面，寫了白素秋一個女同學的名字。原來這種辦法，也是他告訴楊杏園的，以為有什麼事，就可以冒一個女學生的口氣，寫信給他，可以掩去家裏人的耳目。這樣下去，不到一個禮拜，白素秋竟到楊杏園會館裏來過三次。來了說些不相干的閒話，又總是五六個鐘頭，而且來一回，必定換一身衣服，鬧得滿會館人說出許多風言風語。況且楊杏園住的所在，又是個獨院子，你教人家如何不疑心。又過了兩日，正是禮拜，楊杏園料定白素秋必來，一早就出去，晚飯也不回來吃，一直就上報館。誰知道了十點鐘，會館裏長班打了電話來，說家裏有客，請楊先生快回來。楊杏園問是誰？那邊便換了一個女子的聲浪，答道是我呀，你猜是誰？楊杏園道：你是素秋嗎？這時候，你從那裏來？白素秋道：我特意找你來了，請你就回來罷。楊杏園道：我的房門已經鎖了，你就在外面等我嗎？若有什麼事，就請你在電話裏告訴我罷。素秋道：話長着啦，電話裏不好說，你要是不怕我偷你的東西，就請你吩咐長班，把門開開，大概可以放心吧？說畢，又在電話裏面格格的笑了一陣。楊杏園沒法，只得在電話裏吩咐長班，叫他將房門開好，請白小姐進去坐。電話機掛上，楊杏園一想，這越發的不對了，怎

麼更深夜靜的找我？不如趕快回去，打發他走了罷。會館裏人多口雜，將來這事傳到余詠西耳朵裏去了，還說我和他演三角戀愛，還算什麼朋友。便把稿子託何劍塵發了，忽忽忙忙的回家。走到自己院子裏，三間屋子，只有臥房的燈點着，其餘都是黑洞洞的。這時，忽然興起一個念頭，心想，我這院子裏靜悄悄的，他一個人坐在我的屋子裏，不知道幹什麼，我倒要看看。想畢，便放輕腳步，慢慢的走到廊檐下，從窗戶格縫子裏，向裏面張望。只見窗戶邊的書桌子上，燈下放着一本書，白素秋坐在桌子邊，一隻手按着書本，一隻手托着腮，悵悵的望着燈，好像在那裏想什麼。一會子，他忽然眼圈一紅，流下淚來。他本人還好，不知道，眼淚串珠似的望下滴，衫袖上和書本上，都滴了許多淚珠，他才慢慢的在鈕扣上，抽下那條白綢手絹，來揩臉上的眼淚。楊杏園見他這樣，卻是莫明其妙，心想，且不驚動他，看他怎樣？誰知白素秋坐在燈下，依舊是呆呆的想，半天的工夫，也不動一動。眼淚越揩越多，泉湧也似的流了出來。楊杏園看他這個樣子，疑他是因為等自己不來，怪朋友不理，滿腔怨憤，所以逼下這副眼淚來。心想，這是我的不是了，像今天這樣的對待他，也未免拒人於千里之外了。便輕輕的退到院子中間，然後才放重腳步，走了進去。白素秋見楊杏園走進來，一邊用手擦眼睛，一邊強笑道：對不起，我又來吵你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個是我對不起你，要你一個人在這裏久等，怎樣還說你對不起我哩？說時，他偷眼看白素秋，見他眼圈還是紅的。這時，正是秋初的天氣，白素秋穿了一件淺灰嗶嘰的夾襖，灰嗶嘰裙子，鬢雲蓬鬆，雙髻斜挽，越顯得身材窈窕，淡雅宜人。想起剛才他流淚的那一番情形，正是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也未免呆了。白素秋見他只管直着眼睛看，未免不好意思，便背過臉去，望書架上的書。楊杏園道：你不是叫我快來有話說嗎？怎樣又不作聲呢？白素秋聽了這話，才回轉身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低頭望着胸脯，把一隻腳尖懸着點在地上，一隻腳踢着椅子角，才慢慢問楊杏園一句話道：你看我姐姐這個人怎麼樣？楊杏園笑道：藹然可親，這四個字，那總是對他最恰當的批評了。白素秋冷笑道：哼！藹然可親嗎？你這句話，正是他反面的批評。我老實告訴你，他在家

裏什麼事也不問的，總是睡到太陽幾丈高，他才起來。吃起飯來，把筷子在菜裏挑挑撥撥，望桌上一放，便要發脾氣。我母親本來疼女兒的，不很管他，看見他鬧整扭，反引着他發笑，我父親又抽上一口煙，更是一概不問。有時候我母親說他幾句，他就一句頂一句，反常常問我母親說：我怎樣得了楊杏園？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我卻不懂了。難道在你們這樣的家庭裏面，還有什麼委屈嗎？白素秋對楊杏園瞟了一眼，搖着頭微微的笑道：這個緣故，你還不明白嗎？楊杏園道：清官難斷家務事，我怎樣會知道呢？白素秋道：我和你說一句實話，他是有人家的，只因爲那個人不合他的心，他就要吵着離婚，我母親倒沒有什麼不可以，只有我父親不肯說。我們兩面都是體面人家，那裏能做這樣的事？將來要打官司來，親戚朋友知道，豈不成了一場笑話？這樣一說，就把這事按下來了。我姐姐也爲這事大鬧了幾回，總沒有鬧穿，後來他就變了辦法，總是在家裏挑眼，鬧得兩個老人家時刻不安。我父親沒法，答應不讓那邊娶，總推着在大學畢了業再說，一面露出點消息給人家知道，等他來辦交涉，再想法子，這樣挨下來，又是一年多，到底就弄出笑話來，把我都害了。說着，眼圈一紅，要掉下淚來。楊杏園道：你說呀，怎麼又連累起你來了呢？白素秋臉一紅，把手絹擦了擦眼睛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我告訴你的話，你可別告訴人。楊杏園道：你若是不許我說，我自然保守秘密。白素秋臉又一紅，低聲說道：我也有……沒有說完，他就借着拿手絹擦眼睛，把臉蒙上。楊杏園聽了這半句話，明知全句的意思，卻故意笑着問道：你也有什麼？怎麼不說出來呢？白素秋放了手絹，對楊杏園瞟了一眼，道：你這不是戒心嗎？人家正正經經和你說話，你卻尋人開玩笑。楊杏園道：我實在不知道你有什麼？你既這樣說，就算我明白了罷，你且望下說。白素秋道：人家現在也在山東讀書，學問雖然不算得頂好，我們是自小定的，也沒有什麼惡感，我也沒有別的意思。只爲我姐姐他和家裏作對，放書不念，老要去玩，把我也引着玩慣了。頭裏還是禮拜六和禮拜日，在公園和遊藝園玩玩，後來膽子一天大一天，上學的時候，依舊夾着書包出來。可是一出大門，便把書包寄放在胡同口上一個零碎攤子上，大家儘

量的出去玩，一直到下午，要散學的時候，方才在攤子上，取出書包來，一道回去。家裏看見照着時候回來，也不追問。誰知公園和遊藝園這個地方，總不是好所在，去得多了，就有些多事的人，注意你的行動。有一回，我離開姐姐，在公園裏兜圈子散步，後面來了一個下流東西，穿得滿身的華絲葛，老在後面跟着，我心裏嚇得亂跳，一眼也不敢看他。他在後面，卻笑嘻嘻的，胡說八道，說了許多廢話，我只得三步兩步，就跑開。有好幾天，不敢出去玩。不料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姐姐他就做出胡鬧的事來。楊杏園笑道：「難道他那樣落落大方的人，還要你來保護不成？怎樣不和他出去，他就發生出事故來了呢？」白素秋把腳一頓，笑道：「咳！你這個人，怎麼這樣死心眼兒呀？我是說他要我保護嗎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就算我死心眼兒，你且說你的，後來呢？」白素秋道：「也不過一個禮拜的工夫，我又和他出去逛公園。走到來今雨軒，我們還沒有找好茶座，忽然一個男人在一張桌子邊，笑着站了起來，和我姐姐打招呼。口裏連說道：『在這裏。』當時我還以為他認錯了人，誰知我姐姐老老實實的走了過去。說到這裏，白素秋問楊杏園一句道：『你說這男人是誰？』楊杏園笑道：『當然是余詠西了。』白素秋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『這也是我自己不好，當時見了他，我是不好意思過去坐的。我姐姐只說不要緊，一路過去坐坐，他就趕着給我介紹。我爲情面所拘，只得坐下了。那時余詠西對我問長問短，臊得我什麼似的，只好有一句答應一句。其實我心裏慌得厲害，生怕碰見熟人。我姐姐他卻沒事似的，和余詠西說一個牽連不斷。一直到那天，我才知道，人家說公園裏是個壞地方的理由。到了晚上，我和姐姐進房睡覺，我才問他怎樣認識這個姓余的？他說是同學介紹的。後來我仔細一打聽，並沒有這回事，乾脆一句話，他是在公園裏認識的罷了。從那天起，就天天和余詠西會面，後來索性跑到人家裏去。密斯脫楊，你別見我平常喜歡鬧着玩，這回事，作的大錯特錯，我是很知道的。你說我跟着姐姐走，這算什麼呀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你這個文明人，怎麼說這樣腐敗的話？現在青年男女，正講的是社交公開，好爲男女平權的運動……白素秋不等他說完，拿着手絹對他一揚，把嘴一撇道：『得了！你這不是損我』

嗎？我把你當個好人，所以把許多心事話，全都告訴你啦！你反而處處把話損我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楊杏園道：這就把我冤枉透了，我實在是眞話，照你這樣說，難道也要學千金小姐坐在繡房裏面，那才對嗎？白素秋道：不是那樣說，社交公開，是要正正當當的，你想，我和我姐姐這樣的行動，那算什麼？我的事，你大概也知道，我早覺着很對那個人不起，誰知我們天天出來日子久了，被幾個底下人知道了，生是生非的，又說出許多閒話，兩位老人家，少不得也知道一點，這幾天對我們的行動，盤查得十分厲害，要把我們退學。今天早晨，我姐姐在家裏大鬧一頓，就跑了出來，不知道上什麼地方去了？我也受了不少的氣。上午的時候，我在我媽屋子裏梳頭，誰知他趁這個機會，就跑到我屋子裏去，翻箱倒篋，大搜一頓，相片啦，信啦，搜去了一小包。他就拿一張余詠西和我三個人合照的六寸相片，望我面前一扔，指着我臉上問道：這上面的一個野男子是誰？你說。這時，我實在一肚子委屈，要說一句也說不出來，只氣得掉淚，我媽向來不打我的，今日也打了我幾下，還好，我父親來了客，沒有來問我，要不然，我今天也許不能和你見面啦。那時，我知道事情不好，便偷偷的穿了一身衣服，跑了出來，一直就來找你。誰知你偏偏一天也不在家，鬧得我跑了好幾回，現在我是不敢回家去了，這事怎樣好？你向來是很熱心待朋友的，你得替我想個法子才好。說着，便掉下淚來。楊杏園不料白素秋竟有這樣一場風波，一時也沒有主意。因問他道：這事你告訴了余詠西沒有呢？白素秋把臉一板，狠狠的說道：我還告訴他嗎？我要告訴他，正中他的計了。到了這時候，我也顧不得害臊，老實告訴你，他常常背着姐姐，私下對我說，叫我一路和他到上海去，說得南方如何的好，竟是天上，地下無。我也一時糊塗，受了他的欺侮，其實，他家裏是有人，不過我沒有多久，才偵查出來罷了。後來我把這話告訴我姐姐，他不但信，反說我和余詠西勾通一氣，要撇開他，鬧得姐妹不和。總而言之，過去的事，是一錯再錯，不可收拾，我還能去找這樣沒良心的人嗎？楊杏園聽他這一番話，知道他已下決心，要和余詠西脫離關係。這也不去管他，只是現在逃出家庭，如何挽回，是不好辦理的，尤其是今



天晚上，已經十一點鐘了，一切都來不及想法。目下最要緊的，就是今夜怎樣安頓他？自己仔細一想，余詠西的私人道德，雖然很有缺憾，到底是幾千里路外的同鄉，決不能爲一時的不慎，得罪朋友，瓜田李下，嫌疑要避得乾淨才好。便對白素秋道：「既然事情已經決裂了，當然不能冒昧回去，你有什麼親戚家，可先去借住一宿，明日一早，你到我這裏來，我必有很好的答覆。」我盡今日一夜的工夫，必定和你想出一條法子來。白素秋低着頭，看着自己的腳尖，躊躇了半天，說道：「人家要知道，那不是給人家笑話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那末，同學的家裏，有可以去的嗎？」他仍低了頭，微微的擺兩擺，耳朵上兩隻寶石耳墜子，也跟着搖個不定。楊杏園一想：「不好，親戚家裏既不能去，同學家裏還不願去，這又分明他有別的意思了。自己默念良久，忽然想起一句書來，就是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便立定了主意，對白素秋道：「既然這樣說，我有家熟旅館，我送你到旅館裏去住一宿罷。」白素秋道：「半夜三更的，上旅館去，什麼意思？我更不去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這真難死我了，怎樣辦呢？」低頭一想，忽然計上心來，便對白素秋一笑道：「有了，我打個電話叫余詠西來，再湊上一腳，我們來又一晚麻雀罷。」白素秋聽了這話，把臉一沉道：「不必勞你駕，我拚着一死闖了回去罷。」說着，便站起身來要走。楊杏園見他這樣說，倒弄得沒有意思，心想：「勸他不要回去吧？又不能如他的心願，讓他回去吧？有個三長兩短，豈不是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？正在躊躇，白素秋已走出了房門，那皮鞋，走得地下，只得得的響，在這聲浪裏面，好像白素秋的心裏，在那兒說，你好狠！你好狠！楊杏園一聲不響，直送到大門口，便道：「我替你雇車罷。」白素秋道：「勞你駕，不用說着，頭也不回，逕自去了。」

## 第十一回

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

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



卻

說楊杏園送走白素秋，無精打彩的走了回去，心裏很過意不去，又轉一個念頭道：「我將來作了偉人，這一樁事，大概可以在史書上，大書特書一筆的了，就是小說家也可附會成文，

作一篇有關陰騭的文章呢。想到這裏，又覺自己爲人很不錯，精神十分痛快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清晨，白素秋竟未再來。楊杏園一想，昨天晚上的事，好像一場夢，真是平生一個很深刻的紀念。一天的工夫，心裏老不自然，好像有什麼事，沒有辦了似的。到了下午，何劍塵一個人，忽然跑來了。他說道：今天下午，閒了半天，我們找個地方去玩玩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聽戲看電影，都過了時候了，公園裏面，西風瑟瑟，也沒有趣味。不如花兩角錢，去遊藝園兜個圈子罷。何劍塵道：更是犯不着，我們晚上是要出來的，這個時候去，只好在坤戲場門口站班。文明新戲，我看了是會肉麻的，看不下去。再說到那三十六本的連臺長片電影，走去看上一段，尤其是毫無趣味，還是找個地方洗澡去罷。楊杏園笑道：我們到無可消遣的時候，總是用這最無聊的辦法，跑去洗澡，我看也要改良才好。何劍塵道：那就難了，難道北京之大，就沒有個娛樂的場合嗎？楊杏園道：我倒想起了一個地方，上青雲閣一湖春去吃茶去，如何？何劍塵道：這也是下策，不過我正要找個老上一湖春的朋友，就便找着他也好。說畢，兩個人逕往青雲閣來，他們走到二層樓上，走進一湖春，揀了兩張輪椅的茶座坐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中國人喜歡上茶館，也是一個奇特的嗜好，其實，那個人家裏都有茶，何必又花錢，又跑路，到茶館裏來喝？何劍塵道：兩個人來喝茶，說說笑笑，那也罷了，還有一個人，跑來對着一碗茶枯坐幾個鐘頭的，他的趣味何在？那就費了。說着，把嘴向對面茶座一努。楊杏園一眼看去，只見一張桌子上光光的，只有一盞碗茶。那個人伏在桌子上，左腿架在右腿上，搖曳不定，在那裏抖文。這一邊睡椅上，也躺的是一個人，茶碗旁邊，多了一盒煙捲，和一疊報。他把報一份一份的拿起來，查字典似的，看了一遍，就把他放下。楊杏園道：這一班人，每天在這樣的地方，犧牲幾個鐘頭的光陰，不知所爲何事？他要把一年上茶館的光陰，統計起來，那也是很可驚的事情呢。何劍塵道：那也不可一概而論，還有些人的職業，是每天非上茶館不可的，你看天橋那許多茶館，就一半爲這些人而設。他兩人正在這裏討論上茶館的問題，忽有一個人叫道：劍塵，怎麼今天你也到這裏來了？何劍塵擡頭一看，正是他要

找的那位柳子敬。連忙站起來招呼道：這邊坐，這邊坐，我正要找你呢！柳子敬走了過來，何劍塵又給楊杏園介紹了，柳子敬便在躺椅橫頭，一張方凳子上坐了一邊。問何劍塵道：你難道爲前天說的那個事，特意來找我嗎？何劍塵輕輕的說道：可不是嗎？前途的款子，早已預備好了，只等你的回音，何以一過三天，你連電話都不給我一個？柳子敬道：這個事是完全碰機會的，那裏比買東西，可以把現錢買現貨呢？說着他用手指頭在茶杯裏沾了一點茶，在茶几上寫了一個閱字。說道：要換這個人上臺，這條路我就寬的多了。就現在而論，間接的間接，通氣實在難，只有我日前所說的那個副字號，還可以設法。又把頭就着何劍塵的耳朵，低低的說道：老閱這個人，眼光銳利得很，早和老魏送上秋波了，將來財政總長，一定是他，那個時刻，我總能小小活動，前途果然顯辦，包在我身上，他何不等一等，弄一個好缺呢？柳子敬和何劍塵唧唧噥噥，說這一大篇私話的時候，楊杏園知道他們有秘密交涉，便叫送報的拿過幾份報來，也躺在睡椅上，在一邊看報，等他們交涉辦完了，最後約定明日仍在一湖春會面。楊杏園方才放下報，坐起來和他們說話。柳子敬道：我晚半天還有一處飯局，不能久陪，我可要先走一步。何劍塵道：請客反正在七點鐘以後，這時候還早，談一會兒去也不晚，何必忙？柳子敬低聲說道：你道這主人是誰？不是別人，正是剛才說的閱總裁。你想！在他們闊人家裏吃飯，客那能不按準時候到嗎？說着他戴了帽子，就匆匆的走下樓來，他伸頭一望樓下雜貨鋪子裏的掛鐘，已經六點，心想，家裏的晚飯，這時已經吃過了。趕回家去，也來不及，便走出青雲閣去。他的包車夫，見他來了，正要把車子拖過來。柳子敬道：不必，我還要買點零碎東西，你就在這門口等着我罷。他一個人就沿着馬路走了過去。原來離這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家小火燒鋪，門面雖不到四尺寬，外號耳朵眼，可是他那六個銅子一個的火燒，一個子一個的天津包子，包皮既大，餡兒又多，很有個小小名兒，所以有許多人喜歡去吃。只因爲那個地方只有一丈來深，三四尺闊，裏面又擺了小桌子，小板凳，要在裏面吃火燒，非橫着身體進去不可。有時候人多了，還得站在火燒爐子邊久等，然後擠了進去。這

天柳子敬因爲趕不上家裏的晚飯，也瞞了包車夫，偷着到這裏來吃火燒，他擠了進去，吃了一碟包子，一碟火燒，一碗細米粥，共總還不到三十個子，真是經濟極了。他肚子吃得飽了，摸摸嘴，會了帳，走出火燒鋪，誰望頂頭就碰見楊杏園和何劍塵，他臉上一紅，只裝沒有看見，低着頭走了。他這時肚子已經吃飽，心想，剛才和何劍塵商量的那一段事，果然辦到，至少也鬧個二三百塊錢的手續費，何樂而不爲？陳易唐他近來在閔總裁那裏跑得很熟，我不妨去安一個伏筆。主意想定，便坐車向陳宅來。走到門口，只見陳易唐的馬車已經套好在那裏。車上的燈，也亮起來了，意思是就要出門。柳子敬一想，這個時候要進去會他，未免太不識相了，正要叫車夫回轉去，只見陳易唐已經從裏面走出來。他在月光底下，一眼看見柳子敬，便喊道：「那不是柳子翁嗎？柳子敬聽了滿口裏答應，便跳下車來，說道：「我本來是到府上來奉看的，因爲看見易翁要公出，所以沒有進去。陳易唐道：「可不是嗎？你早到一刻兒就好了，今晚閔總裁請客，約我過去招待，我不能奉陪，怎麼好呢？柳子敬拱手道：「請便！請便！我明天再來奉訪罷。」陳易唐也一拱手道：「那末，就不恭敬了。這時，馬車夫早已把車門開了，他一彎腰坐上車去，一陣鈴響，馬車便已開走了。不多的工夫，早已到了老媽胡同，只見閔總裁門口，停了一輛汽車，車子邊站了兩個穿軍衣的護兵，一望而知閔總裁家裏，來了一個軍官。他在此地，雖是熟人，下了車也不敢一逕往裏闖，便先到門房裏問問，來的是誰？門房回道：「今天晚上，總裁請公府裏的出納處長秦彥禮吃飯，怕不見客。陳易唐道：「不要緊，我不一定要見總裁，我有兩項文件，要留下來，你可呈上去。門房知道這陳易唐雖不是個大角兒，可是與閔克玉常共機密的人，恐怕他又要有要緊的事，非會總裁不可。說道：「這樣說，我就替你進去回一聲罷。說着，逕自去了。陳易唐在閔家這方面，原是餓狗歇不了三天不上毛廁的，有些禮節，都可以刪去，也就逕往內客廳裏去等着。一會子，門房出來說道：「總裁說，請你等等，過會就來的。陳易唐聽了，便老老實實的等着，誰知一候就是一個多鐘頭，也不見閔克玉出來，未免煩躁得很。一會兒，有一個內聽差過來，是他向來認識的，便問道：「總裁

在那裏請客吃飯，怎麼外面一點響動沒有？聽差說道：今天不是請客，是留秦八爺吃飯，這時剛在上房開飯呢。陳易唐心想道：怎麼着？把秦彥禮留在上房吃飯嗎？這人雖在老魏那裏掌權，究竟出身不高，老閱怎麼這樣聯絡他，竟和他鼓起通家之好來？這話要傳到外面去，那就太不好聽。想畢，只得又坐下來等，過了好一會，仍不見閱克玉出來，便一個人走出內客廳，要把文件交給聽差，先自回去，誰知一個聽差卻也不會看見。他一時不會留心，出來一拐走廊，轉錯了一個灣，逕向上房走來。擡頭一看，只見上面屋子裏，電燈通亮，打玻璃窗子裏看去，裏面一張桌子上坐了二男一女，旁邊幾個聽差，穿梭般的在那裏伺候。他這才知道走錯了，趕忙退了出去。這男女三人有一個正是閱克玉，一個是秦彥禮，那女的名叫么鳳，卻大大的有名，民國三年的時候，黃陂三傑，他曾佔一位。當年他在清吟小班的時候，人家會送他兩副對聯，把他的名字嵌在裏面。一副是「晞髮陽阿吾老矣，收香么鳳意如何？」又一副是「佛云阿度阿度，子曰鳳兮鳳兮。么鳳就是這樣出名的。那時候，閱克玉的手頭鬆動的多，賭運也還好，大概總是贏，就花了許多錢，把么鳳娶了回來。誰知道他的花運好，官運賭運，卻大壞而特壞，四五年的工夫，虧空下來，有三四百萬。不但說得人家不肯信，簡直說得怕人。中間他也曾運動作江南省長，事已有九分成功，偏偏被一個張狀元知道了，大爲不平，打了個電報給政府，說這人是邪嬖子，焉能爲一省的民政大吏？政府接了這個電報，就把原議取消，閱克玉只爲這邪嬖子三個字，把一隻養熟了了的鴨子，給他飛了。他恨張狀元已極，後來他做了財政總長，張狀元電致政府，要在公款項了，移挪三十萬元，維持他的紗廠。閣議上已通融了，閱克玉記起張狀元罵他邪嬖子的仇恨，力持不可，也把原議打消。江南人士，因此說了一段笑話，說到底是狀元的文字值錢，邪嬖子三個字，打斷了一筆三十萬元的收入，算起來一個字值十萬元。古人說一字值千金，那真小看了文字價值了。這時，閱克玉又歇了好久沒做官，實在忍不住了，知道公府裏等着要款，便和出納處長極力聯絡。這晚閱克玉請秦彥禮便飯，本來對酌，並無別人，因爲如此，就好商量祕密問題。二來也

是閔克玉一種手段，表示親熱的意思。只要把秦彥禮聯絡好了，他和極峯燒鴉片的時候，要代爲說什麼都可以說得進去。不然，你就把極峯聯絡好了，他是一天到晚包圍極峯的人，要破壞你的事情，那也很容易呀。閔克玉看到此層，以爲這人面前，不能不下一番滾熱的工夫，所以把秦彥禮當作自己家裏人看待，一直引他在內室裏吃飯。這秦彥禮的出身，說來本有傷忠厚，斗大的字，還認不了三個，你和他談什麼政治經濟，那不是廢話！所以這晚，閔克玉和他只說了幾句將來籌款的話，大半都是說那裏的戲好，那家班子裏的姑娘好，閒談一些不相干的事情。提起了姑娘，正合了秦彥禮的心意，他就問閔克玉道：「我聽見許多人說，近來八大胡同裏的生意，都壞極了，許多姑娘都往外跑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閔克玉道：「北京這個地方，不像天津上海是商埠的碼頭，僅是政治的中心點，市面還要靠官場來維持，你想，現在各機關不發薪，一班人員，吃飯穿衣，還有問題，那裏有錢逛窯子？說到這裏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比起我們玩笑的時候，那真有天淵之隔了。」秦彥禮笑道：「老哥玩笑的名兒，我也很久仰的，聽說有一位姨太太……他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。閔克玉笑道：「是的，我有一個小妾，是在這裏娶的，我們弟兄，無不可談的話，小妾在那個時候，很有點微名。現在的胡同裏面，恐怕是尋不出來了。」秦彥禮笑道：「那我是早已聞名的了，聽說這位姨太太，對於戲劇很有研究，西皮二簧，都唱得很好，是也不是？」閔克玉笑道：「那哥是內行，在別個面前，可以這樣說，在你老哥面前，是不敢說的。」秦彥禮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一定是很好的了，不能够把我這位嫂子，請出來見見？」閔克玉道：「我正要請他拜見，怎麼說不能的話？」便吩咐內聽差道：「進去把三姨太太請出來聽差答應着去了，不一會的工夫，只見么鳳穿了一套水紅綢的西服出來，正是宮鬢堆鴉，玉肌祖雪，芍藥臨風，芙蓉出水，說不盡的花團錦簇。秦彥禮雖然出入朱門，見的不過是些北地胭脂，像這種江南尤物，和那混合中西的服裝，卻是少見，說什麼色授魂與，簡直目迷五色。便含笑站立起來，閔克玉連忙指着秦彥禮告訴他道：「這是秦八爺。么鳳把隻雪白的胳膊，垂下去挽着，對秦彥禮變着半個腰鞠躬兩下，秦彥禮慌了一

迭連聲的叫請坐，么鳳含笑挨着閔克玉坐下。這時，秦彥禮爲着初見面，總要客氣一點，還不能和他暢談，倒是么鳳大大方方的，有說有笑。一會，家人開上飯來，閔克玉對么鳳道：「秦八爺不是別人，你也在此地奉陪罷。」么鳳自然唯唯答應。秦彥禮就和閔克玉對面坐了，么鳳坐了下面的主席，他們坐定了，這頭一巡酒，照例是聽差斟好了，卻將一把提柄的小銀壺，放在么鳳面前。到了第二巡酒，么鳳那肥藕似的胳膊，提着酒壺，伸到秦彥禮的面前，便往酒杯子裏斟酒。秦彥禮連忙把兩隻手舉起杯子來，口裏說道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么鳳將壺往懷裏一縮，操着輕脆的京調，微微一笑，對秦彥禮說道：「你乾一杯。」秦彥禮聽了這話，當真舉杯子，將杯子裏的餘酒，一吸而盡，回頭對么鳳一照杯，說道：「乾然後么鳳才滿滿的替他斟上一杯。」秦彥禮等么鳳將酒壺放下，他拿了過來，也要回敬一杯。么鳳將手把酒杯一按，說道：「反賓爲主，沒有這個道理。」秦彥禮執着酒壺，站了起來，那裏肯依？么鳳只得讓他斟上。秦彥禮說道：「作兄弟的乾了一杯，嫂子也得乾一杯。」么鳳笑道：「我不會喝酒，可奉陪不了。」秦彥禮道：「就是不會喝酒，這一杯總得賞兄弟的面子。」么鳳沒法，也只好乾了一杯酒，對他一照杯，然後再由他斟上。閔克玉看見他們這樣客氣，一聲也不言語，坐在一旁，掀髯微笑。三個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談話，十分痛快。秦彥禮借着幾分酒意，蓋了臉，無話不談，便問么鳳道：「嫂子也常常出去聽戲嗎？」么鳳道：「也不常去，碰着有義務戲的時候，角兒都齊備，高興就去聽幾齣。」秦彥禮對閔克玉一笑道：「這就是內行話了。」又回轉頭來，對么鳳道：「我早聽說嫂子的戲，唱得很好。」么鳳笑道：「我什麼也不懂，那是沒有的話。」秦彥禮道：「閔兄老早告訴我了，你又何必相瞞呢？」么鳳拿出手巾來，握着嘴一笑，說道：「曉是曉得唱兩句，沒有板眼的，胡鬧罷了。」秦彥禮道：「那一定是很好的。」吃完了飯，我要領教，領教。」么鳳笑道：「我早也聽見八爺是懂戲的，那不是關夫子面前玩大刀嗎？」秦彥禮道：「不要客氣，一定要領教的。」一會兒把飯吃過，秦彥禮喝得有幾分醉意，當真就要么鳳唱給他聽，他竟忘記這是總裁得意的姨太太。么鳳雖然不在乎什麼禮節，到底礙着閔克玉的面子，誰知閔克玉巴不得如此，好和秦彥禮做一個深密。

的朋友。便對么鳳說道：秦八爺不是外人，你就唱一段，請八爺指教指教罷。么鳳一看閔克玉的顏色，竟有很願意的樣子，他本是胡同裏的出身，專門能看顏色行事的，閔克玉的意思，豈有不明白的道理？便也借風轉舵，說道：你難道真要我出醜嗎？那末，我只好向八爺請教了。秦彥禮說道：這才算得開通，嫂子可會拉胡琴？么鳳笑道：自拉自唱，我可不能，只好清唱兩句罷了。閔克玉插嘴道：秦八爺這個胡琴，就拉得最好，就請秦八爺拉琴，你便唱得不好，有好的胡琴也就蓋過去了。秦彥禮當真毫不客氣，說道：只要嫂子肯唱，我就湊合罷。么鳳便回頭吩咐老媽子，把自己精製的胡琴拿了出來。么鳳接過，雙手遞給秦彥禮，他接過胡琴，說道：你瞧，不說別的，單瞧這把胡琴，就知道是個會唱的了。說畢，把左腿架在右腿上，拿出一方手絹蓋好膝蓋，把胡琴放在上面，先拉了一個小過門。小過門拉過，秦彥禮便和么鳳一笑道：唱什麼呢？么鳳笑道：我實在唱得不好，怎麼好呢？秦彥禮道：嫂子，你真是太客氣，人家胡琴都拉了，你還推諉什麼？么鳳笑道：那末，我只好獻醜了。低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我唱一段硃砂痣罷。說罷，輕輕的咳嗽了兩聲，解事的老媽子，早遞上一碗熱茶過來，么鳳接過來，喝了一口，仍舊遞給了老媽子。那邊秦彥禮早把胡琴絃子合好，把二簧慢板拉起來，拉到合四乙四合四上尺，把頭就掉過來對么鳳一望，么鳳便借燈光暗地裏唱將起來，唱到莫不是嫌我老難配鸞鳳，耍了一個花腔，秦彥禮把胡琴拉得飛舞。口一溜，就叫了一聲好。么鳳微微含笑，仍舊唱了下去。唱完，秦彥禮將胡琴停住，一迭連聲的叫好，閔克玉在一旁也笑着湊趣。秦彥禮道：嫂子生角唱得好，青衣也一定唱得好的，再唱一段青衣，好不好？么鳳道：青衣更難唱了，胡琴一托，我就會慌的。秦彥禮道：沒有的話，請罷，請罷！閔克玉也道：我聽你那虹霓關一段，唱得還有點對，何妨試試？秦彥禮道：好！我就最喜歡的是丫嬛唱的那一段。又再三催么鳳唱，么鳳喝了一口茶，又隨着秦彥禮的胡琴唱了一段，唱到一小心要配鸞鳳那一句，對秦彥禮瞅了一眼。唱畢，秦彥禮放下胡琴，說道：勞駕！勞駕！親自倒了一碗茶，遞給么鳳。么鳳連忙站了起來，接着，笑着說道：不敢當！不敢當！這時，么鳳喝醉之後，又唱了幾句。



戲，身上熱了起來，把衣服裏面的香精，臉上的香粉，一齊烘出香味來，秦彥禮在下風頭坐着，聞着香味，正是合古人那句櫻唇吐出如蘭氣，傲倖何人在下風的兩句話。他心裏想道：閔克玉這小子真有福氣，怎樣弄了這樣好的一個姨太太？我要弄得到這樣一個人，就是花個兩三萬，我也願意呢。正在這裏胡思亂想，聽差過來回話，說是公府裏有電話來，請秦處長趕快回去，有話說。這時，秦彥禮正貪着和么鳳胡纏，那裏肯走？便道：你去回話，說我有事，遲一刻才能回來。聽差自然照話向電話裏回答，誰知那邊聽着卻罵了起來，說道：混蛋，你不會回話，換過一個人來。這人碰了一鼻子的灰，只得讓旁人去接話。那邊又道：你去告訴秦處長，老帥要洗腳，立刻等秦處長回來，快去說，快去說！這個聽差，一邊答應一邊想道：這句話怎樣好回？只得回稟秦彥禮道：公府有話和處長說，請處長自己說話罷。秦彥禮接過耳機，那邊說道：我是小沈，你是秦處長嗎？那裏的電話沒有打到，誰知道你還在這兒啦？老帥洗腳，你就快點回來罷，我們伺候，他老人家不願意呀。秦彥禮聽他說這話，怕別人知道，連忙答應道：我就回來，你掛上罷。說畢，掛上耳機，就吩咐聽差開車。閔克玉道：什麼事，這樣急說走就走。秦彥禮道：老帥有事，立等我回去，我怎樣能耽擱。閔克玉心機一動，問道：是不是關於內閣的事？秦彥禮臉一紅道：不是，是老帥一點小事罷了。說着，和么鳳一拱手道：嫂子，咱們明兒會說畢，就匆匆的去了。閔克玉見他如此，也不知道是什麼事。後來由聽差的口裏打聽出來，才知道是老帥要他回去洗腳，便和么鳳道：你瞧老魏多倚重他，洗腳都非他來不可，其餘可想而知。這人可惜不大識字，我要是有他這樣的地位，何愁不能組閣？兩人說得欣羨不置。閔克玉對么鳳道：這個人在老魏面前，十分走紅運，我們要想活動，在他面前非加倍聯絡不可，我看他對你倒很好，你可處處留點心，趁機會替我幫點忙。么鳳笑道：你這話奇了，我怎樣幫你的忙？我倒要請教！閔克玉正色說道：玩笑歸玩笑，正經歸正經，我實在是真話。我的虧空，你是知道的，不說別的，就是老太太那三十萬兩銀子，還是老太爺在世積存下來的，他老人家原不願意存在銀行裏，是我硬在老人家面前擔保，存到中發

銀行裏去。誰知一拿去，銀行就關了。現在毫無開門的希望，老人家天天嘮叨，說我自負爲財政家，一點用處沒有，連老娘的棺材本都花了，你想，這話不教人難受嗎？我現在的計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只要能上臺，馬上就把金馬克這案子辦了，撈回他三四百萬再說。事成之後，那怕鬧個通緝呢，總算把身子洗乾淨了呀。所以我現在的情形，不愁經濟不能活動，只愁不能上臺。老實說，靠我這樣硬撞硬的運動，不在老魏身邊安個內線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對於秦八爺，要格外聯絡他，好請他在裏面說幾句話，就是我今晚上請他吃飯，也無非是這個意思，但是他對於我，卻不過面子上的交情，要他切切實實的幫忙，不能不拿一點手段出來。不是我誇獎你的話，你的應酬工夫，實在比我好，我很希望你替我打打邊鼓，一好大家好，我想你也是願意的呀。么鳳笑道：虧你不害臊，說得出這些話，堂堂一個總裁，卻要姨太太替你運動差事。閔克玉也笑道：你怕這是我一個呀，我也是學得來的呢。么鳳道：那末，照你這樣說，什麼財政計畫，什麼條陳，那都是廢話了。閔克玉道：呵！你說這話，我倒想起一樁事來了。便按鈴叫聽差的進來。一會兒，聽差進來，垂手站立一邊。閔克玉問道：七點鐘的時候，陳易唐先生來了，我請他在客廳裏候着，後來我忘記出去會他，大概是走了，他留下什麼話沒有聽差說？陳先生留下一捲文件，他就走了。他說總裁有事，我就明天再來，說完就去了。閔克玉點點頭，也就沒有追問。原來這晚陳易唐闖進上房來了，正是么鳳秦彥禮吃酒唱戲的時候，他心下一想，閔克玉一定有陰陽八卦在內，我若久在這裏，好像有心刺探人家的祕密，不如避嫌早走罷。所以他回到客廳裏，把文件交給聽差，他就走了。他回到家裏，不大的工夫，柳子敬就打了電話來了，說現在有幾個畢業的學生，和南方來的幾個土財主，急於要謀草字頭竹字頭，我前回託易翁的話，今天晚上，本想來面談的，不料你又到閔總裁那裏吃飯去了。陳易唐接了電話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有是有條新路子，不知前途預備多少數目？子敬兄能直接不能直接？柳子敬道：我當然能直接，數目他們也沒有酌定，若是發表能快一點，多出幾文，他們也願意。易翁的意思如何呢？陳易唐道：他們若是有七個

八個，那就可以少一點，兩三個就要多一點，因為無論多少，反正是這一套手續。柳子敬道：這個我也明白的，易翁看大概要多少呢？陳易唐道：電話裏面，也不便說，請你白天到我這裏來罷。柳子敬道：也好，我明天準到府上奉訪。說了一聲再會，就把電話掛上了。到了次日，柳子敬先來會陳易唐。會過之後，到了晚上，他就一直到何劍塵報館裏來，回何劍塵的話。這時，編輯部裏還沒有動手編稿子，何劍塵史誠然楊杏園和幾個同事的，買了一大包糖炒熟栗子，一大包落花生，圍住大餐桌上，正在那裏說說笑笑，吃得快活，聽差拿進片子來，說是有位柳先生要會。何劍塵說：請在會客廳裏坐罷。說着，也就跟着出來了，見面之後，兩人坐下。柳子敬先說道：你說的那個話，辦大的不成，倒是草字頭竹字頭，我已經和你打通一條路子了。不知道實在要辦的人有幾個？何劍塵道：辦簡任的有兩個，辦薦任的有七個。柳子敬把腿一拍道：這就好極。現在我這條路子，是一批特保案，只要指令照准，並不用得過銓敍局這一道難關的。你所說的人，正是不多不少，以便他自己可以加一二位進去。何劍塵道：數目要多少呢？柳子敬道：要是手續料在外，那自然好說。若是手續料在內，我們得先划算划算，介紹人究竟可以得多少，然後才好酌定。何劍塵道：要是手續料在外呢？柳子敬道：要是在外，草字頭每人一千五，竹字頭每人二千四，手續料，我這邊共三個人，照二成打對折，實分一成，總算公平交易的辦法。何劍塵搖搖頭道：似乎用不了這個數目吧？我聽說李麻子方面，有人弄得不少，草字頭只有八數，柳子敬不等他說完，接口就說道：那有這樣容易的事？絕對不確。說着，放低一點聲音說道：你想，這個事，至少要打通老總手下的親信，豈是破了整數的買賣，可以運動他們的？何劍塵道：這錢又不要我出，只要他肯花，我焉有不望辦成之理？只是你說這個數目，和手續料，都重了一點，恐怕前途望而生畏，我們豈不白忙一陣？所以我的意思，以為要酌乎其中才好。柳子敬偏着腦袋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依你的意思呢？何劍塵道：我也不能作主，不過我想草字頭一千，竹字頭雙倍，連兩面的手續料在內，或者可以辦。你想這個數，總計起來就不少，共是一萬一呢。柳子敬道：話雖這樣說，前途原來說的

那個數，是看死了的，況且這又不是天橋買零碎，可以望天說價，就地還錢，你說是不是？我只怕到那方面照直說了，卻要碰釘子。何劍塵道：這樣說，這事就僵了，那只好再找路子。柳子敬把手一扯他的衣袖道：別忙啊！給釘子我碰不給釘子我碰，是前途的事，怕碰釘子不怕碰釘子，是我自己的事。照你這樣說，既然你那方不肯多出，我們忙一陣子，也不能就放手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再向前途撞撞木鐘看。那方面是老朋友，碰了釘子，也不算回事。不過你說的數目，也不能言無二價，總要有點上下才好，我也好說話。何劍塵道：那末，你上那方面去說，我在這一面說，只要遷就成功，我們就自然情願的。柳子敬心裏想道：人家說何劍塵有手段，他鬆一把，緊一把，真是不錯。便道：就這樣辦罷。二人又商量了一陣，柳子敬道：我知道你的工作時間到了，不便久談，我們明天再接頭罷。就告辭走了。何劍塵送到大門口，便走回編輯部。楊杏園笑着問道：這位柳先生，一臉三等政客的派頭，你爲什麼和他來往得這樣親密？何劍塵笑道：不瞞你說，我因爲馬上有筆開銷，無處挪移，沒有法，我就破了戒，作了一次一百零一回不道德買賣。楊杏園道：難道你還做黑貨生意不成？要知如何答覆，下回交代。

## 第十二回

##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贖

##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



卻

說楊杏園問何劍塵是不是作黑貨生意？何劍塵道：不是！不是！楊杏園道：那就是作公債買賣。何劍塵道：作公債生意，也不算不道德呀。不是！不是！史誠然在旁邊說道：這個事，我很明白，他是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一邊替人謀官，一邊爲自己築藏嬌的金屋。說着，對何劍塵一笑道：你說是不是？何劍塵還沒有答話，楊杏園道：哦！這話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他討花君這樁事，已經有定局了。夏天花君爲這樁事，還巴巴的送了我一件直羅的衣料，運動我做媒，我因爲劍塵淡淡的，沒有望下說，覺着很對花君不住，誰知他們已經把條件訂好。說着，便隔着桌子和何劍塵拱手道：恭喜！是幾時月老繫下的紅絲？何劍塵笑嘻嘻的說道：雖

然有這句話，那不過說着玩罷了，那裏會真有這個事？你想看，那個客人熱了姑娘，沒有要討的話，要是一說就成事實，那末，八大胡同的班子，不必開了。楊杏園道：這話誠然，但是你們的事，應當別論。何劍塵道：這話奇了，我們一樣的逛，他們一樣的當姑娘，何以我和花君的事，就當別論？楊杏園道：就算你們沒有這種計畫，我問你，你剛才所說，馬上有筆開銷，這是什麼開銷？何劍塵道：不過私人債務罷了。楊杏園還要往下駁，這時何劍塵拿着一枝筆，在墨盒裏沾墨，低頭老不作聲，隔着桌子，卻對楊杏園蹙了一眼，楊杏園會意，也就不作聲。史誠然和幾個同事的，都沒有留意，把這話也就打銷不提了。把稿子編完以後，何劍塵對楊杏園說：我明日上午，到你那兒去，請你不要出去，等我一等。楊杏園知道必定有事，也就答應了。次日上午，何劍塵果然就到楊杏園會館裏來了。楊杏園笑道：我已經猜着你的來意了，要我作個現成的紅娘，是也不是？何劍塵道：這個倒不消，我找你還是爲款子的事情。楊杏園道：你不是自己已經在籌款子嗎？何劍塵道：那種錢水裏撈月，那裏有準？我要是辦這樁事，還得在別的地方，弄一筆可靠的錢，才能放手做去。楊杏園笑道：這裏沒有第三人，我來問你，花君和你訂的條件，到底怎樣？你不妨講出來，大家斟酌斟酌。何劍塵笑道：沒有什麼條件，反正我替他還清債務就是了。楊杏園道：那是老章法，當然如此，我要問你，你們是怎樣興起這個念頭的？怎樣開始談判的？何劍塵笑道：這話太長，怎樣說起？楊杏園道：那有什麼難說？你從正式發動的那一天說起得了。何劍塵這時在身上煙捲盒子裏，拿出一枝煙捲來，擦了火柴抽着，呼了一口煙出來，把指頭彈一彈煙捲上的灰，昂頭想了一想，一句話沒說，噗哧的一笑。楊杏園道：你說說，不說就不說，那有這些個作工？何劍塵笑道：我就這話，還是緩一步告訴你罷，反正你會知道就得了。楊杏園道：不行，你越是這樣做作，越有好聽的，你非說出來不可！何劍塵笑道：告訴就告訴你罷，你可不要把這話告訴梨雲，免得他們姐妹裏傳說出去，怪難爲情的。楊杏園笑道：花君雖搬到鳳仙班去，你們還是常見面，花君的事，恐怕他早知道了，何必要我告訴呢？還有什麼條件沒有？我都算答應了，你這可

那彌佈了吧？何劍塵又抽了一口煙，然後笑着說道：上兩個禮拜，我不是請了一天的假嗎？那天我是在一親戚家吃喜酒去了。我看見人家少年夫妻一對一對的來往，心裏好不羨慕，把這成家的心事，頓時又引了起來。我對那主人翁，借故說要回報館，別了他們，一個人偷着上鳳仙班。我到了花君屋裏，他就問我：爲什麼吃得這樣醉，兩眼通紅的？我說：剛吃喜酒來。我說了這句話，一歪身就在沙發椅上躺下了。他說：噯，這可醉得厲害咧，快點吃點水果罷。一面擰手巾給我擦臉，一面自己削梨給我吃，其實，我並沒有醉，不過走胡同走得累了，他既要親自伺候我，我落得受用。這時，已經十二點鐘了，他也擠着坐在沙發上，握着我的手說：現在好一點沒有？我說：覺得渴得很，頭也有點昏，坐一會子就好了。他說：明天上午，你沒有什麼事嗎？我說：事是天天都有的，不過攔也攔得下來，你要有什麼差遣，明天我當然可以抽空和你去辦。他就說：你又裝裝，我明天那有什麼事要你辦？我是說的今天的話，幹嗎裝裝呢？楊杏園笑道：照你這樣說來，你是子產之魚，得其所哉了。後來呢？何劍塵道：那以後的手續無非是那幾句話，就不必提了。到了一點鐘的時光，他的娘姨已經走了，他才正式和我開談判，他說：你是個老白相，在我這裏來往，也有一年多了，大家心事怎樣，都是看得出的。你平心而論，我待你怎樣？說畢，又重新聲明一句說：你可要說真話，不許灌米湯。我便說：不灌米湯的話，你待我是很好。他笑說：蠢大，我不是問待你好不好的話，問我是真心待你，還是假意待你？我笑說：這句話，那就難說了，照我看來，大概不至於是假意吧？他把臉一板說：你這人真是……：我不等他說完，便說：說老實話，你從前待我，也很平常。近來四五個月，照我良心上看來，我自己已經算是一個熱客了。他說：這句話麼？也有幾分像。說着，笑了一笑，又問：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？我說：還有一個老娘，兩個兄弟。他便問：老太太待人怎樣？我說：他老人家，待下人是最好不過的，從前我那位太太，和他就像親生母女一樣。他說：還有你那兩位兄弟，也有太太嗎？我說：有的。但是你今天晚上，爲什麼盤問起我的三代履歷來了？他笑着問你猜呢？我說：你這個意思，我早就明白，但是我是一個吃筆墨飯的人，那裏有

力量在這裏頭娶人？你們都是看慣了花花世界的，又那裏能跟我書呆子去過日子？我說了這句話之後，以爲他必定有一篇大道理駁我，誰知他竟承認我這幾句話有理。他說：你這話卻是老實話，這個時候要你拿出一萬八千來，你自然是拿不出。但是六七百塊錢，你也拼湊不出來嗎？我說：你這話我又不信了，難道你的虧空，就只這幾個錢嗎？他說：我自己是沒有什麼虧空，就是一點小帳，那不值什麼。就是這位老的花頭太大，沒有兩千，他是不會放手，我私下還有幾件鑽石，大概值一千多塊錢。說到這裏，對我笑了一笑。說：真要作人家人，這個東西沒有什麼用，說不得了，爲了你，我情願把他換脫，只要你湊幾百塊錢，這個事就成功了。我聽了這話，真出乎我意料之外。便說：你有這一番好意，幾百塊錢的事，我恐怕化緣，也要化得來。可是跟着我，只好過青菜豆腐日子，沒有洋樓住，也沒有汽車坐的，你不後悔嗎？他說：這話你不說，我也明白的。老實說，這裏面的人，要出去住洋樓坐汽車，只好作姨太太，外面好看，心裏的苦，說不出來。到了一百歲，還是姑娘，樣樣在人後面，一世也出不了頭。許多人從了良，又翻出來，那裏都是願意的嗎？楊杏園道：倒看花君不出，竟是能看破虛榮，很存一番打算的。你對他還有什麼條件呢？何劍塵道：這一天，就商量了一晚上，結果，我儘一個月內，籌七百塊錢，籌辦到手，再和他領家媽，開正式談判。他依允，自然無事，他不依允，大概還免不了一番大交涉。好在只要我和花君打個裏應外合，也不怕他不肯。現在就是這筆款難籌。我聽見說，你在郵政局裏還有一筆儲金，我想替你移動一下，不知你可能幫我一個忙？楊杏園笑道：你也是當代的財政家，無孔不入了，老實說，這一筆款是代舍弟存的升學預備費，共總不到二百塊錢，你拿去了，還是無濟於事。何劍塵道：一處籌來，卻是不容易，我只有分途募集的一個辦法。若是一口氣能籌到，那是更好了。楊杏園道：就照你的限期說，還有兩個星期，慢慢打主意罷。真是你想不出法子來，郵政局裏那筆款，我總可以借給你，那是毫無問題的。何劍塵笑着拍拍楊杏園的肩膀道：老弟！難得你這樣慨然幫忙，我必定爲你作個好媒人謝你。他就心滿意足的走了。楊杏園心裏正在想，不料何劍塵還有

這樣一段姻緣。只聽見外面院子有人嚷了起來道：「混蛋！徐老爺少的了你們的錢嗎？還要你這一次兩次的，在我前面來討，我明日告訴館董劉大人，會長王都統，把你們這班混蛋東西，全轟了出去。」楊杏園一聽，是這館裏住的徐二先生，在那裏發脾氣。便踱出院子來，看他再鬧些什麼？只見他站在大庭裏，指手畫腳在那裏罵，長班垂手垂腳站在一邊，不敢作聲。楊杏園便上前問道：「次午先生，什麼事發這大怒？徐二先生走近一步指着長班道：「我在這裏住了三年了，前前後後，總沒有欠過他什麼錢。這兩個月因為手頭緊一點，差了他們兩個月飯帳，也是有的，他就問我討起錢來。我一千八百，也常常借過人家的，沒有看見人家這樣對我討過。這混蛋東西，簡直瞧我不起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別理他，值得和他們惹這些閒氣。徐二先生那裏肯聽？對長班還是混帳王八蛋的亂罵。這時，旁邊廂房裏走出一個人來，喊道：「徐老二，你這就不對了。他們當長班的，有多少錢和住會館的先生墊火食。他問你要錢，也是正理，就算他要錯了，你罵他一頓，也就算了。你儘鬧什麼？」楊杏園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老頭子，禿着一顆圓頭，一臉的紅麻子，鼻子下，有一把半白的鬍子，身上穿件藍布袍，外套大襟青緞舊背心，下面穿的厚布襪子，方口布鞋，一望而知是一位來自田間的老先生。他兩隻大袖口，都捲着半邊，他一隻手摸着鬍子，一隻手拿着兩個核桃，只在手裏搓，把兩隻眼睛睜的銅鈴也似的，望着徐二先生。徐二先生一看，先有三分心怯。便道：「胡三老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。胡三老睜着眼睛說道：「什麼？我有所不知！過的橋，比你走的路還多，那樣不知？倒要請教！」徐二先生碰了這一個大釘子，也弄僵了，說話不好，不說話又不好。楊杏園便把胡三老一扯道：「原來是老先生，一年不見面，越發的發福了。我幾乎不認得，這回幾時到京的？說着，帶拉帶扯，把他拉到自己院子裏去了。徐二先生這才過了這個難關，便溜着走了，會館裏的人，大家好笑。都說：「胡三老一來是院中的財主，二來是兒子當議員，三來徐先生的書記是他薦的，不然，徐先生也不能這樣聽話呢。這裏楊杏園把胡三老拉到自己屋子裏，請他坐下，他先說道：「楊先生，你瞧徐老二這人，他不過芝麻點大的小差事，動不動就端官排子，



你說可惡不可惡？楊杏園笑道：他這個人就是這點毛病，其餘都很好。其實呢，這種人就很多，也不是他一個人。胡三老道：楊先生你說我罵的他對不對？楊杏園知他這老頭子歡喜戴高帽子，便道：你老人家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應該說的，這種抱打不平的事，也只你這位老英雄，可以出來做。楊杏園誤打誤撞，說出了老英雄三個字，誰知正對胡三老一股子勁，他把腿一拍道：老賢姪，你這句話就是我的知己。我常說在會館裏住的人，只有你一個人乾淨，沒有一點官味，其餘都是狗窟裏鑽一下，豬圈裏鑽一下，什麼老爺什麼先生，楊杏園怕他望下罵，便道：你老人家別理他，到會館裏來了，可以到我這裏來坐。我聽見說你老人家年壯的時候，南北水陸路走過十五省，多見多聞，很願意在你老人家面前領教領教。胡三老摸着鬍子哈哈大笑道：怎麼？老賢姪，你知道我走過十五省嗎？楊杏園道：同鄉誰人不知？我早已聽見說了。胡三老把手心裏握的兩個核桃，搓的得啦得啦的，只響，一隻手將鬍子摸上幾下，笑道：提起當年出門的事，那真有得說了。那個時候，那有什麼輪船、火車、整萬里路，也只好走啦。走路那還不算什麼，旱路上有旱路上的強盜，水路裏有水路裏的強盜，客住店，船靠岸，那裏不要留心？胡三老說到這裏，將衫袖望上一捲，露出他的胳膊，上面有一個大瘡疤，給楊杏園看。說道：你瞧！這就是被響馬所砍的刀傷。楊杏園笑道：我說怎麼樣？就這一點成績，就够得上老英雄三個字了。胡三老見楊杏園一再恭維他，喜歡得眉開眼笑，連他年輕的時候，偷殺村莊裏肥狗吃的東西，都說出來了。這天他在楊杏園這裏就談了幾個鐘頭，以後他到會館裏來，別的屋子都不去，專在楊杏園屋子裏坐。光陰容易，轉眼就是一個星期，就是花君自己想，六七百塊錢的事，在何劍塵當然也不算回事，一定可以有的，他就懶懶的作生意。他的領家人家都叫他陳家裏，他是上海浦東人，年輕時就吃儂子飯，那樣事情，不看個透澈。他見花君近來和何劍塵的情形，這樣親密，早瞧了幾分，正打算警戒他，這天晚上，外面來了一個條子，叫花君的局，花君見了條子，半天還

沒打算走。陳家裏借着這個問題，就發揮起來，便自言自語的，大發脾氣。說道：你不要像這個樣子，揭開天窗說亮話，我沒有五千塊錢，是不能放你走的。不要發糊塗，給我這樣硬頂。說着，拍的一聲，將桌子一拍，桌上一個茶杯，嘩啦啦的掉在地下打碎了。花君見陳家裏發氣，已經有點害怕，猛然聽得桌子一下響，嚇了一跳，便往椅子上一坐，哇的一聲哭了。陳家裏冷笑一聲，說道：哼！你起得好念頭！把我當什麼人？你不要怪別人，你只怪你那鴉片鬼的爺，爲什麼把你賣了？花君聽了這句話，一陣心酸，淚如湧泉，便抽出手絹，握着臉伏在桌子上，嗚嗚咽咽的哭。陳家裏在煙筒子裏拿出一枝煙捲，擦着火柴，抽了一口。把兩個指頭夾了煙捲，指着花君說道：我對你說，你豪燥點，跟我去出條子，哭麼？等到回頭沒有事，慢慢交哭。花君本想和陳家裏硬挺到底，心裏一想，也不在今日一天，慢慢的和他對拚好了，想定了，只想忍住一口氣，就着臉盆裏的涼水，擦了一把臉，打開粉缸，對着鏡子，又重新擦了一點雪花膏，撲了幾撲子粉，拿出小梳子來，抿了一抿前頭的覆髮。又背對着椅子上的鏡子，回過頭來照了一照後身，拾落的整齊了，這才走出去。誰知花君一出門，正碰着何劍塵到了。何劍塵先笑道：不湊巧的很，我又要老等了，你快點回來才好。花君一把捉着何劍塵的手，眼圈一紅，怔怔的對立了一會，半天才說道：你不要對他說什麼，我自想法子，總吃我不下去。這時，停在門口的車夫，把車上四盞水月電燈，點得燦亮，又着兩個手在胸前，對裏面望着，正等花君上車，花君也沒有再說什麼，放開何劍塵，就坐上車去。車夫擡腿就跑走了。何劍塵摸着頭腦，也呆了，兩隻腳不知不覺的走了進去，毛夥一陣叫客來，擡頭一看，才知道到了鳳仙班裏面。這時，接上就有人喊道：花君小姐，何老爺來了。陳家裏聽說，便捲起簾子，讓何劍塵進去。房間裏的小老媽阿根，一面趕着張羅茶煙，一面對何劍塵道：五小姐剛剛出去，早五分鐘來就碰着了。何劍塵道：誰知不要早來五分鐘，我也碰見了。阿根道：是在門口碰着的嗎？到底是老客人，情分又不同，要是別人，見姑娘不在家，他就不會進來了。陳家裏笑道：何老爺是最疼愛阿囡的，那裏會做這樣滑頭的事？阿根，我不是常和你說嗎？五小姐

他完全是小因脾氣，嫁給人家做姨娘，只要三天，就怕要給人家大婆子打出來。我想他要不吃儂子飯，除非有個規矩客人，討去做正太太，慢慢就教他做人家，那末，還可以帶得過去，但是這種人那裏去找呢？說也湊巧，偏偏就有這樣一個人，說着，眯着眼睛，對何劍塵一笑。何劍塵只裝不知道，躺在一張沙發椅上抽煙捲，也微微對陳家裏一笑。陳家裏又道：真話歸真話，說笑歸說笑，何老爺你何不作個好事，把花君討了去。我的話，是好說，他也是千肯萬肯的。何劍塵聽了這話，未免心裏一跳，勉強笑着說道：我沒有這樣的福氣。陳家裏道：何老爺你這話，這倒轉來說吧？不瞞你說，阿因癡心妄想，早已有這個高攀的意思。我就笑他不知進退，心想，人家也不過三十歲，就是太太死了，怕少了千金小姐續絃，那裏會到儂子裏來娶人？說着，掉頭一問阿根道：我格句閒話，阿對何劍塵想道：這老傢伙今天一再討我的口氣，什麼道理？難道花君已和他開正式談判了嗎？管他呢，我也來試他一試罷。便笑道：好極了，那末，我預備一萬塊錢來辦這樁喜事罷。陳家裏似笑非笑的說道：一萬呢，那是要不，我也不想在阿因身上發財，只要把虧空洗乾淨就行了。說到這裏，把臉一板，正正經經的和何劍塵說道：規矩矩的話，多也不要，我們只有三千來塊錢的債，何老爺你拿出三千五百塊來，人就是你的了。從前有位客人，他也出過這個數目，想討老五去做二房，我是一個字也沒回答他。何老爺討他去做正太太，一夫一妻，他是一生的好出路，我就不能不在錢上看破一點了。何老爺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把他當自己肚皮裏出來的，一樣看待，只要能跟着你何老爺去，我心裏就十分安心，什麼事都可以將就的。何劍塵在那裏抽煙捲，耳朵裏聽着他的話，心裏卻把一句一個字，都稱了一下子，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聽完了，仍就笑嘻嘻的道：你這話，我也很相信，不過我本人基本上就沒有拿出兩三千塊的本事，那又怎樣辦呢？阿根把嘴一撇，接嘴說道：又沒有誰問你老爺借錢，何必說這些話呢？陳家裏見何劍塵說話，絲毫不着邊際，也不能逼着老望前提，隨便就扯着說了一些別的話。不到一個鐘頭，花君回來了，何劍塵仍舊和往常一樣，談談說說，坐了一會就走了。陳家裏回轉身來，便

對阿根道：你看這個人口風多麼緊？！人在我手裏，看你用什麼法子搬了去？大家都放明白點！要吃裏往外，教他看老娘的手段。一個人便囉囉唆唆，說了一篇。阿根一心聽陳家裏說話，一不留心靠在桌子邊，衣裳拖下一個茶杯來，掉在地下打破了。陳家裏道：阿根，你也愛上了那個熱客，商量着和我來搗亂嗎？阿根不敢作聲，把地下的碎杯檢起來，送出房外去了。花君偷眼一看陳家裏，只見他把臉板得鼓皮也似的緊，眼角上都含有一種殺氣，嚇得低了頭坐在一邊，正不知道怎麼好。心裏急得很，也是合該有救，接上就來了兩幫客，只這麼一混，就到一點多鐘了。陳家裏發氣的機會已過，也就自回小房子裏去了。從此以後，陳家裏和花君，一天決裂似一天，何劍塵去了兩回，聽些冷言冷語，受飽了氣回來。幾日一轉，又是一個星期，這天下午，楊杏園和胡三老談得高興，買了兩斤黃酒，一大盤子燒牛肉，半斤花生，在中間屋子裏吃花生喝酒，胡三老喝得酩酊大醉，走進楊杏園屋子裏去，一歪身躺在睡榻上。楊杏園教長班把屋子拾落好了，泡了一壺龍井茶，打開門，坐在門口看樹上的落葉。只見那樹上半黃半綠的葉兒，一陣一陣的，被風吹着打在白粉牆上，落在牆腳邊，剛剛要落地，起一陣旋風，把已經落在地上的葉兒，趁勢都帶着捲了起來，又吹起來兩三尺高，就在院子裏打了一個胡旋，由東往西，他們竟不約而同的，一齊落了下去，堆在一個廊檐下的犄角上。一陣過去，又是一陣，楊杏園看得呆了，猛擡頭，只見何劍塵急急忙忙的跑了進來，楊杏園笑道：什麼事這樣急？莫不是喜音動了？何劍塵道：人家忙得厲害，不要說趣話罷。說着，對楊杏園拱拱手道：我有兩樁事奉託：其一，我今天馬上就要到天津去，報館裏的事，要偏勞偏勞。其二，你在郵政局所存的那筆款子，就請你明天取出來。楊杏園道：如何？可不是喜音動了嗎？現在消息怎樣？我願聞其詳。何劍塵道：話長哩！等我天津回來，慢慢的告訴你罷。楊杏園道：不行，必須你把喜事的地步，辦到什麼樣子告訴我，我才和你幫忙。不然，我就不管，免得白費心。何劍塵道：告訴你也未嘗不可，不過這話太長，你又是一個最喜歡搜根究底的人，我實在怕和你說得簡單的說，花君已下了捐，住在小房子裏了，他現在是

等我籌款子贖身。楊杏園道：什麼已退捐了麼？這是那一天的事？何劍塵道：是昨天的事，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。楊杏園道：他那位陳家裏，也不讓於梨雲的無錫老三，他怎樣能輕輕易易的讓花君下了捐？何劍塵道：你那裏知道？這一個星期之中，明鬧暗吵，也不知鬧有多少場。到了前天，花君索性託病不見客，陳家裏氣不過，就把他叫到小房子裏去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又罵又打，重重的警戒了他一番。花君也不哭，也不鬧，忍痛受了一頓苦，回到班子裏去，不聲不響，泡了四盒火柴頭，打算喝下去。卻被阿根看見，把他搶下來了。回頭陳家裏來了，龜鵝聚在一處商量，說是你管得了他的人，管不了他的心，只要姓何的出幾個錢，你就讓他走罷。要不然，這樣天天鬧下去，生意是沒有望的，設若有個三長兩短，豈不入財兩空？陳家裏仔細一想，實在沒有法子，只得把他帶回小房子裏去，親自看着他，對他說好說歹，說我並不是不讓你從良，只望你多幫我兩年忙，把虧空弄乾淨了，再讓你走。現在你要從良去做太太，是你一生一世的好事，我也不能爲我誤你一生。只是你輕輕快快一走，丟下我，好比鐵匠圍裙，渾身都是火眼，怎樣得了？我這幾年，也沒有待錯你，你跟着人走了，就不替我想嗎？況且我這虧空，總也是爲你累下來的，你既然要走，也應該替我想法子呀。阿因呀！我總把你當親生的兒女一樣看待，你跟人去做太太，日子是望上長的，我求你，就只這一回了。你真狠心教債主逼死我嗎？就不問我嗎？說到這裏，抹着鼻涕就哭起來。楊杏園道：你何以知道這樣詳細？何劍塵道：這都是阿根來告訴我的。花君到底心軟，被他一哭，心就哭軟了。就叫阿根來把我請了去，商量這件事，說來說去，至少還要預備八百塊錢。在北京是決計籌不出來的，我只好親自到天津去跑一趟，順便把幾件鑽石，就在那裏賣出去。楊杏園道：花君當真把鑽石送給你嗎？何劍塵道：這個豈能假的說着，便在身上掏出一個白銀小葷葷匣子來，打開匣子，裏面有兩隻戒指，上面的鑽石，都有豌豆來大，另外一副耳圈，上面也嵌着一副小些的鑽石。何劍塵便一樣一樣拿給楊杏園看，微微笑着說道：如何？楊杏園不料花君居然有這些積蓄，還能完全交給何劍塵，真料不到的事。又是羨慕，又是

佩服，說道：這四件東西，何止值一千二百塊錢！照我看，可以到一千五。完全賣脫你就不必籌多少了。何劍塵道：你不知道，不是接了人到家，就算事的。添製衣服，買木器傢具，以及家裏零用的東西，那裏不要錢？照我算，至少還要預備一千，就是我到天津去，也沒有什麼把握，還是撞木鐘呢。說到這裏，看看手上的表，已經五點了。說道：我還要到幾個地方去，話就是那樣說，奉託奉託說着，把荳蔻匣子依舊揣在懷裏，忽忽的就走了。這天晚上，他就到天津去了。誰知一去三天，一文錢也沒有張羅到手，鑽石雖然賣了一千四百塊錢，差的還多，而且花君已住在小房子裏了，若叫他儘等，不但自己面子攸關，恐怕還有萬一之變，在天津那裏能住下一點，沒有頭緒，又跑回來了。自己想想，可以和我畫策的，還只有楊杏園，下了火車，一直便到皖中會館來。他一進門，便想和盤告訴楊杏園，偏偏有一個紅麻子白鬚子的老頭子，坐在他屋子裏，叫他卻不好開口。楊杏園看見何劍塵來了，那裏忍得住？便先問道：你在天津去三天，款子籌得怎樣了？何劍塵皺着眉毛說道：不要提起，我自己所指望的，竟是一錢莫名，這卻怎樣好？我本想在那裏多住幾天，一來報館裏的事，不能久請你代勞，二來花……說到這裏，方覺得旁邊還有一個生人，一時便把話頓住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不要緊，我們這位胡三老，也是個菩薩心腸的人，最喜歡管人家這些兒女帳，你有話只管說。何劍塵很躊躇的說道：你想想看，那位既脫離了原地，在外面住着，他就恨不得早一日離開他們，不然，他就不疑心我，也要防他們或有變化呀。所以我非急於回來不可。楊杏園道：但是你回了京，款子就有把握嗎？何劍塵把腳一頓道：那裏有把握說着，又滿臉堆下笑來，連連對楊杏園拱手道：你還得幫我一點忙。他們在這裏說話的時候，胡三老坐在一邊，一聲不言語，左手摸着鬚子，右手握着兩個核桃，只是得拉得拉的搓。他見何劍塵話說完了，忽地站了起來，對他說道：我來多這回事罷，我借一千塊錢給你老哥，完了這一樁喜事，好不好？何劍塵聽了這句話，真出乎意料之外，但是一看他正正派派的說話，又決不是取笑。便拱拱手道：我剛才進門，忙得過於大意，連你老人家貴姓都沒有問，真是所謂萍水相逢，那裏敢

來相煩呢？胡三老漲紅了臉道：何先生你以為我這一大把鬍子的人，還和你取笑嗎？你莫瞧不起我鄉下老頭兒，拿出萬把銀子來，那還真不算一回事呢。楊杏園聽見胡三老說借一千塊錢給何劍塵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正想接嘴，不料何劍塵三言兩語，把老頭子就說僵了。把一樁極好的事情，幾幾乎弄壞，連忙對他使個眼色，教他不要多說話。便笑着對胡三老道：你老人家說話，說得到，作得到，我是知道的。你老人在興頭上，只管幹這些英雄豪傑的勾當，可是將來令郎聽見了，不知道底細，還說我作晚的，哄騙老前輩，請你老人家借出整千塊錢來，給一個不認識的人，幹這不要緊的事情，豈不冤枉？弄到那個時候，何先生一刻兒又拿不出錢來還債，反弄得大家不好，你老人家以為如何？胡三老道：不要緊，我作我的事，那裏許他們說一個不字。你若以為我是玩話，我明天就拿錢交出來，好不好？說着，又對何劍塵道：朋友，你和我並不認識，要我借一千塊錢給你，交情上，是談不到。老實說，我是看在那位小姑娘的面子上，借錢給你的，我見他怪可憐的，借了錢給你，就好教他跳出火坑了。這老頭子夾七夾八說上一遍，何劍塵一點摸不着頭緒，楞了許久，說不出話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話還得告訴你呢。你那天上天津去，不是在我這裏說許多話嗎？老先生睡在隔壁屋子裏，就全聽見了。你去後，他老人家問我，我自然都說出來。他就很佩服花君。昨日花君打電話來請我去，問你的信息，老先生正在這裏，他說村十娘這樣的人，難道現在也是有的？就要一路去看。見了面之後，他自信老眼之非花，認花君是個有覺悟的女子，所以今日慨然借這筆錢給你，是君子成人之美之意。你不知道，老先生就是這個脾氣，要幫忙，不在乎交情深淺，他老人家常常自比兒女英雄傳裏的鄧九公，其胸襟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何劍塵聽了楊杏園一番話，早已心領神會，便對胡三老恭恭敬敬作了三個揖，說道：我是不知道有這番經過，要是知道，決不會推辭的。說到這裏，又向胡三老一拱手道：那末，就全仗你這位老黃衫客了。胡三老笑道：黃衫客這個稱呼，卻不敢當，你也不是李益一流的人，這一千塊錢，不過是借給你，暫救目前之急，又不是送給你，要是白送給你，那才算得是俠義作

事啦。何劍塵道：不然，君子濟貧不濟富，我並不是借錢還不起的人，自然犯不着要老先生白送。倘若真是窮小子，老先生真送一千塊錢給我，也未可知哩？這句話胡三老頗聽得入耳，摸摸鬍子，點一點頭道：這話很對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何劍塵這人，真會看風轉舵，居然大拍起來了，我索性緊這老頭兒一把，別讓養熟的鴨子飛了。便哈哈大笑道：今日之事，痛快已極，我要浮一大白。說着，拿出一塊錢來，叫長班去買上好的三斤花雕，又打電話給通商飯莊，叫他送幾樣大碗菜來。對胡三老道：你老人家常說我不配陪你喝酒，這位何先生卻有個上斤的，酒量，回頭可以和你比比了。胡三老道：喝，酒我是不推辭的，不過，這位何先生還沒有謝我，他怎好和我先吃起你的來？楊杏園道：有酒就喝，管他是誰的？今天算我代他謝你，明天他再還我的禮，你老人家來個雙份兒，不好嗎？說說笑笑，一會子菜都來了。楊杏園便叫長班胡二拿出一把大壺，把酒燙得滾熱，然後將菜擺在桌上，點起燈來，三個人便開懷暢飲。喝到一個鐘頭以後，胡三老一人差不多喝了一斤半，忽地站了起來，把背心一脫，搭在胳膊上，在大袖子裏抽出一條毛絨手巾，只擦頭上的汗，說道：不能喝了，再喝就要擡回去了。說着，跟踉蹌蹌，就走了出來。楊杏園一時沒攔住他，他已經出門了，心裏正怕他摔着，只聽見院子裏嘆咤一聲，接上一句哎喲，大家都嚇了一跳。要知怎樣了，且聽下回交代。

## 第十三回

## 設筵開場歌臺真燦爛

## 典衣終曲舞袖太郎當



卻

說胡三老走出院子去，只聽見嘆咤一聲，大家都嚇了一跳。楊杏園趕緊走出去，連問怎麼樣了？長班正提着一壺開水進來，說道：沒有什麼。胡老太爺踢倒院子裏一個花架子，嚇了

我一跳。楊杏園再要問胡三老碰傷了腿也沒有？誰知他頭也不回，走得遠了。何劍塵笑問楊杏園道：嚇了子，我看他有三分愁氣，大概他說借錢給我，竟是靠得住的事。楊杏園道：你莫要小看了他，他任俠的事，也不



道做了多少？你明天上午來，包你有一千塊現洋到手。何劍塵聽了這話，越發放心，歡天喜地的走了。到了次日，胡三老果然拿一千元鈔票來了，當日楊杏園轉交與了何劍塵。何劍塵有錢在手，自會去辦他的事，只是教楊杏園添了無限的感觸。此心一動，不由自主的，就走到松竹班來了。這天，恰好那無錫老三並不在班子裏，是一樁最痛快的事。楊杏園來了，房裏的阿毛，就在茶葉瓶裏抓茶葉泡茶，梨雲道：「啣！等我來罷，不要那個。」說着，在茶盤子裏，拿過一把小小的洋瓷壺，揭開蓋子，看了一眼，裏面是乾淨的，然後在衣服櫥裏取出一個玻璃罐子來，撮了一把茶葉放在壺裏面，這才交給阿毛去沖開水。茶泡來了，梨雲揀了一個白淨茶杯，倒上一杯，遞給楊杏園。笑道：「你嘗嘗看。」楊杏園本坐着的，接了茶杯，笑着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太客氣，不敢當。」梨雲笑道：「不要廢話，你嘗嘗是什麼？」楊杏園坐下來喝了一口，偏頭想了一想，回頭又喝了兩口，笑道：「很好的龍井。」梨雲把頭一偏，笑着說道：「呸！你還混充會喝茶呢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北京人喝茶，乾脆，只有兩樣名稱，有茉莉花的茶葉，叫香片，沒有茉莉花的茶葉，叫龍井，也無所謂好歹，只曉得叫幾百一包。」剛才我嘗嘗茶味，並沒有茉莉花香，那末，我說是龍井，並沒有錯啊。」梨雲道：「你真會辯嘴，我告訴你，這是一個姊妹從南京帶來送我的，他說叫雨前毛尖，出的地方就在你們安徽呢。我想，我又不講究喝茶，何必白糟踏他，所以留在櫥裏，等你來泡給你喝，也免得你來了，老說我們茶葉不好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那末，着實的謝謝你了。我不是何劍塵帶我逛胡同以後，除了這個茶，可說沒有別的嗜好，現在就不然了。」梨雲瞅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又要瞎說。你提起何老爺，我倒要問你，五阿姐的事怎麼樣了？」楊杏園道：「噫！奇怪了！這事你還不知道嗎？」梨雲道：「自從他搬到鳳仙班去了，見面很少，就是見了面，也不能冒冒失失的就問人家這些話。就是他退了捐，住在小房子裏，還是你告訴我以後，我才聽見別人說呢。」楊杏園聽他如此說，就把何劍塵最近籌款的情形，略略告訴他一遍，梨雲坐着低了頭，把一隻手去搓他駝絨夾襖的衣裳角，無精打彩的說道：「那末，人家是好了。」說完，低了頭一聲不言語。楊杏園看見他這種情形，真是傷心恨我，薄命憐卿，弱情婉

轉，無詞可達。便挨着梨雲旁邊椅子坐下，正想說幾句話安慰他，只見門簾一掀，一個人伸進半截身體來，口裏操着蘇白說道：「哎，啲，要好得來。」楊杏園回頭看時，卻是同班子裏的素梅老四，只見他穿了一件絳色旗袍，穿了一雙高底鞋，嫵嫵婷婷，手上拿着幾張綠色小紙券，走了進來。梨雲便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四阿姐，坐，坐，夜飯阿吃過？」素梅隨口答道：「吃過哉。」回轉身來，把那幾張綠色紙券，遞給楊杏園道：「楊，你看，這上面說些什麼？」楊杏園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春明劇場水災遊藝會的入場券，券的正面，列的是戲價，座位一元二元三元三級，另外頭等包廂一百二十元，中級包廂四十元，普通包廂二十四元。這張戲券，標明是前七排，價目三元券的那一面，是遊藝的目錄，頭一天趣劇，一隻狗。正劇，倒糞夫的婚姻。第二天趣劇，先生的鼻子。正劇，老媽子的戀愛。第三天趣劇，……。正劇，丟人嗎？下面一律註明，十校戲劇革命社會演，旁邊還有小註兩行，每券一張，適用一日，任何機關，概不優待。楊杏園看完了，笑道：「好硬的戲價，梅蘭芳楊小樓的義務戲，也不敢說這幾句硬話呢。」素梅道：「我聽見說，這是看文明戲的票券，不知是也不是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是的，你在那裏買的？」素梅道：「誰花一塊錢買這個？花兩角洋錢，遊藝園文明戲有得看呢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難道你是檢來的嗎？」素梅道：「不是，是一班華國大學的學生送我的，你要嗎？」我送你一張。」楊杏園道：「謝謝，我沒有工夫看戲，你轉送別人罷。」素梅在這裏一打岔，楊杏園和梨雲就無話可說了。三個人在一處坐着，說了一起，不覺就是九點鐘，楊杏園只得捺住興頭，趕着回去。車子走不了幾步，只見逍遙球房裏嘻嘻哈哈，走出一班少年來。頭一個，便是楊杏園的朋友李吟雨。楊杏園扶着帽子和他一點頭。李吟雨連連招手道：「請下來，請下來，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和你說。」楊杏園只得走下車來。李吟雨便在衣裳袋裏，抽出一搭紅綠黃色的彩券來。楊杏園一看，正是剛才看見春明劇場水災大遊藝會的入場券。便笑着問道：「找我有什麼事？」難道要送我一張戲券嗎？」李吟雨正色道：「這是我們籌款賑災的戲券，那裏能送人？」就是我們自己家裏人看戲，也要出錢哪。」說到這裏，又轉出笑容來，將那一搭戲券，交給楊杏園道：「這是頭二三級的戲券各十張，

一共三十張，你的熟人很多，替我包銷了罷。楊杏園接了戲券，口裏念道：一三得三，一二得二，再加上十元，共六十元，笑嘻嘻的對李吟雨一拱手道：對不住，這個年頭，六毛錢也不容易，教我包銷六十元戲券，不是給我開玩笑嗎？原璧奉還，另請高明罷。說着，把戲券雙手送回李吟雨。他把手一攔道：不！你銷多少是多少，將來再結帳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照我看來，恐怕一張也銷不了，那怎樣辦呢？李吟雨道：你這話，我不信！我們又不是白叫人家捐錢，還請人家看愛美的戲劇呢。楊杏園道：你有所不知，北京人腦筋頑固，那種鑼鼓喧天的戲劇，他真捨得整塊錢去看，你們學生的革命戲劇描摹世情太深，他們那裏能懂這樣高尚藝術呢？李吟雨道：你不願意代銷，我也不勉強，那末，你自己這一張，總可以銷吧？不講朋友的面子，難道也不俯念災黎嗎？楊杏園被他逼得沒法，只得拿出一塊錢買了一張三等票，然後才上車去了。李吟雨收了一塊錢，往口袋裏一塞，這一羣少年裏面，有個叫小劉的，也是華國大學的學生，專喜歡逛二等茶室。便和李吟雨道：密斯脫李，你那一塊錢，能不能借給我開兩個盤子？李吟雨對衆人道：時候不早，我可要到籌備處去走一趟，明天會罷。大家正要來攔住時，李吟雨扯腿便走，早閃開了，那些人要在胡同裏兜圈子，也就由他去。李吟雨出了韓家潭，坐了一乘人力車，便往華國大學來。走到門口，頂頭碰見水災遊藝會籌備會主任吳士幹，吳士幹伸出巴掌來，握着他的手，搖了幾搖。說道：好極！我正要找你呢。李吟雨道：我兩天沒有會見你，銷票的事情怎麼樣了？吳士幹道：話多得很，裏面去說罷。說着，便引他到裏面籌備處來。李吟雨早進屋子去，只見大鑿桌子上，伏着兩個人在那裏寫帳，一個是蕭百鍊，一個是方大起，都是戲劇社裏的優秀分子。他們看見吳士幹進來，便將帳遞給他看，一面說道：這個帳，我們已經仔細的算好了，商務印書館送去票一千張，可收入一千四百元。中華書局送去票五百張，可收入七百元。請人分銷的共二千張，可收入三千元。三天的包廂，合計可賣一千五百元。臨時門票，每天算五百元，也有一千五百元。共起來總可以賣入八千多塊錢，我們把一千塊錢來開銷，還可多出七千元來賑災，所以我的意見，我們既然盡純

粹的義務，前後臺的茶煙和每日一餐飯，總要好一點才對。吳士幹道：我是服從多數的，只要大家同意我也無成見。據密斯脫蕭的意思，要怎樣辦法呢？蕭百鍊道：你看，我這裏有張單子，說着，便將單子送了過來。吳士幹便拿着和李吟雨同看。上面寫着：舞臺賃金，每日四十元。佈景工人，每日工資八元。加添汽油燈四盞，每日十六元。（原有三盞不够）加增臺上電影賃金，每日十元。每日前後臺煙十筒，七元。龍井香片各一斤，共七元。南席每日十桌，共一百二十元。各演員車資，每人一元，每日約共四十元。化裝用品，每日十元。零星雜用，每日約五十元。吳士幹念了一遍，說道：俄爾來梯不多！不多！三天未必用得了一千塊錢呢。李吟雨道：每天南席十桌，似乎多一點，前後臺和招待員童子軍在內，也不過六十個人，用圓桌面來坐，坐十二個人不算多。一五得五，二五一十，有五桌就够了。蕭百鍊搖頭道：羅羅羅！我們演戲的時候，總有幾個幫忙的朋友，爲賑災的事，雖然可以叫人盡義務的，可要是請人吃餐飯，也是順水人情哪。吳士幹道：十桌就十桌罷，只要我們每天多賣一個包廂，錢就有在裏面了。說着，回頭便問李吟雨道：密斯脫李，你所代銷的票，怎麼樣了？李吟雨隨即答應道：我要全賣出去，早銷完了，不過這些買票的，都不肯馬上拿出錢來，要看完了戲以後再交款，我想，戲一演完之後，我們那有許多工夫去收那一塊兩塊錢的帳？所以我沒有賣，留得開演的日子，在票房裏現洋賣出去，那不更好嗎？吳士幹道：其實呢，只要賣出去了，收錢這個麻煩，也省不了的，好在你一人名下的有限，留得票房賣也無不可，那末，你明天要把票交回來，你改入演劇股罷。李吟雨道：好極了！我正想在戲裏去個角兒玩玩，這樣說，從今日起，我就脫離交際股了。吳士幹道：我的意思，你在後臺照應點好了，你真要加入演劇，可得趕快認定角色去讀腳本，免得臨時倉卒誤事。李吟雨道：那是自然，事不宜遲，我今晚就到演劇股去認定角色。吳士幹道：他們現在第一教室，排戲主任卜耀聯你是熟人，你自己去找他好了。李吟雨聽了這話，一團高興，就往第一教室來。便由卜主任，派了他一個重要角色，從這天起，李吟雨自己拿了一份油印的腳本，放在身邊，只要有工夫，搖頭擺腦，手上比着

說話的姿式，便拿出來讀。日子很快，轉眼就到了水災遊藝會的第一天。這天，他們所要演的趣劇一隻狗，正劇倒糞夫的婚姻，在學校裏已經試演了兩天，成績很好。大家十分高興，都說這愛美的戲劇，在春明劇場這種新式舞臺上來演，一定可以得羣衆的歡迎。戲劇股的人磨拳擦掌，都要一試身手。到了下午四點鐘，大家都上春明劇場來，那些身上掛紅綢條兒的招待員等人，已經在前臺忙個不了。走到後臺，見裏面已經貼了許多黃紙條兒，也有寫男角化裝處的，也有寫女角化裝處的，也有寫後臺庶務處的，也有寫演員休息處的。單是這休息處就是一個專司其事的人，這裏有兩張桌子，許多椅子，桌子上擺了幾十個茶碗，八把瓷茶壺，四壺泡的龍井茶，四壺泡的香片茶，一列又排了十筒礮臺煙捲，演員和到後臺來玩的人圍着在一處抽煙喝茶，說說笑笑，好不有趣。到了五點鐘的時候，應該化裝了，主任吳士幹先生，便指揮僕役在牆上貼出一張條子來，上面寫道：前樓已將酒席擺好，演劇股諸君，請至前面用飯。這張條子貼出，後臺的人就一窩蜂似的，走左右樓包廂的後面，分兩股跑往前樓，頓時只聽一陣擂鼓也似的樓板響。李吟雨走到前面，一看擺上五桌，一刻工夫人已坐滿，還有許多人站着，吳士幹也站在旁邊，說道：還有五桌啦。前臺諸位，可以慢慢用飯罷，好等演劇的吃飽了去化裝。坐在桌上的，聽見這樣說，慢騰騰退下來了幾位，也就有幾位趕緊上前補缺，依然前後臺混雜。後來還是由吳士幹親自指定那個坐，那個且請慢一步，這才坐定，這飯雖然是整桌的席面，這些演員，熱心藝術，那裏有工夫慢慢的飲宴？何況片刻飯已吃完，他們就趕忙跑往後臺，裝扮好了。差不多七點，趣劇快開演了。這時前臺辦事的人，紛紛往後臺跑，都要找主任吳士幹。一會兒，宗吾用滿頭大汗，也跑了進來，口裏說道：這怎怎樣是好？我們的計畫，完全失敗！吳士幹連忙問道：我請你打電話，你打了沒有？宗吾用道：商務印書館，中華書局，和其他幾家代售處，我都問了，他們回答的話，都是一樣，說戲券一張也沒有賣出去。吳士幹跳腳道：唉！這是我大意，事先調查一下賣票的情形就好了。又問前臺賣票員白慧心，賣了多少票？白慧心道：還沒有開始賣票呢。吳士幹聽

了搖搖頭，便走到臺面前，抽開一點兒戲幕，望外張着。只見樓上包廂裏面，有一個廂裏，坐了一個老太太，有一個廂裏，坐了幾個婦人，都閒着坐在那裏抽煙捲。散座上也有七八個人，無精打彩的坐着，樓底下正座，疏疏落落的，坐了七八十個人，有一大半都認得，正是同學的學生，就是不認得的，在學生會裏也很有會過面，他們前來，大概都是幫忙的。低下頭一看手表，離開演只有半點多鐘了，這一來，他也急得滿頭是汗，趕忙跑到前臺，告訴那些辦事員說道：賣票不賣票，那還不要緊，若是沒有人看戲，我們怎樣演？現在我想了一個好法子，今天咱們送戲一天，這票房裏有多少票，全拿出來，諸位可以一個人拿一百張到大街上散去。我一面打電話到各學校，叫他們邀同學快來，我想總可以上一半座。大家聽了，劈劈拍拍一陣鼓掌，說法子極妙，大家便拿了戲票，出了春明劇場，分途去散。這個法子，卻很巧妙，不到半點鐘工夫，男女就來了千把個人，吳士幹一頭大汗，這才收拾乾淨，就拿着鈴子叮噹叮噹搖了起來。一會兒開幕，先演趣劇，這個時候，在街上得了戲券的人，紛紛的進來，滿戲場裏，只聽哄哄的聲浪，臺上演戲的人，只管說話，臺底下那裏聽見一點？這趣劇演完，正劇開幕，劇中的主角，是一個富翁，乃是何鐘音去的。他穿了一件紅緞袍子，外罩青馬褂，頭上戴了小瓜皮帽，加上眼鏡，夾上夾鼻子的鬍子，居然是個老者。便背着手，在佈景後面，踱來踱去，口中嘰哩咕嚕念腳本裏的話，說也奇怪，念得爛熟的腳本，這個時候竟有些彷彿起來。心裏撲撲的跳，背上一陣一陣的發熱，他這道別慌，越慌越糟，便走到休息處，抽了一根礮臺煙，又喝了一杯茶，然後走到佈景後面，靜等出臺。過了幾分鐘的工夫，照着腳本上，應該是他出臺的時候，他便彎着腰，一步一點頭，左右兩擺手，走着官路出去。偷眼一看臺下，只見許多人的眼光，都射在自己身上，心裏卻又撲撲跳起來，手腳不知道怎樣好。腳本裏面所有的話，也忘記了如何說起，他模模糊糊記得一點影子，便隨口謊着話說起來。在臺上和他說話的角色，前言不對後話，也慌了。而且那個角色，又是一位寧波人，配上他的衡州京話，簡直兩個人，誰也不知誰說什麼？後來何鐘音想起頭緒來了，腳本裏頭有

句那還了得，便由臺左跑到臺右，臺右跑到臺左，舉起手，口裏說道：那還了得！那還了得！臺面前前一排有個老頭子，看看只搖頭，歎了一口氣，回頭看左右座上的，也都皺着眉毛，對着臺上。何鐘音在臺上一眼看見，指着老頭子罵道：不許胡鬧！老頭子淡淡的說道：我胡鬧？就算我胡鬧罷。臺底下的人，看見臺上的演員和看客吵起來，頓時一陣巴掌，開了幾十架機關鎗一樣，鬧個不休。在這巴掌聲中，也有叫好的，也有撮起口來吹哨子的，也有哈哈大笑的，有幾個激烈分子，一直走到臺面前，指着臺上亂罵。一個說道：現他媽的眼，這那是演戲？簡直是一陣狗叫啦，進去啲！又有一個說道：叫化子叫街，還比你受聽，不轟你下臺就得了，你還亂罵人？何鐘音氣急了，把夾鼻子的鬍子，拿在左手，把那副空框的眼鏡，拿在右手，站在臺中間，像木頭一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吳士幹看看不好，只得走出臺來，站在臺口，和臺下只搖手，說道：諸位請坐！諸位請坐！維持秩序。這時彈壓的警察也來了，便說好說歹，把看客勸着全行歸了座。吳士幹忘記了這是臺上，依舊還站在臺口上。看客裏就有人指着說道：那個不是演戲的，快請進去。這一句話，把全場的人都提醒了，都哈哈大笑。吳士幹羞得滿臉通紅，望臺後便跑。何鐘音站在一邊想起演戲來，趕緊把鬍子在鼻子眼裏夾上，又戴上那副空框眼鏡，臺下人看見他當場夾鬍子，有幾個人叫倒好，又是一陣閩堂大笑。沒有演到三幕，臺下的人紛紛的都退了出去，到了最後，只剩下二三百人還有過路的，走門口經過，看見裏面燈光通亮，可以自由出入，也陸陸續續的走進來，站在椅子背後，胡擠一陣。吳士幹一看，太不成規矩，就在後臺對大家道：北京人死頑固，他只會聽那一板三眼的戲，不配領教這樣高尚的藝術，我們閉幕罷。有人說：戲還沒有演完，怎樣好閉幕？吳士幹道：管他演完沒有演完，模模糊糊，閉了幕就得了。說着，就在後臺叮嚀叮嚀搖起鈴來，前面管幕的，聽得後面鈴響，老老實實，照規矩把幕閉了。那些看客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情節，看見幕閉了，懸出一塊演完的牌子來，才知道戲已完場，這才起身出去。有幾個坐得倦了的，還打幾個呵欠。春明劇場的管事人，看見這班學生，就這樣隨隨便便的散了戲，還怕是說錯了什麼話，

惹了官廳的干涉，趕忙跑到後臺來打聽。吳士幹道：「沒有什麼事，這本戲，因為要結束得耐人尋味，所以不等有結果，就閉了幕。管事人說道：『今天的人，並不很多，你們也不過賣出七八百張票吧？』吳士幹道：『我還沒有調查，大概一千張總有。』管事人道：『也許今天沒有人知道，所以門票少一點，大概明天總好些。』吳士幹隨口答應道：『是！』他心裏一肚子的不好受，那裏有工夫閒談？正想要走，那管事的人又問道：『吳先生，那位演滑稽角兒的，姓什麼？他那一口北京的話，說得還好，其餘的角兒，他們的話，我都不很懂。』吳士幹道：『是！』明天會罷。說着，就走了。他出了春明劇場，雇了車，一直就回公寓。這時候，已經十一點多鐘了，公寓裏的門已經關得鐵緊，他兵兵兵，將門一陣亂搥，夥計答應不迭，前來開門，門打開了，夥計一見是吳士幹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『你啦！出去的時候，不是說了嗎？今天散了戲，有的是錢，就在東方飯店開房間，不回來，怎麼夜靜更深的，又回來了呢？』吳士幹聽了這些話，一句也不言語，逕自走到自己房裏去。夥計暗想道：『有幾個錢就抖起來了。和他說話，他都不理呢。這一晚上，吳士幹那裏睡得着？』次日一早，洗了臉，就往學校裏跑。到了學校裏，便趕忙打電話，到本校以外的九個學校，把水災遊藝會的幾個幹事找來。這些人正愁着今天的票，又賣不出去呢。見吳士幹來找，以為有什麼法子，果然都來了。這時，已是十二點鐘，正是休課的時候，他們便在第一教室開會。吳士幹首先走上講臺，說我原來的計畫，以為我們這樣愛美的戲劇，每日至少好賣出去一千張票，所以一切用度，都放開手做去，誰知事實去的很遠，連十張都沒有賣出，這不談別的開銷，就是開銷後臺煙捲茶葉錢，還不够啦。自從籌備以來，我陸陸續續，已經墊用了一百多塊錢，這個款子，算我倒霉，只當白扔了罷。此外，還有昨天春明劇場的租錢，酒席費，和一些零碎碎的錢，共有二百四十多元，是我一時大膽，在本校庶務手裏，把他辦伙食的錢，扯了過來，約定今天早上交還他。這個錢，今天下午三點鐘就要使的，早上一見面，就問我要，是我說了，賣票錢，沒有結帳，錢不在身邊，準三點以前交還他，現在已經一點鐘了，怎麼好呢？諸位都是籌備水災遊藝會的一份子，決不能叫我一個人



爲難，還是請大家想點法子，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罷。大家聽了這個話，面面相覷，都說不出話來。有幾個人，伏在桌子上，檢起地下的粉筆頭，在桌上寫字玩。吳士幹站在講臺上，看見衆人不作聲，一查點人數，共到十二個幹事。他又說道：「這個再好算沒有了。我墊了一百多，擔任零頭罷。其餘的，可得要求十二位，每人擔任二十元，要不然，這事鬧翻了，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。說畢，抱着兩隻胳膊，交叉在胸面前，板着脸望着衆人，大家聽了這話，明知跑不了，又不好意思說不管。就有幾個人說：「錢是可以擔任的，但是拿不出來，就是拿出來，身上也沒有現成的呀。」吳士幹道：「這話也是真的，但是在場有十二位，難道一個有錢的都沒有嗎？我現在倒有一個法子，誰有現錢誰先拿出來，後來我們再還他，只這麼一通融，大家就過去了，諸位想對不對？大家看見吳士幹這樣說，這事可頂住了，想要脫身，大概不能夠，彼此商量一陣，只得當場七拼八湊，湊足了五十塊洋錢，先交給吳士幹。說道：「實在只有這些錢，你先交給庶務搪塞一下，其餘的，我們明天送來，你看怎麼樣？」吳士幹一想，這些人一走，那裏找他去？說道：「我原沒有什麼不可通融，可是今天三點鐘的限期，我實在混不過去。說着，站在講臺上，朝着衆人，恭恭敬敬，行了一個三鞠躬禮。說道：「諸位當我是個災民，週濟週濟我，這還不行嗎？大家不提防吳士幹弄出這樣手段來，不好意思再來推諉，只得答應各人回去籌，準三點鐘以前送來，這些人回家，那裏又有現成的錢？有的當金戒指，有的當手表，有的當物華葛袍子，零零碎碎湊着送來，還差五十多塊。吳士幹一想，找遠的來不及了，便把本校的宗吾用李吟雨何鐘音幾位會員，全找着了，硬要他們想點法子。宗吾用何鐘音的寄宿舍，都離得學校近，各人答應去找一點錢來。惟有李吟雨說道：「我實在沒帶錢，怎麼好呢？」說着，把他那件嶄新寶藍色物華葛的駝絨袍子，在腰上拍了幾下道：「你不信，我身上簡直不做錢響，要是寄宿舍離得近，我就把衣裳換下來，借給你當去，也無不可，現在是愛莫能助的了。」吳士幹聽了這話，也沒有說什麼，便到別處去了一會子，他又找着李吟雨道：「你知道我的錢差不多了，借衣服給我當的話，落得作個人情，是也不是？」李吟雨聽了這話，跳起

來道：那裏來的話？要那樣說，我還是朋友嗎？說着，把一隻手解着鈕扣道：你拿衣裳來換，我馬上把這件駝絨袍子脫下來給你當去。吳士幹把兩隻手一拍道：一刻兒工夫，我到那裏找衣裳給你換去？你這個與朋友共的快舉，還不是白說了嗎？李吟雨道：我實在是真話，你不相信，要說我是作順水人情，我也沒法子。吳士幹道：果然如此，好極了，我或者可以借件衣服來給你換。話說完，他轉身就走了。一刻兒工夫，他就拿了一件灰色愛國布薄棉袍子來，便遞給李吟雨看道：這件衣服雖是舊的，可是很乾淨，你看成不成？說着，笑嘻嘻的，拱了一拱手道：真是對不起，你這件衣服，也不過穿了兩天，就換給我當去，我實在不過意。李吟雨漲得滿臉通紅，真是說不出所以然來。便問道：你還差多少錢？吳士幹道：大約還差十塊錢，你這件袍子是物華葛的面子，準可以當得上，反正你借給我當，我明日和你贖出來得了。當多少錢，你就不用問。李吟雨心裏想道：贖得還我嗎？也不知道那時的事情好，我四十塊錢，做件新袍子，上當舖裏存着去，那是什麼話？何況今天下午，我還要去找厲白女士，這件衣服，他還沒有看見過呢。想畢，便道：密斯脫吳，你既然所差不多，何必當我這件嶄新的袍子？我想起來了，我身上還有五塊錢，你拿去湊合着使罷。隨便什麼時候還我，隨你的便。吳士幹聽見李吟雨這樣說，要一定說借他的衣服，不要他的錢，也沒有這樣的道理。只得笑着說道：願借衣服願借錢，都隨你的便，我怎樣好來硬要？李吟雨勉勉強強在身上拿出五塊錢來，交給吳士幹，轉身自去。他口頭上雖然說不出一個不願意來，可是他心裏恨極了吳士幹，萬不料一句話，把今天晚上請厲白女士看電影的錢，卻都被他逼去了。但是電影雖不必看，人總要去會的。到了這天下午，李吟雨功課一完，便到女子改造會來找厲白，好在這個所在，是來熟了的地方，也不用問，一直便往裏走，他一直走進去，卻聽到一種奇聞來。要知什麼奇聞，下回交代。

## 第十四回

綺語道溫存聞香止步

晚妝悲薄倖泣粉成痕



這

個時候，厲白和着秦漱石汪曉音二位女士，正在那裏研究嫁人問題。厲白說道：女子嫁了人，一生育兒女，就要被家事纏住了身子。那時，決計抽不出身子來去謀生活。我的意思，我們黑斯班得的人選，第一要他有錢，有了錢，什麼問題，就都有法子解決了。秦漱石笑道：密斯厲，這句話，也不盡然吧？有了錢，別的可以想法子，這非斯問題，也可以想法子嗎？我現在立下一個標準，設若有兩個人，一個有幾十萬家產，長得又麻又黑，有一個人，一無所有，卻長得猶如衛玠，賽似潘安，請問你願意嫁那一個？厲白道：自然是嫁那個有錢的麻子。秦漱石笑道：我就不然，情願嫁那個一無所有的。因為愛情這樣東西，首先是要求精神上的安慰，只要心裏歡喜，有錢沒錢，那不成問題。不然，黑斯班得一長得不好看，你一見人家少年夫婦，成雙作對，心裏就說不出來有一種痛苦。老跟着一個不願意的人勉強說戀愛，那還有什麼意思呢？汪曉音道：密斯秦這句話，我也有一部份贊成，但是我的意思，還要注意才學，專是非斯長得好，看肚子裏一點東西沒有，豈不成了個繡花枕？和這種人結婚，還不是得不着精神的安慰嗎？所以這無貝邊的才，和那有貝邊的財，還比較要緊。你二位以為如何？厲白道：注重人才，更有弊病了。北京人有句話：小白臉兒，不安好心眼兒，沒有什麼學問的，還對付不了，若加上他肚子裏再有一部春秋，那還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嗎？秦漱石道：有學問的人，不見得就個個沒有好心眼，若要照你這種標準去擇人，只要有錢，就是個蠢牛，也去嫁他嗎？厲白笑道：這裏沒有外人，我要說一句瘋話，平心而論，誰也願意嫁個好看的人，但是我們卻不如男人那樣自由，往往受許多階級的限制，所以擇人裏面，縮小了許多範圍。我試舉一個例，少爺老爺，看見家裏有好的丫環使女，馬上可以娶他做太太或姨太太，我們做小姐的，看見有好的聽差茶房，就不能和他結婚。要不然，就成了社會上一種妄人了。這樣說來，女子嫁人問題，以相貌為取捨，不是根本就不能成立嗎？所以我的意思，還是乾脆以金錢為轉移的好。秦漱石笑道：據你這樣說，大概你就受了這樣的痛苦，對不對？厲白道：我譬方這樣說罷了。你想，這種事，世上難道沒有嗎？

汪曉音道：你們不要吵，說了半天，還沒有得個結論，現在我要問一句，我們到底要嫁怎樣一個人，才算心滿意足，毫無遺憾？厲白道：自然要把剛才我們所討論的，樣樣都好，那才滿意。汪曉音道：那末，這個結論，我已經得了，共是十六個字。說着，馬上就着桌上紙筆，一揮而就，寫了出來。厲白和秦漱石同拿過來一看，他上面寫的是：心術端方，相貌堂皇，家財百萬，會做文章。厲白念畢，笑道：十六個字，倒也順口，那末，我又又有問題了，這四句話，寫出來卻容易，但是現在有沒有這樣一個人呢？汪曉音道：難得難得！那裏找去照我看來，除非四句分做四個人去找，或者可以尋得出來。秦漱石道：我問你，這第一件，心術端方，以什麼人爲標準？汪曉音道：據我說，有兩個人，一個是康有爲，一個是張勳。厲白哈哈笑道：哦！你揀來揀去，卻原來醉心軍閥，要嫁張小辯子啦。難道你還打算做一品夫人嗎？汪曉音冷笑道：你不要瞧不起張勳。現在的人，都是一隻狗眼，你現在上臺，他捧你，你一下臺，他不但理你，也要爲着捧別人，反要對你不住啦。獨有張勳康有爲兩個人爲滿清爲到死，雖然頑固點，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不能不說他是亡清的忠臣。我想女子對於戀人的品行，第一是要他用情專一，這樣的人，還不算用情專一嗎？所以我說丈夫品性的標準，以康張二人爲宜，不過張勳和康有爲比較起來，覺得康有爲又好一點，因爲他是一個文人，當然溫厚可親一點。厲白笑道：這算你說贏了，第二件相貌堂皇的標準，我倒想了一個人，你猜是誰？秦漱石笑道：我猜是梅蘭芳，對不對？厲白道：不對，梅蘭芳是美麗，不是堂皇，我說的是顧維鈞，你看以爲如何？汪曉音鼓掌道：對了！和我的意見一樣，現在女學生，心眼裏的黑斯班得，本來誰也有一個留學生的幻影，小顧做了公使，又出席國際聯盟會議，不說相貌，論他的資格，就該入選了。第三第四兩件，我以爲家財百萬，要算梁士詒，會做文章，要算梁啓超，這是沒有疑問的了。秦漱石道：這樣說起來，必定要把康有爲顧維鈞梁士詒梁啓超四個人，合併來做一個人，我們嫁了，才算心滿意足，是也不是？這實在是難了。他們這三位女子改造會的會員，在這裏大討論其嫁人問題，李吟雨忽然衝了進來，就把他們的議論打斷了。厲白一眼看去，見他身

穿寶藍色物華葛駝絨袍，外罩花緞小嵌肩兒，白的臉子，架一副克羅克斯眼鏡。今日越發顯得漂亮，心裏不覺一動。秦漱石先說道：密斯脫李，怎麼好幾天沒見？李吟雨道：可不是嗎？這幾天開什麼賑災遊藝會，弄得總沒有工夫來談天。厲白笑道：演得很得意嗎？李吟雨道：別提，不但一個災民沒有賑濟，結果，反多出幾個災民來。厲白笑道：胡說八道！怎麼會多出幾個災民來呢？李吟雨道：你那裏知道？這回演戲，一個錢沒有收到，那些發起人，墊了許多款子，沒有錢還人，鬧得這初冬天氣，都當棉袍子下臺。你想，這不是多出幾個災民來了嗎？說着，大家都笑了起來。這時，他們改造會裏雇的老媽子，不在面前，秦漱石親自倒了一杯茶，遞給李吟雨，李吟雨一見，連忙起來，接着茶杯，嘻嘻的笑道：不當，不當。厲白看見，死命的釘了李吟雨一眼。李吟雨知趣，趕忙陪着笑臉對厲白道：密斯厲，我前回問你借那本愛的成年，總忘記拿去，現在還在共和飯店沒有？若在那裏，請你明天寄給我。厲白道：我現在馬上要回去，那裏離這裏路又不多，你若肯走一趟，你就同我一陣拿去。李吟雨道：那更好，我走共和飯店回去，也順道。厲白道：那末，我們就走罷。說着，催着李吟雨就走，秦漱石看着厲白和李吟雨並肩走出去，偏着眼睛看他們的後影，他昂起頭來，冷笑，鼻子裏哼了一聲。李吟雨這時，一看見秦漱石的形色不好，他也隱隱的聽見冷笑之聲，但是不好意思回頭，只跟着厲白走出去。走到大門之外，厲白將紅毛繩圍巾望身上一披，李吟雨站在他身後邊一點，只覺一陣粉香撲鼻而來。心裏想道：單瞧他這個後影兒，卻是很苗條，倘若處處相稱，也不見得不如秦漱石呢。心裏想着，他真做出癡事來，只在厲白後面走，把他的背影，看了一個飽。見那漆黑的愛斯頭底下，紅圍巾之上，露出一小節脖子，越發顯得雪白。走了幾十步路，厲白回過頭來對李吟雨一笑，說道：密斯脫李，你走路怎麼這樣慢啦？他這一笑，不打緊，李吟雨看見他那張銀盆大臉，撕開一張扁嘴，簡直可以塞進去一個大饅頭，把他剛才領略背影兒的情意，洗去了一大半，反而把他楞住了。厲白道：啣！怎麼着啦？李吟雨這才回醒過來，笑道：不瞞你說，你那圍巾上，很有些香味，在後面跟着走，非常的好聞，所以我捨不得

上前去。厲白聽了，瞅了他一眼道：「這話真的嗎？我身上，向來不擦香水，圍巾上那來的香氣？你不是瞎說嗎？」李吟雨笑道：「你雖然不擦香水，難道雪花膏香蜜撲粉這些東西，一點兒也不用嗎？」厲白道：「這個卻是免不了用一點。李吟雨道：「這就對了。你們擦在身上，自己是不知道的。凡是這種脂粉香味，初用的時候，香氣馥郁，過於濃厚，原也不過如此，惟有用了許久之後，衣袖之間，略略的染了些殘脂剩粉，一經身上的體溫或汗氣托出來，隨風吹出去一兩陣，在身邊要有個異性的人聞着，真是沁入心脾，其味無窮。剛才我聞見你圍巾上的香，老是要聞，所以捨不得走上前去了。這幾句說得厲白心窩一陣奇癢，直透頭頂心，十分愉快。對李吟雨笑道：「看你不出，對於這些事，倒很有考究。」李吟雨正想答話，已經到了小胡同口，走上大街，便停止談話，一陣和他上共和飯店來。到了裏面，厲白就吩咐茶房將房門開了，讓李吟雨在他外邊屋子裏坐。李吟雨道：「密斯厲，你就是這兩間屋子嗎？」你前天寫信給我，叫我搬到你一處來住，這兒那裏有地方呢？」厲白道：「你要住幾間屋子呢？」李吟雨道：「那要得了幾間呢？一間就夠了。」厲白道：「卻又來，這裏兩間屋，我們各人一間，還不行嗎？」李吟雨笑道：「我是願意，不過兩間屋，只有一扇門進出，朋友來了，便不雅觀。」厲白把臉一板道：「什麼不雅觀啦？大概你我的熟朋友，都知道我們的關係，我們藉此把他鬧開了也好。你們今日說戀愛自由，明日說社交公開，難道都是假的嗎？你要知道兩性戀愛，這是天經地義，男女在一處交朋友，交得密切了，自然有身體上的結合，這是極普通的事，什麼希奇？人家看見口裏就不說，心裏誰不知道？所以我看見舊社會上的女子，爲了禮節上的拘束，把神聖的戀愛，情願犧牲，真是得不償失，太不會打算盤了。有一班人，也知道戀愛是寶貴的，又要顧全什麼貞操兩個字，只好暗中和情人往來，其實，這種事，也決計瞞不了人的，到了最後，反惹得這萬惡的社會，送你偷人養漢四個字，真是氣死人。男子勾引女子，至多不過調戲的名詞，女子要和男子結合，就叫他偷人，簡直當賊看待，這是什麼話？我爲矯正這種惡風俗起見，和誰戀愛，老老實實就和誰戀愛，完全公開，不作那些鬼鬼祟祟的樣子。我絕不能承認偷人那兩

個字的名詞，我們兩人在一處住，就在一處住，別人管得着嗎？什麼叫不雅觀？這一派大道理，說得李吟雨啞口無言，只對厲白嘻嘻的笑。厲白笑着說道：「你也沒有話說了吧？說着，將房裏門框上電機子一扭，裏面屋子的電燈亮了起來，他就走進裏面去換裙子。」他回頭一看，門簾子沒有放下來，他便隔着屋子叫道：「密斯脫李，你進來，替我放下門簾子，免得夥計亂闖進來。」李吟雨聽了厲白的話，當真走進來，把門簾子放下來。只見牀上疊着棉被，把枕頭堆得高高的，厲白枕着枕頭，仰着半邊身子，橫躺在牀上，一隻腳懸在牀沿上，一隻腳卻伸出去勾牀面前那個小方凳子。李吟雨見他勾了許久，沒有勾着，便彎着腰替他把凳子端了過去。厲白看見，伸腳趁勢將李吟雨的腰一勾，李吟雨不會提防，身子往前一撞，腳一滑，上半身便倒在牀上，一個腦袋，直伸到厲白懷裏。李吟雨埋怨道：「你這人真是冒失鬼，倘若腰擱在牀沿上，那可不是玩兒的。」厲白一隻手按着他的腰，一隻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臉，笑着問道：「我問你，剛才你在女子改造會，爲什麼和秦漱石那樣客氣？」李吟雨被他按着，站不起來，連忙捉着厲白的手，說道：「摸得人家的臉，怪癢癢的，快別動手，有話好好的說罷，要不然，我就要咯支你了。」厲白聽了這話，先笑起來，趕快放了手。李吟雨站了起來，把兩隻手東指西戳，往厲白脖子上脅下腰下，四處亂揣。厲白在牀上把口笑得茶杯那樣大，滿牀亂滾，兩隻腳就像踏自行車一樣，也是上上下的亂蹬，口裏不住的求饒。李吟雨道：「你要我饒你也容易，必得叫我一聲哥哥，我才住手。」厲白笑得上氣接不上，下氣喘吁吁的說：「哥……哥，好……哥，這還不成嗎？」李吟雨這才住手。厲白坐了起來，一面理耳朵邊的鬢髮，一面指着李吟雨笑道：「你鬧得够了，我非重重罰你，不能讓你走。」李吟雨道：「罰我什麼事？你說。」厲白道：「罰你和我寫兩封信，一封寫給龐總長，一封寫給汪督辦，寫完信，還得替我在煤油爐子上熬一鍋蓮子粥。」李吟雨道：「現在已經七點鐘了，再要做這些事，到了什麼時候呢？」厲白道：「不要管他什麼時候，反正你不替我做完了，我不能放你走。」李吟雨沒法，只得一樣一樣替他去做，到了十一點鐘，兩個人才把蓮子粥，吃下肚去。李吟雨笑道：「現在沒有什麼事了，可以

放我回去吧？厲白道：你要走，只管走。李吟雨偏着頭，斜着眼睛望着厲白笑道：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，不知道你賞臉不賞臉？厲白聽了這話，眯着眼睛一笑，說道：你瞧這一副骨頭，什麼要求？這不是廢話嗎？乾脆，你就……李吟雨笑道：那固然是一樁事，還有一層，我這兩天實在窮得厲害，你若手中方便，務必借十塊錢給我使，等我好去還些零碎小債。厲白聽了這話，猛然伸出手來，揪着李吟雨一隻耳朵，笑着罵道：你這壞透了的東西，那回都是這樣問我借錢。李吟雨縮着脖子，把兩隻手掩着耳朵，嚷道：哎呀，耳朵揪掉了。厲白道：別嚷，仔細隔壁屋子裏人聽見，便放了他的耳朵，握着他的手，正色說道：玩笑歸玩笑，說真話歸真話，你若真沒有錢用，在我這裏再拿十塊去，也不算什麼，可是我剛才所說，叫你搬來住的話，你究竟意思怎樣？李吟雨道：只要能把那邊公寓裏的帳開銷清楚，你要我什麼時候搬來，我就什麼時候搬來。但是，我很不願意和你說這句話，免得你又說我在你面前敲竹槓。厲白道：這也很容易，倘若你真欠公寓裏的錢，我明天可和你一路去算帳，欠他多少，我替你還他多少，這也就無話可說了吧？李吟雨聽了這話，心裏想道：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他在外面七拼八湊弄來的錢，我實在用的不少，對於人家，不能不拿出一點良心來。心裏這樣一想，就覺得他的這張大嘴，也並不討厭，便又坐下了，和厲白找些閒話談談，一直談到兩點鐘，再要走時，共和飯店早已關了門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李吟雨只得和厲白一路回公寓去，把欠帳算清。從這天起，他們就實行合作。當他們實行合作以後，約摸有兩個星期，外面的閒言閒語，實在不好聽，大家都說女子改造會，大概是先由公妻這一項事業，先行着手。這關打破了，其餘的自好進行。這種說法，自然也有一部份理由，誰知就在這個時期，女子改造會，忽然分裂爲二，另外成立了一個女子解放會。女子解放會的會長，正是秦漱石，卻與他的好友厲白，處於政敵的地位，外間看見這種的現象，都十分歎惜，說是政治這樣東西，真是參與不得的，連所謂水做的女孩兒家一做了政客，也會內鬨起來。這話一傳到新聞界耳朵裏去了，也有許多人要打聽真相，以便揭破外面的疑團的。也是事有湊巧，女子改造會



的厲白這時忽然發出一大批請客帖子，就在會內開一個茶話會，招待新聞記者。接到帖子的人，看見上面大書厲白謹訂，知道他是一個異性的時髦人物，無論識與不識，早就願蒞會，瞻仰一番，況且逆料這回招待，與女子改造會的分裂，必定有關，也應該去看看，以便爲女子參政歷史上，多留一點材料，所以這日到會的新聞記者，居然有二三十位。一會兒，大餐桌子上，茶點擺好，厲白穿了一套灰色哩噠衣裙，頭髮燙的蓬蓬的，擦了一臉的粉，十分素淨。走了出來，站在主席，對來賓一鞠躬。當時劈劈拍拍，滿座就鼓起掌來。厲白便開口說道：鄙人今天約諸君前來，蒙諸君惠臨，十分感謝。諸君職務很忙，我也很知道的，倘若沒有不得已之處，也不敢輕於奉請，現在我有一樁事，要求諸位幫忙，望諸君念我是個弱者，要盡力援助才好。大家聽了，這話，都嚇了一跳，想道：糟了，許是他要藉口會裏經費支絀，請我們捐款，或者要我們在報上和他鼓吹，也未可知，都在大悔此來上當。厲白接上說道：我爲什麼事要求諸位援助呢？這句話說來也長，我現在簡單的報告諸位。不是別的什麼事，就是我的未婚夫，被人引誘，現在不認我了。說到這裏，嗓音就硬了。那些來賓，高高興興而來，以爲厲白必有一番大議論，不料說了出來，原來是這一回事，大家打一個照面，不好作聲，頓時桌子底下，卻好像打無線電一樣，你敲敲我的腿，我敲敲你的腿，忙個不了。厲白接上說道：我的未婚夫是誰？大概在座的人，也有知道的，也有不知道的，今日我正式宣布出來。他姓李，名字叫做吟雨，本來是我一個同學，我看見他很好，就和他訂交爲友，這是兩性戀愛的初步，諸君不少個中人，當然是知道的。這句話說完，當時就一陣鼓掌。厲白又接上說道：從此以後，我們感情逐日進步，就有了婚約，近來我們爲合作辦事便利起見，並且住在一個旅館裏。無論如何，我們有了夫婦的關係，是很明白的了。不想我們會裏，有一個秦漱石女士，他竟做這樣不道德的事情，實行勾引我的未婚夫。其初，我以爲他們不過精神上的結合，還沒有肉體上的關係，誰知前幾天晚上，密斯脫李，卻有一晚上沒回來，我就有點疑心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他才走了回來，就告訴我，說有一樁急事，要十塊錢用，叫我借給他。我說：

你昨天晚上，準是鬧了什麼岔子吧？錢是有，你必須說出用途來，我才能拿出來。這句話，我原出之無心，以爲他或者在外面賭錢輸急了，借了人家的錢，等着要還。誰知他聽了這句話，漲得滿臉通紅，賭咒發誓的說：一點兒岔子也沒有，因爲有朋友住在旅館裏，要上天津去，卻因爲欠了帳，走不脫身，清早找了我，千託我，萬託我，請我替他找十塊錢。我想，別處去張羅，也來不及，所以回來請你通融一下。我就說：你昨晚住在那兒？他說：住在朋友家裏。我說：住旅館的人，也認得這位朋友嗎？他說：不認得。我說：這就不對了，住旅館的那個人，既然不認得你，那位朋友，何以知道你住在他家裏，一清早就來找你？他見我如此說，分辯不過來，只得笑着說：老實告訴你，我也住在旅館裏，怕你疑惑我，所以我這樣繞灣兒告訴你。我聽了點點頭，便拿出十塊錢來。他正要伸手來接，我說：慢點，你這話靠不住，你要告訴我，是那家旅館，多少號房間，我才能給你。他也沒有思索，一口氣說出來，是明星旅館二十四號。他說完了，我不動聲色，將錢交給他，他忽忽忙忙就走了。我等他出門之後，馬上跟了出去，雇了一輛車，一直就上明星旅館，到了旅館裏，我一問茶房，二十四號，有沒有一位李先生住在這裏？茶房對我看了看，就說：不錯，可是帶了太太的？我說：那就對了。茶房便引我走到二十四號房間門口，我在外面，就聽見密斯脫李的笑聲。推門進去一看，他正和秦漱石女士坐在一處說笑。密斯脫李見了我來，臉上像漆了硃砂一樣，說不出話來。到後來他反惱羞成怒，質問我追來做什麼？當時就是活菩薩也忍耐不住，是我和他兩人吵了一頓，方才回家。誰知密斯脫李就此變了心，由前日起，就搬着走了，和我脫離關係。諸位都是輿論界的明星，向來主張公道的，秦漱石這樣賣友，李吟雨這樣的賴婚，實在是學界的敗類，情場的蠢賊，望諸位對我加以援助，一致聲討。說着，嗓子就一硬，撲撲簌簌掉下淚來，臉上擦的那層粉，被眼淚洗着，現出一條條的紫痕。加上他的蓬頭和那一身淺灰衣裙，活像一個小寡婦，在場的人都十分可憐他。厲白將話說完，對在場的新聞記者，深深的一鞠躬，滿大餐桌，劈劈拍拍，又是一陣鼓掌，大家用了一些茶點，各自散去。厲白覺得今天所來到的新聞記

者，對他的感情，都還不錯，心裏比較舒服一點，厲白雇了車子，自回共和飯店來。茶房開了房門，走進房去，室邇人遐，心裏又生了許多感觸。覺得這些男子漢，他對於女子，是專門以貌取人的，你若臉子生得不好，就挖心給他，他也是沒用，掩上房門，坐在桌子邊，呆呆的想。這時，暮秋天氣，院子裏的葡萄藤，早已收拾乾淨，只剩一所空架子。瑟瑟的西風吹了過來，越發覺得院子空落落的。厲白的房間，和這院子，只隔着一層薄薄的窗戶紙，紙上有幾個指頭大的小窟窿，風在眼裏吹了進來，屋子裏增了許多寒氣。屋頂上，懸着的那盞電燈，微微的有點擺動。卻也奇怪，覺得他的光，今夜都是慘白的，再一看，硯池是乾的，茶壺是冰冷的，滿屋子都顯得冷清清的。厲白坐在桌子邊，正對着一面梳頭鏡子，想起這一次燙頭髮，還是李吟雨幫着燙的，不料他的溫存體貼，全是欺騙我的，自己一味癡心想和他結婚，供給他的衣食，真是冤透了。這一傷心，不由得又掉下淚來，剛才在會場上流淚，怕把粉洗去了，不能不忍住一點，現在反正要睡覺了，不必顧慮，就伏在桌子上，儘量的一哭，足足有一個鐘頭。雖然沒有哭出聲來，眼淚拋珠似的流了出來，把臉上的粉洗個乾淨，一照鏡子，臉黃黃的，眼睛泡也有一點兒腫。正在凝神，猛然間，壁上的時鐘，噹噹響了二下。想道：時候不早了，去睡罷，我們江西人有一句話，三隻腳雞公找不到，兩隻腳老公要幾多！這樣忘恩負義的人，我還想他做什麼？他雖然用了我幾個錢，他也小小心心陪着我住了許久，我也不上當，我還有許多正經事沒有做，何必爲這點小事煩惱。想畢，脫了衣裳，就去睡覺。到了次日，厲白起來，想起龐總長那裏，幾回前去，他都不在家，今天不如趁個早，前去碰碰看，主意打定，他便換了兩件樸實点的衣服，重新擦了雪花膏，照照鏡子，衣服穿得端正了，然後才雇了一乘車子，往龐總長家裏來。這天龐總長正爲有特別閣議，一早就走了，厲白又撲個空，好不煩惱。心裏想道：他每天下午，總要到部裏去的，我到部裏去找他罷。我雖然是求差事，和別人不同，別人要做官，無非是想弄兩個錢，我們做官，卻是爲女界參政運動作先鋒，是正大光明的行爲，犯不着瞞人，就是到部裏去找他，他要嫌太過於公開，我還要把這番話教訓他一

番呢。他自思自想，很覺不錯。到下午三點鐘，他果然一直到衙門裏來會龐總長，走到門房，他掏出一張名片交給號房道：我要會你們總長。號房接過名片一看，上面寫着女子改造會會長，北京學生同盟會幹事，愛社總幹事，各團體聯合會交際員，婦女週刊社編輯，旅京贛省青年會幹事，水災急賑會會員，還有幾行名目，號房也來不及看，心想他多少有點來頭，我且替他上去回一聲。便請厲白在接待室裏坐着稍等一等，自己便拿了片子，直送到總長室裏去。龐總長接過名片一看，把眉毛皺了一皺，搖搖頭，嘆喏的一聲又笑了。便吩咐茶房，對面屋子祕書室裏，把舒九成祕書請了過來。舒九成來了，龐愛山將片子遞給他，笑着說道：這個女學生真是荒謬絕倫，他並沒有經過人介紹，前次曾找到我家裏去過一次，見面之後，他就找我要差事。我說我那裏並沒有女職員，這卻是無法安置，你們年輕，還是安心讀書罷。他卻老師長老師短，叫個不了，伸手難打笑臉人，叫得我實在沒法申斥他。只好說：你暫時回去罷，若是少學費使，我可以替你想點法子，他才走了。以後他就常常來找我，麻煩透了。舒九成道：總長怎麼是他的老師？龐愛山笑道：我那裏有這樣的學生？只因那華國大學，我也是個董事，他就硬派我是他的老師了。這回來，大概又是來找差事，你可以去見他，看他說些什麼？舒九成答應着去了，便在會客廳裏等着，吩咐茶房請厲白。厲白來了，遙遙的看見舒九成，兩腳並立，兩手交叉在胸前，放出嬌滴滴的聲音，口裏叫着老師，便彎着腰深深的鞠了一個躬。等到走進來一看，並不是總長，方才覺得剛才過於冒失，不覺臉上一紅。舒九成便用手指着椅子道：請坐！請坐！厲白坐下，先問道：你先生貴姓？舒九成道：姓舒。厲白道：鄙人有點事，要見龐老師，請舒先生代達一聲。舒九成道：總長事情很忙，沒有工夫見客，女士有什麼話，兄弟可以轉達。厲白道：這個我是知道的。說到這裏，微微露出一點笑容。又說道：我和總長有師生之誼，不應該以普通來賓相待，要親自接見才是。就是鄙人錯了，當面教訓一頓，那也不要緊，如今派人出來代見，好像生疏了許多似的。舒先生以為如何？舒九成道：總長實在有事，不能出來。厲先生有什麼話，儘管告訴鄙人，由鄙人轉達，也是一

樣的。厲白聽見他這樣說，這龐總長大概是不能出來的。便道：也沒有別事，前幾次會見總長，曾當面依允我，給我一點事做，現在相隔許多日子，並未看見發表，恐怕總長事多，把這件事忘了，特意來見總長，懇請栽培。鄙人雖然程度幼稚，不瞞舒先生說，國立私立大學的學生，認得很多，在學生會裏，他們很尊重我的話，關於調停學潮這個問題，我多少可以替總長出點力。舒九成道：厲先生的話，總長也會和我說過，不過各機關現在都沒有女職員，我們似乎不好開這個例。厲白笑道：舒先生對於世界上女子參政運動這樁事，未免太不留意了。英國美國，不去說他，就是中國廣東湖南，早有女議員了。再要說到北京，家父衙門裏就有我一個差事。舒九成道：令尊是在那個機關？厲白覺得這話，說得太冒昧了，臉上一紅，很爲躊躇。停了一會，低頭看着地下，說道：不是鄙人親生的父親，是義父衙門裏。舒九成微微的笑了一笑，說道：先生這樣說，我倒想起一樁事來，彷彿在那個報副張上看見，說中外會議辦事處，有一個女職員，這女職員就是督辦的乾小姐，難道這乾小姐，就是厲先生嗎？這一句話，似乎問得唐突一點，厲白有點難堪了，他的答覆倒值得研究，看他如何答覆，便在下回。

## 第十五回

淪落相逢沾泥同惜絮

纏綿示意解渴暗分柑



### 卻

說舒九成一問之下，厲白竟毫不爲難，從從容容答道：是的。鄙人以爲這種事，並沒有什麼不能告訴人的地方，因爲他是我的老師，師父原是一樣大，加之他又是我敬愛的，所以我爲表示我的誠意起見，就直接了當，拜他老人家爲義父，其實，和求差事這個問題，原是截然兩事，這些沒有世界眼光的報紙，要破壞女子參政，蹂躪女權，所以說些刻薄話，成心破壞我們的名譽，那能把他們的話，作標準呢？舒九成道：女士這番高論，我極佩服，不過敝部卻非中外會議臨時機關可比，非經政府許可，不能任用女職員的。厲白道：這一層我也明白，但是鄙人不一定要到部辦事，只要總長發出一封聘函，聘請我做顧問一類名

警職那就行了。舒九成道：這樁事，兄弟不能負責答復，回頭一定把這些話，轉陳總長。厲白對舒九成瞅了一眼，取出手絹來，握着嘴笑道：那末，這樁事，我就完全拜託舒祕書了。總長倘若還有什麼顧慮的時候，還要請舒公替我吹噓才好。舒九成道：倘有能幫忙的地方，兄弟沒有不幫忙的，這個可以請女士放心。厲白道：那我感謝不淺，舒公公事很忙，我不在這裏打攪，改日再會罷。說畢，深深的一鞠躬，這才走了。舒九成把這一番話告訴龐愛山，他當然置之一笑。舒九成走回祕書室，茶房回說，有位楊杏園先生打電話來，請舒祕書有話說。舒九成道：你可以回個電話，請楊先生不要走，說我馬上就來，茶房答應着去了。這時，已經六點鐘了，應該散值，舒九成坐了馬車，便往皖中會館來，一進左邊小院，那老幹橫空的槐樹，映着雪白的地，有許多枝枝桠桠的影子，不覺已是夜色朦朧了。他掀開正屋的棉布簾子進去，只覺一陣香味，撲鼻而來。一看時，燈點的通亮，洋爐子裏的火，也燒得熊熊的，茶几上桌上，高高低低放了幾盆梅花，書桌上兩個古瓷盤子，盛了一盤子木瓜，一盤佛手，這幾樣東西，被暖氣一烘，就香濃滿屋。再一看裏面屋子裏，桌上墨盒打開，壓住一張紙，筆卻架在墨盒上。桌上茶壺邊，斟了半杯濃茶，已經冰冷了，卻不看見人。再回頭望牀上一看時，楊杏園正和衣橫睡在牀上，扯了半邊棉被，蓋着上半身，舒九成也不去驚動他，走到桌子邊，移開墨盒，拿起那張白紙一看，歪歪斜斜，行書帶草，卻是幾首詩。上面寫的是：

短屏移卻小堂虛，焚了沉檀掃蠹魚。茶竈藥爐生活裏，詩心瘦損病相如。醉後題詩半未成，隔簾霜月冷清清。偎爐無計消長夜，閒聽銅壺煮茗聲。窗前積雪堆黃葉，屋角清霜映月華。

舒九成不覺失聲道：起得好。楊杏園正睡得模模糊糊的，聽見有人說話，一掀被條爬了起來，見是舒九成，笑道：啊呀，客人進來了，我一點還不知道，對不住！對不住！舒九成笑道：你還有工夫作詩？楊杏園道：那裏是做詩？也是不得已。舒九成道：做詩，有不得已的，這卻奇了。楊杏園道：你有所不知，因為我在報館裏，已經改編副張，好的稿

子總是不夠，所以自己作點稿子湊數。舒九成道：我不知道已改編副張，我要知道，早就來找你了。楊杏園道：爲這個事，我正要答覆你，你昨天寫信請我幫忙的話，我是敬謝不敏。舒九成道：你現在改編副張，晚上沒有事了，正好弄個報館的兼差，爲什麼不幹？楊杏園道：夜裏的生活，我實在幹怕了。所以我弄了編副張這個好缺，才逃出難關，那裏又有鑽進去的道理。舒九成道：你就是不幹，看在朋友的分上，也得幫我的忙。楊杏園道：你那一張報，除你之外，還有三個助手，不說用通信社的稿子，就是各人自編自寫也勉強够了，還要找人做什麼？舒九成道：你那裏知道？那三個助手，說起來是大學生，其實都是銀樣鐵槍頭，拿一段通信社的稿子給他，他拿在手裏，橫看直看，看了半天，躊躇一會，拿起筆來，要編，又重新放下，他不但一個字沒有寫，反要從中生出許多問題來。問你這段新聞怎麼講，應該怎麼編，等你說得清清楚楚，十幾分鐘，已經犧牲過去，那有許多工夫？這幾天稿子都是我一個人編，只請那三位先生坐在一邊抄寫題目罷了。楊杏園道：你們這鏡報館的社址，就設在九號俱樂部旁邊，當然是俱樂部機關報了。舒九成道：那沒有什麼關係，不過借他們的房子罷了。楊杏園道：你這就是遁詞了，他們爲什麼要借房子給你們呢？舒九成道：我既請你去幫忙，當然不能瞞你，因爲這鏡報的社長，也是九號俱樂部議事的議員，所以用他個人的關係，和九號俱樂部借的房子。楊杏園笑道：你貴報的社長，是不是在廣東鬧甄佩紳案子的文兆微？舒九成道：是他。但是據他所說，他和甄佩紳是沒有什麼關係，經香港官廳判決了，婚約一層，是不成問題的。楊杏園道：罷了，罷了，甄佩紳打報館的英名，我是久已聞名的了。他要和文兆微鬧起來，將我們牽連在內，那不是倒霉嗎？舒九成道：笑話，這是決沒有的事。你許知道，那年甄佩紳打報館，全是恃着袁世凱那點關係，現在並沒有第二個老袁，他是不敢到議員老爺面前去捋虎鬚的。楊杏園道：你還是另請高明，我實在不願幹這顛倒陰陽的生活。楊杏園雖然這樣說，無奈舒九成再三的說，他沒法，只好答應暫幫幾天忙，舒九成才安心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將晚飯吃過，便往鏡報館來，到了報館，給門房一張名片，他就引進編輯

部。只見舒九成和一羣人圍着大餐桌子在那裏談話，他看見楊杏園來了，便給一個連鬚鬍子滿臉酒泡的人介紹過去。說道：這是楊杏園先生。又對楊杏園道：這就是文兆徵先生。楊杏園一看，只見他頭上戴一頂獺皮帽子，就是特製的，那帽子上面兩邊兩塊獺皮，一頭闊而圓，一頭長而窄，像把切菜刀一樣。身上穿一件芝蔴呢大衣，袖口只有四寸大，裏面的皮袍子，像塞枕頭瓢似的，塞在裏面。那件大衣，雖然披在身上，卻是綁得鐵緊，鈕扣子實在也扣不起來了。楊杏園想道：從前我聽見甄佩紳那樣愛他，以爲文兆徵必然是個時髦政客，一表非俗，原來不過如此。這時，舒九成又和楊杏園介紹三位同志，一位是王小山，一位是駱赤化，一位是文福途，是文兆徵先生的令姪。這三位裏面，以王小山先生最負盛名，他做得一手好新詩，詩學專刊上，常有他的大作。他在詩學上，有一個大發明，就是用那極複雜的文法和極悠揚的調子，作出獨句詩來。這種詩，每首只有一句，不是用過一番敲練工夫的人，那是作不出來的啊。楊杏園和他們見了面之後，從這天起，就在鏡報館開始工作。有一天，楊杏園因事進城，到報館裏早一點，只見編輯室裏靜悄悄的，堆了一桌子稿子，全沒有開封，王小山一隻手裏拿着一本書，一隻手插在大衣袋裏，在電燈下擺來擺去，搖着頭口裏不住的念道：孔雀東南飛呀，五里一徘徊呀，十三能織素啦，十四學裁衣囉。楊杏園道：王先生，好濃詩興啊！王小山笑道：無聊得很，念着好玩，密斯脫楊，你對於詩學上，也有一些研究嗎？楊杏園笑道：略懂平仄而已，算不得會。王小山道：密斯脫楊，你這句話，大有語病。作詩講究平仄，那是死的文學，是國渣派所幹的事情，作詩和懂得平仄不懂平仄，那是絲毫沒有關係的。作詩只要有自然的情景，調子和諧與否，那已經落了下乘了，何況還講究平仄，要死板板的七個字五個字一句哩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正要申辯，只聽見牆上的電話機，叮令令的響了起來，王小山趕忙走了過去接電話。他說道：喂！鏡報哈哈！密斯陳吧？我是小山啦。楊杏園在一邊聽見，知道他們是說情話，不便在這裏偷聽，便走出編輯部來。想道：這九號俱樂部，報上登得鬧轟轟的，這和那裏，只隔一個院子，我還沒有看見過他的內容，趁着沒有



事，我且走過去看看。想畢，便從院子裏的小門，踱了過去。繞過走廊，先是三間屋打通了的一個客廳，屋子中間有四張大餐桌子，拼成一張長案，上面蒙了雪白的毯子，桌子的四圍，沿邊擺了幾十套茶碟茶杯，這大概是他們議員老爺會議的所在了。走過這客廳，又走過兩進正房的外面，屋子裏面電燈也沒有扭亮，黑洞洞的不見一個人。他想知道怎麼着這裏面，就是這樣冷冰冰的嗎？正狐疑間，忽然一陣笑談之聲，從後面出來，他順着聲音轉過去，又是一個院子。上面一列大屋，裏面人聲喧嘩，電光燦亮，知道是來到了議員聚會的地方了。心裏想，我又沒有什麼熟人，進去作什麼呢？正要縮腳轉去，來了裏面的一個茶房，他道：楊先生，總不見你過來，何不進去坐坐？楊杏園道：等我瞧瞧，熟人多不多，別忙進去。說着，便走到玻璃窗外，隔着一層網紗朝裏望去。只見右邊另外是一間房，這邊和中間，卻是通的。中間一套桌椅，有四個人在那裏又麻雀牌。有一個胖子背後，站着一個時髦裝束的妓女，那妓女一隻手搭在胖子肩膀上，一隻手扶着桌子旁邊的茶几，把他的頭直伸到胖子耳旁邊，去看桌上的牌，胖子扭轉頭來，兩個人的嘴，正碰一個正着。頓時滿桌的人，伸着腰哈哈大笑。那妓女不肯依他，便捏着拳頭，在胖子胳膊上亂打，隨身便歪到他懷裏去，身子亂扭。胖子放下牌，就是一摟，哈哈笑個不了。楊杏園再看左邊，只見四方擺下許多躺椅，有幾個人睡在椅子上，吸着紙煙，指手畫腳，在那裏說話，說什麼卻聽不出來，還有兩個人，一個人和一個妓女，擠着坐在椅子上，交頭接耳，在那裏說話。有一個人，睡在椅子上，望着他們吟吟的微笑，右腿架在左腿上，搖個不定。把一隻手，放在右腿上，拍一下，三個指頭換着點三點，一張嘴上直動，大概在那裏唱二黃慢板，正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忽覺得一陣香味，撲鼻而來。四圍一嗅，正是那右邊房裏出來的，便挨着窗子走到右邊來，仍舊隔着網紗，朝窗裏望去。只見正面一張銅牀，雪白的褥子上，放了一套鴉片煙傢伙，有兩個人睡在那裏燒煙。橫頭放了一張橫木炕，正點着煙燈，一個人側着身子對燈橫睡在上面，一隻手三個指頭夾了一根煙籤子，放在大腿上，一隻手捏着半個拳頭，伸出一個無名指，直伸到燈邊下去。他的

眼睛已閉着了。正在一口煙沒有燒完，就在這個姿勢中間睡着的。看那上面時，那二位你一口，我一口，卻燒得正有味。忽有一個人從外面跑了進來，口裏喊道：望伯伯望伯伯，起來起來，王芝庭來了。那睡着的人，被他喊得渾身一縮，着了一驚，睜開眼睛道：哎喲！我歪歪就迷糊過去了。芝庭是幾時來的？我要找他說話去，我讓你躺一躺。說着，他站了起來，這一個人便伸過頭去，對他耳朵邊說了許多話，他卻不住的點頭。末了，他便大聲說道：那是自然，交情歸交情，公事歸公事。說着，伸出兩個指頭道：總不能把九號自己的和普通的，都歸着一處算。說畢，那個人便到外面房間裏來了。楊杏園怕他走了出來，碰着不像樣，便往後一退，回轉身仍舊回報館來。走到編輯部裏，只見王小山剛剛掛上電話機。過了一會，電話鈴又響，楊杏園接過來一聽，是吳碧波打來的，正是要找他說話。吳碧波問道：剛才我打了半個鐘頭的電話，電話局老是說有人說着話，你們那裏是誰有這些個廢話？楊杏園笑道：以後這個時候，我請你不要打電話來，因為這九點鐘附近，有位同事的，要在電話裏對婦女學校去上一點鐘功課，有佔用六十分的特權，是不許旁人打攪的，他嘴對着話機說話，眼睛可望着王小山，王小山也就微微的一笑。吳碧波笑道：我告訴你一個消息，現在我在遊藝園，我看那個新來的新劇旦角，卻是我們的熟人，你猜是誰？楊杏園道：無頭無腦，我怎樣猜法？吳碧波道：那個廣告上所登的薛春絮，正是我們中學堂的同學黃夢軒，你說奇也不奇？楊杏園道：我彷彿也聽見他唱成一個名角了，不知道他卻改了名姓，還到北京來了。但是你何以知道是他？吳碧波道：我看戲的時候，看他這個臉子，就像好熟，後來越看越熟，仔細一想，卻是夢軒。我便做了個冒失鬼，跑到後臺去看看，誰知他見了我，就先叫我，這時他化了裝，活是個女學生，不然，我還不敢打他的招呼呢。他知道我們都在北京，正想和我們談談，你編完了稿子，何不來看看老友？楊杏園道：果然是他，我倒要來看看，你在那兒多等一等，我十二點鐘以前準到。說完，就把電話掛上，誰知等到十二點鐘以後，自己的稿子方才編完，便趕忙坐上車子，出順治門巡往遊藝園來。這時，那馬路上，靜蕩蕩的，從北一直望到南頭的極端，

並沒有什麼障礙視線的東西，街左邊的電燈，從面前排得老遠去，越遠排列越密，一串亮星似的，懸在半空裏。電光影子裏，不過幾輛人力車，帶着一隻半黃半白的燈，格格支支，在馬路上拉了過去，深夜的北風，在街心吹了下來，刮在臉上，就像用不快的剪子，一陣一陣，來割一樣。楊杏園坐在車上，心裏想着笑道：這樣的寒夜，老遠的來看朋友，這也無異雪夜訪戴了。不一會兒的工夫，車子到了遊藝園，戲早就散了，門口只剩了兩盞街燈，黑洞洞的，大門也掩上了，留着半邊出入。楊杏園心想這時候還去嗎？正在猶豫之間，只見走出一個人來，側着身子，走出那柵欄門，和楊杏園對面碰個正着。他就在那黃昏的燈光下，對楊杏園仔細一看，笑着說道：好哇！你叫我老等，什麼時候了？你這時才來。這人正是吳碧波。楊杏園道：偏偏稿子編完了的時候，又臨時來了兩個消息，所以來遲了，現在我們一同進去罷。吳碧波道：等一會兒，他這裏就要關門，豈不把我們關在裏頭？楊杏園道：黃夢軒他難道不出來嗎？吳碧波道：你不知道。這班文明新劇家和拆白黨三個字，好像着連帶的關係，走到那裏人家就注意到那裏，總有點不放心，很容易招是生非。這回他們這一組的人，倒也漂亮為避嫌起見，乾脆住在遊藝園裏面，自己情願處於受着管的地位，好減少外邊的疑心。楊杏園道：那末，我就明天白天來罷。吳碧波道：不用，我已經和他約好了，明天早上就在天南樓吃早點心，誰到誰先等。楊杏園道：這很好，你就不必回北城去了，可以在我那裏住，明天我們一塊兒來，你看好不好？吳碧波道：很好，這樣的寒夜，坐了長途的人力車，第一這兩隻腳，就要凍成冰塊，何況明天又要冒着早寒出來呢。說着，走上馬路，又雇了一輛車，二人便向皖中會館來。到了次日早上，他們洗過了臉，已經十點鐘了，不敢耽擱，就上天南樓來。到了天南樓，黃夢軒卻還沒來，他二人便泡了一壺龍井，吃着瓜子先等。約摸有三分鐘工夫，夥計喊道：有人找吳先生。楊先生。吳碧波答應道：在這裏。一聲未了，黃夢軒便走進來了。楊杏園一看，只見他戴了淺灰呢圓蓋式便帽，上面有一條白地藍格綢條，身穿青呢西式大衣，領上又圍一條白地蔥綠花紋縐紗圍巾。一別六七年，他臉上有紅有白，還是小孩兒一樣。

兩腮下面，還有幾點淺淺的胭脂痕跡。他一見楊杏園，早就搶了過來握手，坐下來，彼此少不得敘敘幾年的闊別。楊杏園笑道：「我不料報上登着一寸見方薛春絮三個字，原來就是你，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。你爲演戲，雖然受了家庭和許多朋友的反對，卻也值得呢。」黃夢軒笑道：「都是老同學，我不妨說句老實話，這個演旦的事，實在幹不得，在長江還好一點，到了北京玩像姑的這種地方來了，我覺我對於人格二字，簡直沒有討論的價值。楊杏園道：「這或者是你主觀的錯誤，我以爲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不至如此。」黃夢軒道：「老實告訴你，我是看穿了，這裏面是王八兔子強盜賊，樣樣都有，人家專罵他是拆白黨，那真是稱贊他呢。」吳碧波笑道：「你這話憤激得很，必有爲而發。照你這樣說，難道這個裏面，也有和像姑同等的人物嗎？」黃夢軒正端着一杯茶要喝，聽了這話，將茶杯放下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話說出來，我覺得我都未必肯信。別的不說，就是我這一班裏面的吳鈿人，大概你們是知道的。這位先生，他在上海，真能做出人不能做的事情，別人做拆白黨，做到開男鑿子招待姨太太，這也就算到極點了，他卻反其道而行之，雖然不演戲，他依舊還是女裝，三更半夜，坐着一輛車子，到處亂跑，聽見說有一個洋行的買辦，在法租界和他賃了一所小房子，打得火熱，吳鈿人扮着姨太太一樣，卻每日到那裏去一次。這小房子裏用了一個老媽子，在一處混了一個多月，始終還叫他做姨太太。你想，這裏面的新聞，也就不必細談了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我以忠厚之心測人，你這些話，未免形容過甚。」黃夢軒道：「我要有一句謊話，天誅地滅。楊杏園道：「你別着急，我也不過想着天下的人，決不能這樣不要臉，大概類乎此的事情，真有也難說。」黃夢軒道：「是呀！起初我聽見說，以爲異乎常情，也不肯信。這回他到京裏來，有一個穿西服少年跟着他住在一處，親戚不像親戚，朋友不像朋友，很是可疑，現在我一打聽，這位穿西裝的，叫什麼阿雷，在上海也是吃洋行飯的人，因爲在吳鈿人身上，着實花了一筆錢，居然得了監視他的特權，這回吳鈿人北上，阿雷情願犧牲他的職務，一路跟着來。吳鈿人也就委委屈屈的，聽他的指揮，把賺來的包銀，供着阿雷吃喝。這裏的經理，因爲吳鈿人是個紅角，也

就在後臺特地預備一間屋子，專歸他們兩個人住。鬼鬼祟祟的，我們真有些肉麻。據人說：吳細人有一張字據，在阿雷手裏，上面有雷門吳氏字樣。吳碧波道：這真是聞所未聞了。黃夢軒道：這算什麼？還有呢。楊杏園皺一皺眉毛道：罷了，許多年不會面的朋友，會了面，把正經話丟了，儘管談這些話作什麼？我們說別的罷。說着，偏偏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沒有會面，好像有許多話要說，見了面，不知道從那裏說起。索性一句話都沒有了。吳碧波道：我倒找着一個問題了。夢軒，你訂了婚，沒有黃夢軒道：這個話就是個極困難的問題了。我們吃這行飯，大家閨秀，固然是不肯給你的，就是規規矩矩小戶人家的閨女，他也不願意，所以來做媒的，除了王八兔子賊的同行，就是不三不四的流氓，我要是好好的成頭家，怎樣能答應？再要說到自己找一個吧？我們的社交，是不許公開的，無論和男和女交朋友，都有嫌疑，那裏找去？吳碧波嘻嘻的笑道：人家總說新劇家是拆白黨，好像拆白黨就是新劇家的代名詞，這樣看來，卻是冤枉。黃夢軒道：冤枉也不冤枉，新劇家軋餅頭的事，是個個有的，不過這都是鬼鬼祟祟來的，那有好的婦人，肯幹這樣事？在這裏面去找老婆，都不是找產婦鬼收生嗎？我是看得多，想得破，決意不來的。要模糊一點，一百二十個老婆也有了。楊杏園道：姨太太小姐玩戲子的事情，在上海租界上，雖然不算一回事，可是北京的人，遇着這樣的事，都是恨得咬牙切齒的。我勸你仔細一點，不要上人的釣鉤，鬧穿了，可不是玩的。黃夢軒道：這樁事，我是把持得住的。說着，在大衣裏面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，拿着給楊杏園看道：你瞧，我還沒有來一個禮拜，就有人把買賣送上門來，當真這拆白的罪，都在新劇家嗎？楊杏園接過來一看，那信封上寫着面交薛春絮先生收內詳，共是十個字，筆力十分細弱，一望而知是位讀書不多的女子手筆。在信封裏一抽，裏面有一張小八行，上面寫道：

春絮先生惠鑒：在漢口的時候，我長看你的戲，就很愛你。現在你又到北京來了，真是有緣，我現在特以請小德兒送這信給你，請你會一面，你是個有情有義的人，一定不推遲的，回信請交來人可也。

姚淑貞敬上。

楊杏園看了笑道：倒有意思，雖然有幾個別字，愛好之情，溢於紙上。這小德兒又是誰？黃夢軒道：我也不知道是誰？這封信是我那用人交給我的，據他說，是前臺一個女茶房交給他的，大概這就是小德兒了。吳碧波這時早把信接過去看了一遍，笑道：好一個既淑且貞的女子，卻會寫出這一封信來。便問黃夢軒道：他上面說，在漢口就常看你的戲，當然是你一個老知己，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來歷？長的可好看？這時，夥計將他們先要的湯包端了上來。黃夢軒用筷子夾了包子，低着頭一個一個慢慢的吃，吳碧波把筷子敲着醬油碟子噹噹的響，對黃夢軒道：你說呀？黃夢軒吃着包子，只是微笑。吳碧波道：你笑什麼？黃夢軒道：我笑你這人，真是外行。你想，臺上唱戲的，就是我這個薛春絮，在臺下看薛春絮的，也不知有多少，他們天天看戲，自然認得我，我怎能知道臺底下誰是張三李四呢？這封信，也不過許多女客裏頭一個人來的信，叫我怎知道他是什麼來歷？好看不好看呢？楊杏園道：說是這樣說，他既然寄一封信給你，決不能一點淵源沒有。黃夢軒道：這種事多的很，那裏有什麼淵源？寄封空信那不算回事，還有人把很貴的東西送上門來的呢。楊杏園道：那末，你對這封信，怎樣答覆？黃夢軒道：那裏能答覆？答覆就糾纏不清了，只要不理他就得了。據我看來，這人大概是半開通式的大小姐，他勾引新劇家，也像捧角家捧坤伶一樣，那裏說得上什麼情義哩？三個人談了一會，又各人吃了一碗湯麵。黃夢軒道：今天白天，是一本新排的戲，我還得去問問戲情，不能再坐了。你們也到後臺玩玩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我們也有事，改日再到後臺來瞧你罷。說着，還了茶帳，各自散去。黃夢軒一人回遊藝園，走到後臺自己屋子裏，只見桌上放了一個白紙洋式信封，寫着薛春絮先生啓，旁邊寫着一個廳字。拆開來一看，原來是張請帖，上面寫明訂於月之二十星期日花酌候光，龐壽康謹訂，席設聚祿院笑紅房間。薛春絮正拿着看，他的用人老劉走了過來，說道：這是龐經理送來的，請這裏幾位拿大包銀的吃花酒。黃先生去不去？黃夢軒道：這真奇怪了，他們不是怕我們胡

開嗎？怎樣請我們逛窯子起來？老劉道：這不過是應酬名角兒的意思，在作經理的人，也是應該有的。黃夢軒道：這個我怎樣不知道？但是那裏不好請客？何必一定請到窯子裏去？你想這八大胡同裏面，最是招人耳目的地方，將來人家要看見新劇家成羣結隊上窯子裏去，加點作料，造出新聞來，豈不是一樁駭人聽聞的事嗎？老劉道：反正是經理請我們，又不是我們自己去的，怕什麼？要不然，咱們問問別人，看他們的意思怎麼樣？黃夢軒道：也好。不大一會兒工夫，唱丑的江呆翁，唱生的胡蝶意來了，恰好他們都在被請之列的，黃夢軒便問他二人去不去？胡蝶意道：經理老板既然來請我們，不去不是不給人家面子嗎？黃夢軒道：我就怕這事傳到花報館主筆先生的耳朵裏去了，又是一個敲竹槓的好材料，那時候，跳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。江呆翁道：那有那麼巧？我們剛剛吃一餐花酒，就被報館知道了，就是他登出來了，我們也可據實證明，說是龐經理請的，不是我們的罪。黃夢軒見他們都願意去，心想，樂得玩玩，也就不持異議。到了次日，他們把夜戲唱完，當真就大批的到聚祿院來。龐壽康本人之外，還約了一個廣東先生作陪，其餘的就是新劇家了。因為時間不早，笑紅房間裏，早把酒席擺好，大家來了，馬上就坐起席來。龐壽康也倒會招待，照着包銀請他們坐席，花旦吳鈿人，包銀三百元，坐一席，悲旦薛春絮，包銀二百元，坐二席，老生吳野埃，包銀一百八，坐三席，其餘包銀只差一二十元，便含糊坐了。他自己邊下擺了一隻方凳，笑紅便坐下了。黃夢軒一看，只看笑紅梳了燙髮的辮子，辮子上拴了一個大紅綢結子，身上穿件寶藍素緞旗袍，圓圓的臉兒，一雙水汪汪的杏眼，越發顯得風流。笑紅從前也在漢口做過生意的，心裏早就有個薛春絮，今晚同在一桌吃酒，真是想不到的事情。他見黃夢軒對他望着，坐在龐壽康身後，對黃夢軒瞧了一眼，眼角一動，露出一點笑容。黃夢軒看見他這個樣子，正中了他的心病，臉上一紅，便低了頭，只看面前的銀酒杯子，便搭訕着輕輕的問隔座的吳野埃道：紅姑娘真是紅姑娘，連酒杯子都是銀的。吳野埃正要告訴他，花酒都是如此。不想黃夢軒這話，好幾個人都聽見了，說他是外行，大家哈哈大笑。黃夢軒越發難為情，還好，

在這個時候，簾子一掀，進來一個姑娘，披了水銀色斗篷進來，笑紅看見，先叫一聲老五，吳野埃拿手一拐黃夢軒，輕輕的道：這就是報上說的總務廳長彭海，花幾萬塊錢討去三天的賽仙。黃夢軒看時，大家止住了笑聲，也都把眼光射在他身上。賽仙脫了斗篷，有娘姨接了過去，卻走到笑紅身後，在他耳朵邊囁囁的說話，眼睛卻望着吳鉅人。黃夢軒胡蝶意三個人，滴溜溜的只轉。又輕輕拍了笑紅肩膀一下，抿着嘴笑了一笑。這胡蝶意臉皮是挺厚的，便問笑紅道：你們笑我什麼？賽仙對笑紅夾夾眼睛，叫他不要說。笑紅道：我們說我們的話，笑什麼？你管得着嗎？龐壽康對賽仙道：我倒知道你的用意。和小白臉打無線電，是也不是？賽仙將他肩膀一拍道：不要瞎說，也就在那位廣東先生旁邊坐下。這幾位新劇家，都怕生是非，不敢叫局，就是笑紅賽仙各唱了兩段曲子，就算了一來夜深了，二來花酒也沒有什麼好吃，大家坐了一會兒，便散了席。黃夢軒覺得口裏有點渴，便在水果碟子裏，拿了一個蜜柑，要剝着吃。笑紅手裏，正剝好了一個蜜柑，自己只吃了一瓣。他見黃夢軒要剝蜜柑，便把手裏剝好了的交給他。黃夢軒只得接過來，紅着臉笑着輕輕的說道：謝謝你。笑紅瞅了他一眼，操着蘇白，把嘴一撇道：娘娘腔。這些人抽煙的抽煙，洗臉的洗臉，倒也不會留意他兩人的交涉。也是怪事，黃夢軒不過吃了笑紅幾瓣蜜柑，心裏好像總有一椿什麼事一樣。回到家去睡覺，睡在枕頭上，不覺又把剛才吃花酒的情形，閉着眼睛，溫上一遍，想到笑紅遞蜜柑給他吃的時候，暗裏頭會將手把我的胳膊，輕輕的擰了一下。後來替我穿大衣，又把腳暗暗的敲了我腿一下，這實在是有意思。想着，只見笑紅走了過來，笑道：你想什麼？向我房間裏去坐坐罷。黃夢軒聽了他的話，巴不得如此，便走進笑紅房子裏去。笑紅跟着走了進來，握着他的手，拉他在繡屏背後小鐵牀上坐下，一隻手摸着黃夢軒的臉，道：你在臺上扮起女的來，怎麼那樣像？連現在我都疑惑你不是男子。黃夢軒被他摸得臉上發癢，忍不住笑起來。他正在得意的時候，忽然有個人叫道：春絮春絮，怎麼了？說夢話嗎？黃夢軒睜眼睛一看，原來是一場夢，天已大亮，胡蝶意在牀頭喊他呢。黃夢軒慢騰騰的坐了起來，在枕頭底



下，找出他的手表一看，已經十二點鐘了，雖開幕的時間，只有兩個鐘頭，應該起來吃點東西，好去化裝。便披着衣服起來，一面叫老劉打洗臉水，忽然想起昨天晚上買了一把牙刷，放在大衣袋裏，便伸手到衣架上大衣袋子裏去摸，只覺裏面軟絲絲的，有一樣東西，這卻非原有之物，不知從何而來？此物爲何，下回交代。

## 第十六回

慾壑空填花叢迷老吏

墜歡難拾宦境困英雌



### 卻

說黃夢軒觸着軟絲絲一樣東西，抽出來一看，卻是一條水紅灑花綢手絹，一股子花粉香氣撲鼻而來。黃夢軒失聲道：「這塊手絹……說到這裏，忽然省悟過來，看見胡蝶意站在這裏，便改口道：『還在袋裏嗎？』胡蝶意走過來，將手絹拿過去一看，說道：『我向來沒有看見過你這條手絹，那裏來的？』黃夢軒道：『我早就有了，是在漢口買的前兩天，在箱子裏翻了出來，我想帶到戲臺上去用，不料到了化裝的時候，老找不着，誰知卻放在大衣袋裏，好幾天沒有穿大衣出去，所以就把他忘了。』胡蝶意是個無心的人，也沒有理會他的話，說了幾句就走了。這裏黃夢軒一想，這塊手絹分明是笑紅的，但是他什麼時候塞在我袋子裏的呢？怪不得他敲敲我的腿呢。一個人越想越有意思，越有意思越鬧得這一天，都是昏天倒地的，到了開幕的時候，他出臺去，一眼便看見第一排包廂裏面，有笑紅和那個賽仙坐在那裏。他們並肩而坐，看着臺上，有時候靠着頭說話，有時候對臺上指指，兩個人相視而笑。黃夢軒料他們倆必定是批評自己，演戲越發賣力。到了閉幕的時候，他忽忽的卸了裝，洗了一把臉，趕忙就跑到外面煙捲攤子上去買煙捲，眼睛卻不住的向四面去探望。偏偏湊巧，笑紅和賽仙恰恰挨肩走了過來，看見黃夢軒便和他們笑着點點頭，黃夢軒開口問道：『那裏去？』笑紅道：『我們到大菜館子裏去吃點東西，你來不來？』黃夢軒道：『好，你先去，回頭我就來作東。』笑紅對他眼睛一溜，說道：『你要來的呀。』便攜着賽仙的手往大菜館裏來，剛剛坐下，只見他房間裏的人阿金，忽忽的走了進來，說道：

哎喲七小姐，我那裏沒有把你找到？你卻在這裏快活。笑紅道：又是什麼事，要你走了來？阿金道：老章來了，你還不快回去嗎？笑紅道：不是老頭子。阿金道：是的。笑紅道：隨他去罷，我在這裏好好的吃點東西再回去。賽仙操着蘇白道：老七，勿是我說你，你太大意點，我也是個喜歡白相的人，生意上我是不放空的。像章老頭子，這種國務總理資格的客人，我們做得到幾個？人家望不到手，你反不好好交做，你是什麼意思？阿金道：五小姐這句話蠻對，遊藝園天天好來白相的，忙什麼呢？你要把章家裏這戶客人走掉了，那有什麼面子？笑紅道：你們看得這種空心大老官的大總理，希奇煞。阿金道：七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回去一轉罷，回頭再來好不好？笑紅道：回去罷，再不去，就要把你急死了。說着，便在賽仙耳朵邊說了幾句話，賽仙點頭笑着說道：曉得，你回去罷。笑紅這才走了，出得遊藝園來，坐上自己的包車，不一刻兒工夫，就到了聚祿院，一進房門，只見那一個常來的江野湖，含笑先迎着說：老七，章總理他老人家早來了，叫我們好等啊。笑紅不理的，對他笑笑，笑紅回過頭來，只見章學孟總理坐在軟椅上，用手捋着嘴角邊，望上翹的鬍子，眯着眼睛，對笑紅嘻嘻的笑，笑紅解開斗篷上的絆扣，阿金走過來，正要接過去，替笑紅掛上衣架，章學孟腳快手快，站立起來，早把兩隻手伸了過來，在笑紅肩膀上輕輕的一提，脫了下來，順手就掛上衣架上。阿金笑道：這還了得！怎好教章大人替七小姐掛衣服？笑紅原是把背朝着章學孟的，轉過臉對他點頭笑道：總理大人，對不住！章學孟學着蘇州話道：勿要客氣，便握着他的手，拉他在身邊坐下，先問他那裏來？笑紅說是遊藝園來，接上章學孟問長問短，問個不了。阿金在旁邊插嘴道：章大人，你老人家很喜歡七小姐的，何不把他討了回去，好天天伺候大人。章學孟捋着鬍子道：你七小姐不嫌我年紀大嗎？阿金又道：什麼話？就怕沒有這樣福氣罷了。江野湖等了半天，沒有說話的機會，捉住這一個空子，連忙對阿金道：你剛才的話，正和我的意思……說時，把眼睛斜了過來，一面偷看章學孟的顏色。只見章學孟依舊沒有笑容，又接着說道：恰好和我一樣，總理是無可無不可的，但不曉得老七有什麼意思？沒有笑紅歪在章學孟懷

裏，用手摸着章學孟的鬍子道：我有這樣的福氣嗎？章學孟格格的笑道：不是你沒福，就怕我沒福。說着，忽然咳嗽起來，低頭一看，腳下是地氈，並沒有痰盂，想起來吐痰，笑紅又壓在懷裏，正在爲難，江野湖一眼看見，趕忙把茶几邊的銅痰盂，雙手捧着送到章學孟面前，放在地氈上。章學孟看見江野湖把痰盂端過來，只得在裏邊吐了一口痰。對江野湖笑着，點一點頭道：對不住。江野湖本來坐下去了，看見章學孟和他點頭，又連忙站了起來。垂着兩隻手，微微的彎着腰，滿面堆下笑來。口裏咕嚕了幾個字，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。直等章學孟回過臉去，和笑紅說話，他才坐下去。笑紅靠在章學孟懷裏，用指頭比着說道：今朝十七，明朝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。章學孟道：你算些什麼？笑紅坐了起來，皺着眉毛道：二十三，不是冬至嗎？我卻一點花頭還沒有着落，你說教人着急不着急？照理呢，請總理幫點小忙，那是不算一回事，不過早說吧？總理是有公事的人，未必把這點小事放在心裏，說了也是沒用，到臨頭來求你章大人呢？恐怕又遲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樣說好。章學孟笑道：你這話，我明白了。臨時找不着我，今天就要綁我的票，是也不是？阿金站在一邊笑道：章大人這句話，太言重了。七小姐是小孩子脾氣，心裏怎樣想，口裏就怎樣說，其實，除非大人不知道，知道還要說嗎？章學孟撚着鬍子微笑道：你真會說話，可惜現在女人還不能作官，要不然，我一定請你去當個祕書，專門招待議員，一定可以替我出點色呢。說着，回過臉來問江野湖道：他們這冬至節，還有什麼規矩嗎？江野湖站了起來，彎着腰道：是，照例是有點花頭的。章學孟道：你不要說這些專門名詞，到底是怎麼一個辦法？江野湖道：是，不過吃酒打牌而已。章學孟道：這也算不了什麼？回頭又對笑紅道：二十三那天，我是不能來的，恐怕風聲鬧出去了，很不合式。說着，在皮袍子裏一摸，笑道：看你的運氣，身上所有的，全給你，好不好？說時，掏出一捲鈔票，順手遞給阿金道：你算一算，有多少？阿金拿過去，當真算了一算，答道：共是五百二十五塊錢。章學孟道：零的給你買點東西吃，整的就算什麼我的花頭罷。笑紅和阿金聽見他說了這句外行話，都笑起來了。笑紅就借着這笑的時間，對章學孟道：謝謝總理。阿金也

眯着眼睛謝了一聲。章學孟卻只笑笑。這時，外面的老媽子送進一張局票來，阿金把鈔票望身上一插，接過局票，交給笑紅，笑紅看了一眼，望着桌上一扔道：回頭再說罷。章學孟道：有人叫你的條子，你是不是就要出去？笑紅道：不要緊的。章學孟道：老實告訴你，我並不是特意到你這兒來的，因為要到南城一個朋友家裏去吃晚飯，是順道來看你，現在到了時候了，就是你不出去，我也要走呢。笑紅道：總理果然有事，我們也不敢留。說着，伏在章學孟的肩膀上，對着他的耳朵，囁囁的說了半天。章學孟聽了，笑着只點頭，口裏不住唯唯的答應，慢慢的站了起來。阿金看見，早把他的黑呢大衣拿了過來，提着領子站在他的身後，章學孟一伸手將大衣穿上。笑紅走到他面前，又把大衣的領子給他理一理，一眼看見章學孟皮袍子領圈上的扣子沒有扣好，便伸出一隻手給他扣鈕扣，一隻手握着他的手，又輕輕的和章學孟說了幾句話。章學孟笑着答應道：好好！忘不了。這時，江野湖早站在房門口，章學孟走了過來，他一閃身子，讓他走了出去，才跟着後面走了。笑紅送到房門口，只照例說了一句再會，就不送了。回過頭來對阿金道：這騷老頭子來鬧了半天，把我一餐大菜就誤了，你去打個電話給賽仙那裏，你問問看回來了沒有？阿金答應着去了，一會兒來說：賽仙五小姐沒有回去。笑紅聽了這話，眼珠子一轉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自然沒有回去。阿金，你去告訴車夫，點上燈，我還要到遊藝園去。阿金道：剛剛回來，又去作什麼？笑紅道：你別管，我自然有我的事。阿金點着頭笑道：哦！明白了。笑紅道：明白了什麼？你說。阿金道：七小姐，你當真把我當傻子嗎？說畢，笑着去了。笑紅打開粉缸，重新撲了一點粉，披着斗篷，又走出來。坐上車子，不多一刻兒工夫，就到了遊藝園，買了票進去，一點也不用躊躇，一直就上新劇場。剛要進門，只見賽仙在水果攤子上買了一大包水果，正要往裏走，一眼看見笑紅，便道：啊！老七，你來了嗎？我正要打電話給你，問你來不來呢？說着，四圍一望，走到笑紅身邊，輕輕的說道：他送了我們兩個人一個包廂呢，就要開幕了，我們進去坐罷。笑紅也沒有作聲，只是微笑，便和他一路走進包廂去坐。這時，臺上的正戲，剛剛開場，黃夢軒在這齣戲裏，有幾幕戲情，是

女扮男裝，反串小生，反而顯出他風流瀟灑的本來面目，笑紅看得出神，對着臺上，眼珠也不肯轉。黃夢軒這個包廂，本來是送給賽仙的，而今看見笑紅也來了，更覺得歡喜，一進後臺，便在上場門，撕開一點佈景，在縫裏只望外看。看得正在出神的時候，肩膀上拍的一聲，被人拍了一下，猛然間倒嚇了一跳，回轉頭來一看，卻是楊杏園。黃夢軒道：你冒冒失失的拍人一下，幾乎嚇掉我的魂。楊杏園笑道：你的魂，還在身上嗎？照我說，還不知道在那個包廂裏呢？黃夢軒正在高興的時候，聽見楊杏園這樣說，便拉他到堆佈景的地方，一五一十，笑着把昨夜今天的事，和盤托出。楊杏園道：我勸你趁早收收心罷。這笑紅是南班子裏最歡喜搭架子的一個角色，得罪的人很多，人家正要找他的岔子，和他開心，你何必去作他的導火線？要仔細惹禍上身才好。黃夢軒還要說時，管幕的催他上場，他沒有說完，就上場去了。楊杏園一看，已經九點半鐘，要回報館去發稿子，不能等他下場，便到黃夢軒屋子裏去，就着桌上的紙筆，寫了五個字，珍重千金軀，下面註了一個杏字，楊杏園將字條寫完，壓在墨盒底下，便走了出去，一直就向鏡報館來。走進編輯部，只見駱赤化王小山已經在那裏編稿子，坐到本位子上去，面前已經擺了一大堆稿子，上面另外一張白紙，是舒九成留的字，寫的是：弟有事，必十一時以後來，稿請代分代發。但是一看桌上的稿子，已經分出來了，就是發稿簿子上，也謄了一大篇題目，大概也發出去了一批，他也不便問，便低頭理出面前的稿子，抽出幾條來編。只寫了幾行字，門房忽然送進一張片子來，說是有位老太太，要拜會經理，或者總編輯。楊杏園道：奇了，那裏來的老太太呢？便將片子接過來一看，那片子上印着許多官銜，第一行是前總統府顧問，第二行廣西軍政府諮議，第三行是世界道德會中國支會會長，第四行是婦女進德會會長，第五行是前湖南督軍署諮議，第六行是前廣東財政司顧問，第七行是華北婦女勸捐會會員，第八行是水災賑濟會勸股幹事，在這許多頭銜底下，印了三個字：甄佩紳。楊杏園笑道：原來是社長太太到了，這倒失敬，可是他這個來意，我是知道的，不是和我們來辦交涉的，我們也問不了這件事。便對門房道：你去說文

經理不在家。一句話沒有說完，只見一個旗裝的老太太，約有六十來歲，一直就闖進來了。楊杏園想道：這就是大名鼎鼎甄佩紳嗎？那老太太脅下來着，一大包紙捲，板着臉說道：那位是編輯主任？楊杏園正要說總編輯是舒先生，出去了。王小山卻站了起來，和老太太一點頭道：請坐，什麼事？那老太太道：那末，你先生是主任了。我是甄會長派過來的，有一件事和貴報打聽打聽。王小山道：貴會是什麼會？那老太太道：你們當編輯先生，講究是消息靈通，我們甄會長辦的會，不應該不知道呀！況且甄會長和文兆微還有那層關係呢？王小山被他一頂，倒頂得沒有話說。楊杏園便接住問道：請問你貴姓？那老太太道：我姓趙。楊杏園道：趙太太是代表甄先生來的嗎？老太太道：是的。說着，就在他那包紙捲裏面，找出一份鏡報，他把報鋪在桌上，用手一指道：我就是爲這段新聞來的。楊杏園一看，原來是一段社會新聞。上面說婦女勸捐會的捐款，用途不明。楊杏園道：照趙太太的來意而論，大概是這段新聞，不很確實，是也不是？那末，我們替貴會更正得了。趙太太道：更正不更正呢？那還是第二個問題，甄會長派我來的意思，就是問貴報這段消息，是那裏探來的？有什麼用意？楊杏園笑道：這是笑話了，報館裏登載社會新聞，那裏能够都有用意？至於來源呢，我們照例不能告訴人，但是這個消息，是通信社發的稿子，是很公開的，登載的也不止我們一家。趙太太就是追問出根源來，也不過是更正，這倒可以不必去問他。趙太太道：不是那樣說，你們貴經理文兆微，和我們甄會長的關係，原是沒有斷的。現在雖然沒有辦什麼交涉，將來總有這一日。甄會長怕你們的經理有意先和他開釁，所以派我來問問。這時，聽差早倒上一杯茶來，楊杏園將茶杯放在他面前，笑着道：請坐！請坐！趙太太便坐下了。楊杏園道：貴會的會址，現設在什麼地方？趙太太道：香港上海漢口的會址，都是五層樓高大的洋房，北京是今年才開辦，還沒有會址，不過借着甄會長家裏，和外邊接洽。楊杏園道：甄會長大概很忙吧？老太太道：可不是嗎？社會上因爲他有點名兒，凡是公益的事，總要拉他在內。楊杏園道：我很想找他談談，總怕他不在家。趙太太道：那他是很歡迎的，我們對門的馬車行，隔壁的煤鋪子，都

有電話，你只要一提甄會長，他就可以代送電話。一問，就知道在家不在家了。楊杏園道：甄先生的才幹，我是早有所聞，可惜在這種不澈底的民主政治以下，不能打破男女界限，不然，他倒是政界上一個很有用的人才。趙太太道：可不是嗎？楊杏園說着，在身上拿出一盒礮臺煙來，遞了一枝給趙太太，又在桌上找了一盒取燈，送了過去。趙太太把身子略微站起來一點，擦了取燈，坐着吸了一口煙，不像進來的時候，那樣板着臉了。楊杏園道：趙太太康健得很！貴庚是？趙太太道：今年六十三了。楊杏園道：竟看不出來有這大年紀，照我看，頂多五十歲罷了。趙太太不覺笑起來，說道：不中了，老了，眼睛有點昏花了，牙齒也有點搖動了。楊杏園道：趙太太和甄先生一定是很好的了，在甄先生一塊辦事，是很忙的，不是身體康健，怎樣辦得過來？趙太太道：也沒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，現在政府窮極了，沒有那個機關，不欠薪幾個月，募捐這個事，很不容易，甄會長也在打算另想法子呢。楊杏園道：有甄先生那樣的本領，那是很容易活動的，我就是丟了會務，另外找別的路子在政界上接洽接洽也好。趙太太道：不瞞你說，我探甄會長的口氣，卻是很願意還來和你們貴經理合作，一個是議員，一個是女界有名人物，那怕作不出一番事業來，無奈這位文先生把婚約總是一口不認帳，倒弄得甄會長沒有辦法。楊杏園道：果然能够這樣辦，倒也是珠聯璧合的一樁好事，可惜文君卻有家眷在北京，和甄先生有許多不便。趙太太道：那倒不要緊，中國的婚姻，原是多妻制，不妨通融的，只要算兩頭大就行了。楊杏園見他怒氣全息，編稿子要緊，就用不着再望下說了，心裏計算着，用眼睛側過去一看，見他放在桌子上的那一捲字紙，裏面有本帳簿，有一頁捲了過去，露出一行字，上面寫道：收到陳宅捐款三角。趙太太看見楊杏園的眼睛射在捐簿上，老大不好意思，趕緊站起來，把那一捲紙重新包了起來。說道：你們有事，我也不便在這裏攪亂，那一段新聞，費神更正一下。楊杏園道：那是自然，明天一準見報，請你放心。這位趙太太來的時候本是一團火氣，這時見楊杏園十分客氣，不好意思與報館爲難，也就只得走了。過了一會兒，文兆微自己也到編輯部裏來了，楊杏園道：兆翁，今天有

什麼特別新聞沒有？文兆微道：今天晚上，有兩個飯局，聽了笑話不少，真正經經的消息，倒沒有聽見。楊杏園笑道：你沒有聽見好消息，本館倒有好消息呢。就把剛才的話，從頭至尾告訴了他。文兆微道：這個東西，真是不要臉，我和他有什麼關係？我們不是外人，這一段歷史，我可以略為告訴你一點。當年我們在廣州的時候，他窮的無奈何，四處求人，好找點旅費，他因為探得先嚴是作過總督的，料定我家裏有錢，就搬到我一個人旅館來住，極力和我聯絡，指望敲我一筆錢。我明知他的來意，不能不防備他一點，就請了一個同鄉的議員，住在一個屋子裏，打斷他的念頭。偏是事有湊巧，有一天，這位同鄉有事到香港去了，又有個朋友，送了我兩瓶白蘭地。他得了這個機會，就跑到我房間裏來要酒喝，喝了酒，說是頭暈，倒在我牀上，就假裝睡着了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手上正學着抽捲煙玩，把手指頭將煙灰彈在煙灰缸子裏，拿起來又抽上兩口，呼着煙望着文兆微只是微笑。文兆微道：你以為我和他還有什麼關係嗎？咳！你不知道，他那一個粗腰大肚子，看見了已經教人豪興索然，加上他說話，滿口臭氣熏人，誰敢惹他？當時，我看見他睡在我牀上，十分着急，便打算走出去，誰知他一翻身起來，將門一攔，眯着眼睛，對我發笑，說道：那有客在屋裏，主人翁逃走的我被他攔住，沒有法子，只好在屋子裏陪着他，他就借着三分酒遮了臉，正式和我開談判，要和我結婚。我說：我家裏是有老婆的，要和你結婚，豈不犯重婚罪？他說：外面一個家眷，家鄉一個家眷，這種辦法，現在採用的很多，要什麼緊？說着，把裏外的衣服，急急忙忙脫了一個乾淨，就睡在我牀上，他說：我要不照辦，他就不起來。這一來，真急得我滿頭是汗，走又不是，不走又不是，只得和他說了許多好話，許了許多條件，他才勉強強把衣服穿起。從此以後，他逢人就說我和他有婚約，一直鬧到打官司。楊杏園道：他既然提起訴訟，當然有婚約的證據，那末，兆翁不是很辣手嗎？文兆微道：說來可笑，他的證據，就是在外面拾來的一個野孩子，便說這孩子是我和他養下來的。楊杏園道：硬說的辦法，這並不能算證據呀？或者面貌和身體上的構造有點相同，那末，勉強附會，方說得過去。文兆微聽了這話，把一張長滿了連鬚鬚鬚



子的臉，漲得青裏泛紅，伸着手只在耳朵邊搔癢。說道：他何嘗不是這樣說呢？他說：這孩子身上有一個痣，我身上也有一個痣，長在同樣的地方。其實，卻並沒有這回事，由官廳判決了，婚約不能成立。這時，我和他的事，已經一刀兩斷，誰知道到了北京，他又常常來胡鬧。楊杏園笑道：他既然甘心當如夫人，你又何妨歸斯受之而已矣？文兆微道：哈哈！天下也沒有娶三四十歲的人作姨太太的道理呀？說到這裏，舒九成回來了，說道：誰娶三四十歲的人作姨太太？楊杏園就把甄佩紳的事，略爲說了幾句。文兆微不願再往下說，便道：我還要到俱樂部去遛個灣兒。說畢，便出編輯部去了。舒九成笑道：天下的事，真有出乎人情以外的，像文兆微這樣的人，也有婦人愛上他。楊杏園道：人家那裏是愛他的人？無非是愛他的錢。舒九成道：文經理的錢那是更不容易弄了，你看八百羅漢裏頭，有幾個弄得像他這樣寒酸的？楊杏園笑道：真是的，只看他那一件大衣，捲在身上，已經是小家子氣，偏偏他還配上那一頂獺皮帽子，兩邊兩只遮風耳朵，活像切菜刀，真看着叫人忍俊不禁。舒九成道：他這頂帽子，還是特製的呢？我曾聽見他說過，是他尊大人皮外套子馬蹄袖子改的，他還誇他肚子裏很有些經濟呢！舒九成說出來了，大家一想，果然有些像，都笑起來了。駱赤化道：甄佩紳這個人的名字，我是早已如雷貫耳，至於和文兆微這層關係，我是今天才知道，我那條新聞發的倒有些危險性質，等着瞧罷！舒九成道：一個時代的人，只好說一個時代的話，我想早幾年的甄佩紳，是個大名鼎鼎的英雄，何至於這樣去俯就旁人呢？大家正談得高興，忽聽得窗子外嘩啦啦的一聲，大家都着了一驚。欲知發生何項變故，請看下回。

## 第十七回

### 目送飛鴻名花原有主

### 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



# 卻

說大家正談得高興之際，忽然聽見窗外一陣響聲，很是厲害。駱赤化便走出門去一看，只見他隔着窗戶說道：好大的雪，把樹枝壓下來一枝，倒在窗戶上了。楊杏園道：下雪了嗎？

我們只顧得在屋子裏做事，一點兒也不知道。舒九成道：「早下雪了，我回家時候，路上就有上尺深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快點完事罷，編完稿子，早點回家睡覺去。」說着，便把自己的稿子趕快編完，擡頭一看壁上的時鐘，已經一點鐘了。穿上大衣，走出大門，滿街已經雪白，看不見一個人影子。那雪又大又密，正下得緊，在電燈光下看去，像一條街上的房屋，都在白霧裏頭。四圍靜悄悄的，也不聽見一點響動。車夫把車子拉出門來，把階沿下的積雪，印了幾寸深的小槽，車夫也直嚷好大雪。楊杏園坐上車子，叫車夫去了前面的油布，藉着看看路上的雪景，一路之上，只見幾輛人力車，街上沉寂的，了不得。馬路地上的雪，除去中間有一條被車子和人踏成的槽溝外，兩邊的雪地，不見一點痕跡。店鋪的屋檐下，睡着無主的野狗，捲作一團。看見車子過來，擡起頭來望望，一點兒也不留意，仍舊把頭插進後腿裏頭去睡。料想裏邊房屋裏的人，都擁着又軟又暖的被服，也都睡得又甜又蜜的了。這時街上，萬籟俱寂，只有自己車夫的脚步聲，希瑟希瑟，一路響着。經過這條很長的馬路，就快到家了，只見雪地里裏有兩個人，並肩走了過來，電光底下，也看不清楚是什麼樣子。走到近邊，聽得裏面有一個人咳嗽一聲，那個聲音，很是耳熟。他仔細想了一想，竟是何劍塵的聲音，便冒叫一聲道：「劍塵！誰知果然是何劍塵，他便答應道：『是杏園嗎？』」楊杏園笑道：「是的，便叫車夫停住，自己跳下車來，何劍塵走了過來，兩個人都站在雪地裏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的車子呢？怎麼這個時候，在這大雪裏頭走路？」何劍塵道：「車夫請了假，我在報館裏完了事，在一個親戚家裏接一位朋友回來。因為街上雇不到車子，索性踏着雪走了回去，倒也有趣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這位朋友，卻也是個有趣的人。」何劍塵笑道：「我可以介紹給你談談。」這時，和何劍塵同走的人，正立在電燈杆子後面，隔着密密的雪陣，只見一個人影子，是個怎樣的人，卻看不清楚。何劍塵便叫道：「請過來，這位楊先生要請教你呢。」那人便走了過來，走到近邊，楊杏園一看，他身上穿一件短大氅，脖子上圍着一捲狐狸皮，頭上戴一頂絨線帽，卻是一位女人。楊杏園正在詫異，那人帶着笑音說道：「楊先生，好久不見。原來是何太太的聲音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呵，原來是嫂子女。」

大的雪，怎麼你也和劍塵一樣，在雪地裏走着，不怕冷嗎？何太太道：走得身上還發熱呢。楊杏園道：這夜深，從那裏來？何太太道：晚上在一個親戚家裏吃晚飯，接上又打了幾圈小牌，我是打算不回來的，劍塵在報館裏出來，偏多事跑去了，我只好跟着他一陣回來。一路之上，唧唧噥噥，他又有許多話說，惹得沿崗的巡警，都釘住我們望着，真是討厭。楊杏園道：我會館離這裏不遠，何不進去坐坐？何太太道：夜深了，兩個人踏雪玩，已經胡鬧，再要做客去，更不成事體了，過天再會罷。何太太說完了，何劍塵便扶着他在雪地裏走去。楊杏園也坐車回家，到了家裏，把大衣上的雪，站在階沿下，先抖了一抖，然後才進屋子，這個時候，外屋鐵爐子裏的火，已經滅了，爐蓋上放着一把銅水壺，摸一摸，也沒有一點熱氣。桌上的煤油燈，煤油已點乾了一半，燈心吃着充足的油，點着也不很亮。走進臥房，裏面越發冷冰冰的，鋪好棉被，自己倒上牀就睡。睡在枕頭上，只聽見那檐下的雪，被那迴風灑在窗子上，微微有點響。想起這種長夜孤眠的境況，作客滋味，和何劍塵夫妻的愛好情形，翻來覆去，那裏睡得着？剛一合上眼，一覺醒來，已是紅日滿窗，天已大晴了。披衣起牀，桌上放了有好幾封信，有一封信面上，卻是黃夢軒的筆跡，便先拆開來看，上面寫着：晚上七點，備有幾樣小菜，請來小園便酌，並有要事相商，請勿推卻。楊杏園想道：他又有什麼事和我相商呢？管他的飯，是沒有什麼大作用的，儘可以去吃的。到了晚上，楊杏園便到遊藝園來，赴黃夢軒之約，誰知除了他以外，並沒有約第二個人，楊杏園便問黃夢軒有什麼事，卻要專誠奉約？黃夢軒道：什麼事也沒有，不過請你來談談，因為你是個忙人，不說有事相商，你是不會來的。楊杏園道：既然這樣，我也不用客氣了，你請我吃什麼，你就趕快弄來，吃了飯，我去編我的報，你也好去演你的戲。黃夢軒笑着答應了，便叫他的用人老劉，在小有天叫了一個十錦火鍋，兩樣炒菜，又要了一壺黃酒，就在屋子裏吃。黃夢軒坐在楊杏園的對面，端起酒杯子喝酒，楊杏園一眼看見他手指頭上，帶了一隻亮晶晶鑽石戒指，在電燈下，只射出光來。便問道：這顆鑽石很大，怕要值七八百塊錢，你是那裏買來的？黃夢軒笑道：我那有許多錢買鑽石戒

指這是一個假貨，是我演戲用的，今天日裏帶上臺去，忘記取下來，所以還帶在手上。楊杏園道：你這話，簡直欺我是鄉下人了，你且拿過來我看看，到底是真是假？黃夢軒道：不用看，真倒是個真的，不過這隻戒指，並不是我的，借來帶兩天玩罷了。楊杏園道：我也知道，不是你的，但是你並沒有什麼闊的朋友，在那裏借來的呢？黃夢軒道：你不要小看人，我就不配認識帶鑽石的朋友嗎？楊杏園道：你說是誰借給你的？黃夢軒笑笑，端着酒慢慢的喝，只是不說話。楊杏園正色道：夢軒，不是我說你，我看你一面逛窯子，一面又和人家姨太太通信，實在向墮落的一條路上走，我把多年的同學關係來說話，希望你趕快覺悟才好。不然，輕而言之，北京這個地方，恐怕不許你站腳。重而言之，你這一生的希望，從此犧牲乾淨了。黃夢軒被楊杏園把話一激，漲得滿臉通紅，勉強笑道：你也不是泛泛之交，這話我當然可以告訴你，但是希望你緊守秘密。楊杏園道：倘若是不可告人的事，我當然守秘密，這個何消要你說得？黃夢軒回轉頭來，對門外望望，看見沒有人，才笑着對楊杏園道：那裏還有第二個？不是上次我和你說的那一位。楊杏園道：是笑紅嗎？黃夢軒笑着點點頭。楊杏園道：他是怎麼給你的？黃夢軒道：昨天晚上我到他那裏去，說起今天晚上的戲，是去一個闊人的姨太太，裏面有一幕戲情，一個鑽石的戒指，卻是戲的關鍵。他就問我：要是沒有鑽石戒指，這齣戲就不能演了嗎？我說：戲裏東西，那裏樣樣是真的？花兩毛錢在勸業場買個假的就行了。他就把手上帶的這隻戒指給我看看，笑着說：我借這個給你帶，好不好？我也笑着說：我借這個充假胖子，丟了你的，我可賠不起。他說：你只管拿去帶，真是丟了，我不要你賠。說着，他就拉着我的手，在自己手上，把戒指取了下來，套在我的食指上。楊杏園道：你昨天爲什麼跑到他那裏去？黃夢軒道：我告訴你，說的老實話，他已經請我吃了兩回大菜了，老哥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我要不去應酬他一兩個盤子，我覺得良心上的老實話，你這才是糊塗話呢，難道他聯絡你，還是爲生意起見嗎？我聽見說他做的熟客，有國務總理章學孟，有鐵路局長宋傳賢，章學孟出了一萬銀子討他作姨太太，他嫌章學孟老了，還不願意，他還愁着沒

有生意做嗎？黃夢軒道：你們新聞記者耳朵真長，章學孟要討笑紅的事，你們怎麼也會知道？楊杏園道：這個消息，也不知道人家說了多少次了，你又是聽見誰說的呢？黃夢軒道：就是笑紅自己告訴我的，他說他原不是下賤人，他的母親是廣東什麼海關道黃大人的姨太太，他就是黃道台嫡親的女兒，家裏不說幾千萬，也有好幾百萬家產，只因黃道台的正太太十分厲害，就把他母女逐出來了。他母親起初還安分，只把自己的首飾變賣着來過日子，後來變賣盡了，沒有法子，才把他押到班子裏來。這種事情，章學孟也知道，所以很想要娶他，但是並沒有正式談過。他嫌章學孟年紀大，倒也是實在的事。但是這樣總理客人，總是天字第一號的闊客，也不能得罪，將來章學孟果然提起，他只好把條件訂得苛刻些，等章學孟辦不到。楊杏園道：據笑紅自己說，他打算提出些什麼條件呢？黃夢軒道：他說，第一，除了還債以外，還要製一萬塊錢的首飾。第二，不能把他關在公館裏，要准他自由出來玩。第三，要章學孟用花汽車正式的娶了去。這樣的條件，除了第一條，章學孟或者可以強勉答應外，此外兩個條件，正是闊人兒最害怕的事，是萬萬辦不成的。本來笑紅也是大家出來的人，怎樣能够完全以金錢爲轉移呢？楊杏園笑道：什麼黃道台黑道台你聽他的呢？有一班妓女，專歡喜冒充闊人外室的兒女，裝裝自己的門面，其實，於生意土毫不相干，不過毀壞別人的名譽罷了。照我看來，就是要嫁給章學孟，人家恐怕也未必敢要？因爲章學孟的國務總理，雖然提出來了，還沒有通過兩院，倘若要幹這種風流韻事，報上登出來了，免不得人家攻擊，和同意案也有些影響呀。兩個人一面說話，一面喝酒，不覺得都吃飽了。黃夢軒臉上紅紅的，更有幾分醉意，把他手上的那個鑽石戒指，在電光底下看了又看，臉上不免露出一點笑容。老劉走過來說道：薛先生已經八點了，應該去化裝罷。黃夢軒一隻手端着杯，一隻手拿着筷子，向火鍋裏去夾菜吃。對老劉道：忙什麼？楊杏園看他那個樣子，很像醉了，更攔着他道：我够了，你也不要喝罷，不要誤了正事。便對老劉說道：你收了去罷。老劉會意，不等黃夢軒說話，便把酒壺和火鍋，一陣風似的收了過去。黃夢軒看見把菜收去了，正吃得

高興，這未免太煞風景，只得站起身去擦臉。這時，老劉早把桌子拾落得乾淨，鏡子，假髮，胭脂，香粉，蜜水，一二十樣化妝品，放在桌子上。就有個三十來歲的人，拿着梳子篦子進來，黃夢軒把皮袍子脫了，只穿件小毛絨衫子，坐在鏡子邊。那個中年人將假髮紮在黃夢軒頭上，就和他梳起頭來。楊杏園站在他後面道：你怎麼不到後臺去化妝？黃夢軒兩隻手扶着兩隻額角邊的假髮，對鏡子裏笑道：這就是名角的排場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見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，穿着一身短衣短褲，外罩青緞子嵌肩，梳着一條長辮子，擦了一臉的胭脂，很像一個大戶人家丫頭，他嘴裏啣着一枝煙捲，兩隻手提着褲腰，大踏步的走了進來，楊杏園倒爲之愕然。他進來了，對着黃夢軒放開大嗓子說道：小姐第二幕裏，我要不要跟着你？黃夢軒笑道：小阿妹，看你可像個樣子，我猜你又在院子裏撒尿了，是也不是？真是不顧公德。說時，又有一位中年婦人進來，好像一個太太，手上拿着一隻滴鴨膀，一路嚼了進來。也對黃夢軒道：我的小閨女，還沒有化好裝嗎？後面接上一個戴紅頂花翎，穿補服外套的人，手上拿一片假鬍子，說道：你看我這個老姘頭，死好吃，化了裝了，還要吃滴鴨膀，鬧的滿嘴醬油痕跡。就這樣接二連三的，男男女女擠了一屋子。黃夢軒道：你們自在點，好不好？我這裏還有生客呢。那些人聽了這話，一窩蜂也似的走了。只聽見窗子外面，滴滴答答的響。黃夢軒把腳一頓，喊道：這是誰？又在我窗子外面小便，我要罵了。就有一個人笑着答應：春絮先生，對不住，是我小拆爛污。黃夢軒道：小拆爛污，進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小拆爛污道：好！進來挨罵的，越說越遠，竟自去了。這時，黃夢軒的頭，已經梳起了。老劉又打了一盆臉水，放在洗臉盆架上。黃夢軒走了過去，先把手巾濕了，抹了許多香胰子，方才擦臉，臉擦好了，又把小毛絨衫子脫了，只穿件小單褂子。然後用蜜水將臉上脖子上，都抹了一週，又將兩隻胳膊，也都抹了。蜜水抹完了，方才擦胭脂粉，前前後後，對着鏡子，總照了十幾次。然後把下面的棉褲毛襪全脫了，身上穿着單褲單褂，赤着腳，才換上絲襪子，和夾的女衣。楊杏園看着搖搖頭道：這樣三九寒天，只穿這一點兒衣服，不怕冷嗎？黃夢軒道：怎樣不怕冷？沒有法子呀。這就叫做只要

僧，凍得跳了。楊杏園看他把裝化好了，笑道：我又長了許多見識，可惜我還沒有看見過你演整本的戲。黃夢軒道：你要有工夫，先打我一個招呼，我可以定個包廂送你。楊杏園道：不敢當，你的人情，留着送異性的朋友罷。黃夢軒聽他說了這句話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你隨我來，我請你看一件事。說着，便引楊杏園到後臺上場門邊，揭開一點兒門簾，先對外面張看，回轉手來對楊杏園只招手。楊杏園也湊到簾子邊，對外看，黃夢軒輕輕的道：你只看前第二排包廂。楊杏園看時，原來笑紅坐在那裏。和他同坐的，有個四十多歲的人，這個人小矮個兒，嘴上一點兒小鬍子，面前水果瓜子碟子，擺了幾十碟。笑紅正啣着一根煙捲，望着臺上，那鬍子便擦了一根取燈，和他點着，笑紅吸了兩口，呼出來一口煙，將兩個指頭夾着煙，反過手去，伸到那鬍子邊去，那鬍子卻恭而敬之接着，拿去抽。楊杏園問道：這鬍子是誰？黃夢軒道：這就是笑紅一個大錢櫃子鐵路局長宋傳賢，你不是提過的嗎？楊杏園道：我只聞其名，卻未見其人，今天一見，可信話不虛傳了。黃夢軒道：今天這個包廂，我本來要送給笑紅的，他卻告訴我，昨天宋傳賢在家裏打牌，花了八百多塊，不能不應酬他一下，請我原諒。我說：你要到遊藝園來可以，可別來看新戲，我看見你和闊老坐在一處，就有點兒相形見絀了。他笑着說：好好的醋勁，人家約定了我看新戲，也沒有法子呀，我這樁事，實在對你不住。他現在答應我在瑞蚨祥扯一百塊錢的衣料，我轉送給你好不好？我當時雖沒有答應要，大概送我送定了。楊杏園聽了黃夢軒的話，看着包廂裏面那位宋局長，還是得意洋洋的，有兩個穿了軍服的差役，跑進跑出，在包廂裏伺候。笑着對黃夢軒道：這就是花錢的大爺們……黃夢軒將他衣服拉一拉，楊杏園會意，也就沒有望下再說。自己一看手表，已經有九點鐘了，便說道：我要回去了，明後天再來看你。最後，我要勸你一句話，包廂裏那個人，你要疏遠一點才好。黃夢軒也笑道：你放心，決計沒有什麼禍事，過幾天，我還要教他請你呢。楊杏園見他執迷不信，也沒有法子，只好慢慢勸他，就自行回去了。到了次日，楊杏園本來想去找黃夢軒，無奈寒風凜冽，天氣太冷不能去。加上這個時候，文兆微的太太又因肺病死了，舒九

成代理了文兆微的職務，楊杏園多少要忙一點，晚上便沒工夫去逛，整個星期，不能上遊藝園去，他很掛念黃夢軒的事。這天下午，是文太太的頭七，他前去弔孝，一面想在那裏會着舒九成，商量晚上告半晚上假。誰知舒九成一早來弔過孝走了，他正在和文兆微閒談，只見甄佩紳帶着兩個大腳老媽，帶了一副弔禮，跟踉蹌蹌的走了進來。走到堂屋中間，他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有情有義賢德的老姐姐呀！你就捨得丟了妹子去嗎？」文兆微看見甄佩紳進來，早就慌了，扯腿便往上房走。甄佩紳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「文兆微，你好狠的心，氣死了一個，又要氣死一個嗎？你何必躲開？我們老夫老妻，還能反一輩子的臉嗎？說着，在弔禮裏面，取出一副輓聯，指揮那兩個大腳老媽，在東西兩邊壁上掛着，自己便站在文太太的靈前，深深的鞠了三個躬，回轉頭來，對那兩個老媽子道：「這就是我們家裏，你們可以進去見見老爺。這個時候，文兆微真急了，便叫人把楊杏園請到上房裏去，跳腳道：「這東西有這樣不要臉，硬找上門來，怎樣是好？就請你老哥代表我和他接洽，請他出去，倘若少個十塊八塊錢用，說不得了，我也可以送他。」楊杏園說道：「別的事，好代表，這個事那裏能代表你呢？」文兆微拱拱手，勉強笑道：「這便便宜，你儘管去估，我是不在乎的。」楊杏園也笑了，便走到前面，和甄佩紳點了個頭，先打招呼，說道：「貴姓是甄佩紳？」甄佩紳道：「你先生和兆微是什麼關係？」甄佩紳道：「不認得我嗎？」楊杏園就告訴了自己的姓名，又說明是文兆微的朋友，便把文兆微的意思略略說了一點。甄佩紳道：「不瞞閣下說，我們年青的時候，作事孟浪，誤解了婚姻自由，和兆微有一段戀愛上的關係。誰知他，說着，把手對靈堂上文太太的遺像，一指道：「已經早有這一位的了。閣下想想看，我們是主張男女平權的人，那裏能够受人家這樣蹂躪？動起氣來，本當和他拚個你死我活，偏偏又添了一個小孩子，牽制住了我，只得忍住一口氣，和他只留個名義上的夫妻，各幹各的事。幾年來，有許多人和我求婚，我爲留着他的面子，都不肯答應，自己只一門幹社會事業。去年到美國去遊歷，有一個華僑，有三百多萬的家產，他慕我的名，向我求婚，希望我和他作一番事業，我臭罵了他一頓，說他渾身銅臭氣。這一來，是我脾氣高



傲，二來，也是我這個人一點情呀。我這樣待他，總算不錯，現在老姐姐死了，我們婚姻上的障礙已除，我當然要回來，他怎麼躲着不見我呢？楊杏園道：他不是不見甄先生，因爲一見了面，怕言語上要發生衝突，所以叫兄弟轉達一番。不知道甄先生有什麼意見？甄佩紳道：我沒有什麼意見，這位老姐姐既然去世了，他丟下大大小小許多男女孩子無人照管，很是可憐，我特意和他商量，情願來和他管這個家。我的會務，就讓他去辦，實行合作起來，豈不是好？我完全是一番好意，他不要誤會了。楊杏園道：這話固然不錯，但是……甄佩紳攔住道：不用說了，事到今日，他是推諉不了的。我不認得他的時候，是個處女，他還我一個處女，我就不找他。楊杏園看見他說出這種話來，也沒有法望下再說，一路搖着頭走到上房告訴文兆微，請他自己出馬。文兆微說：不要緊，我已經有辦法了，你再到前面去看，就知道了。楊杏園再到前面看時，只見兩個穿巡警制服的，正在和甄佩紳大辦交涉，甄佩紳大聲喊道：叫巡警來，就能壓制我嗎？你們總監和我也有交情，前天我爲會裏的事，到他公館裏去找他，他請我在客廳談了半天，丟了公事都沒有去辦。後來我出來，他送我到大門口，看見我上了汽車，他才進去。你們不講理，到我家裏來管我的閒事，我不能答應你們，我非告訴你們總監不可。夫妻反目，本是家常小事，犯了你們違警律那一條？你們管得着嗎？他這一說，把那兩個巡警全嚇楞了，弄得說既不好，不說又不好。有一個巡警說：我們原不是自己來的，是文先生叫我們來的，你既然這樣說，我們且去問問文先生，看他怎樣說。這兩位巡警碰了一頭大釘子，就來找文兆微。文兆微跳腳道：你聽他的話，他是我什麼太太？就把自己在廣東的事，略爲說了一番。說道：你們不信，我家裏現成的證據，他這個賴婚的婚約，早被官廳駁斥掉了，勞你二位駕，再去勸他，他若不走，說到這裏，接着低低的說：如此如此，就行了。兩個巡警聽着這個話，接着去了。甄佩紳正在那裏好不耐煩，口裏嚷道：我明天見薛子衡，我要和他談談理，是不是縱容他手下的巡士闖入人家住宅？他非請酒道歉，我是不能答應的。巡警便說道：甄先生你不要亂鬧了，我們是有來頭的。現在文先生對我們說，你和他

的婚約，早有官廳的案子解決了的，並沒有什麼關係，你還是自便的好。甄佩紳道：你們少管閒事，要不然，我打電話給你們總監。兩個巡警聽了這話，面面相覷。甄佩紳越發得意，口裏說道：這還了得！我非去找警察總監不可。他正在這裏說，壁上的電話鈴，果然響了。文兆徵家裏的人，前去接電話，問是那裏？問過之後，對兩個巡警道：是你們區裏來的電話。一個巡警就走過去接話，答道：是！又道：這位甄先生還在那裏，他說和我們總監有交情。呵！就請他到區裏來嗎？呵！再送到廳裏去，大概不用得再來人吧？是！電話掛上，巡警便對着甄佩紳說道：你先生若願意和我們總監去說，也很好。剛才我們區長打電話來，就請甄先生和我們先到區裏去，再到廳裏去。甄佩紳見他這樣說，倒楞住了。說道：這一點兒小事，我沒有工夫和你們上警察廳。巡警道：你先生不去也行，不能再坐在這裏，我們就可引回區長，說你已走了。要不然，區裏再派人來，那就非去不成了。那一個巡警道：甄先生既然認識我們總監，也好，我們就可以打個電話給總監，請總監和甄先生說話。說着，就要過去打電話。甄佩紳道：不用我自己找他去。說着，便和那兩個大腳老媽子道：走罷，我們到薛總監公館裏去，回頭再和他們來算帳。說着，出了大門，在街上雇了兩輛破膠皮車，逕自回家去了。

## 第十八回 私語膩閒人情何綿密 良宵留蕩子鄉本溫柔



### 這

裏巡警見甄佩紳走了，一想沒事了，也就辭了文兆徵出去。楊杏園在一旁，也就看得呆了。這時，他才想起來甄佩紳進來的時候，掛了一副輓聯，卻忘了賞鑒。擡起頭來一看，他那上聯寫着是：想姊勤儉相夫，擔任了婦女局部問題，非無成績。何期中道嗚呼，打破合作下聯是：愧我艱難爲國，未盡家庭完全責任，空有精神！只怕前途黑暗，尙要犧牲！上款落道：謝氏大姊千古！下面是：同閨妹甄佩紳九鞠躬。他想了一想，這副輓聯罷了，這同閨兩個字的名詞，卻是生僻得很，是出在那裏呢？難道就是共事一夫的意思。

嗎？又想到：大概是如此，不然，也沒有解。晚上到了報館裏，他把這個問題說出來，大家都以為他猜度的不錯，少不得說笑了一陣。楊杏園因想起日裏的事和舒九成商量，請他多作一點事，自己請半晚上假。舒九成道：後天就是冬至，我們要休息一天，你有事留到後天辦罷。楊杏園還要商量，恰好聽差進來，說：九號俱樂部，有位程議員請舒先生過去，有要緊的話商量。舒九成不知道什麼事，忽忽忙忙，便由院子走過俱樂部來。走到議員談話的室裏，中間擺着麻雀場面，有四個議員正在那裏打麻雀牌，大概沒有人找他。走進裏面屋子，只見一個叫程國寶的議員，正在那裏躺着燒鴉片煙，一頂小瓜皮帽，被他的頭擦歪着在一邊，鴉片正吸得有味。他看見舒九成來了，說不出話來，眼睛望着他只轉，是在招呼他的意思，嘴對煙槍，囁都囁都只吸，一隻手捧着槍，一隻手挑着煙斗上的煙，趕緊的望眼裏塞，煙吸乾淨了，他緊閉着嘴，歪戴着帽子，爬起半截身子，搶着把槍放下，拿起煙盤子邊的茶壺，就着壺嘴，搶着喝了兩口茶，鼻子裏的煙，噴霧似的出來。他這才換了一口氣，把夾着煙籤子的手，指着舒九成道：請坐，請坐。舒九成道：聽差說，程先生叫我來有要緊的事，是不是？程國寶道：是的，我有一條最重要的新聞，送給你們登。舒九成道：是那方面的新聞？程國寶聽了，便在身上掏出一個皮夾子來，在皮夾子裏面，尋出一張紙，遞給舒九成道：新聞就在這上面。舒九成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張八行，上面楷書了一條新聞，前面的題目，是明日衆院選舉教育委員長之趨勢，題目旁邊，密密層層，圈了一大串雙圈，大題目之後，另外一個小題目，是以程君國寶為最有希望。後面的新聞說：

明日下午二時，衆議院議員教育委員會委員十八人，在小議場選舉委員長。據一般人推測，以程議員國寶為最有希望。程議員學識優長，學貫中西，天文地理，諸子百家之言，無書不讀。總統總理對於程議員，均特別賞識，時時召入府院，商議國事。程議員最近曾作七律四首，為總理壽，尤傳誦一時。故議員多相推重，力主選程議員為教育委員長。記者昨曾晤程議員，詢以此事確否？程議員正在讀易經，研究卦爻至理，當

時一面閱書，一面答記者曰：本人絕無競爭委員長之心，若果同人推許，則服從多數，亦當勉就。並謂若果當選，對於教育事件，必極力提倡，以答同人之盛意云云。程議員虛懷若谷，好學不倦，記者深盼議會諸君，貫徹主張，一致投程君之票也。

舒九成看了，問道：就是這一段稿子嗎？程國寶道：這是很好的新聞，我不肯告訴別人，特意留着在鏡報上發表的。舒九成不便推辭，便將稿子揣在身上。程國寶道：明天早上，一定可以見報的了。舒九成用鼻子哼着答應了一聲，便走到外面屋子裏來看打麻雀。程國寶又追了出來，拉他到一邊說道：我剛才還忘了一句話，這段新聞，都要用大些的字印出來。舒九成道：那是自然。程國寶才放下心，抽大煙去了。舒九成看了一會打麻雀，仍舊回轉編輯部來，把剛才的稿子給大家一看，大家都笑了。到了次日，程國寶見報上沒有登出來，氣得什麼似的，寫了一封信給鏡報館，說他們太不懂交情，不說別的，開幕的時候，曾送你們一大包湖南筆，這個人情就不小，難道忘了嗎？舒九成因為九號俱樂部的議員，常要供給些消息，不使得罪他，到了晚上，又去敷衍程國寶一次，並且答應把他送給總理的四首詩，給他在次日報上文苑欄登上，程國寶一口氣才咽下去。這日，正是冬至節，休刊一天，晚上舒九成打電話給楊杏園，約他玩去。楊杏園道：玩我是贊成，你既不懂戲，又說看電影沒趣味，上那裏去呢？舒九成道：洗澡去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洗澡並算不得消遣，何必要趕着今天休息的日子？舒九成道：我每次出城，總想找個地方玩玩，結果，東也不好，西也不好，又不願空跑一回，還是洗一個澡回去。所以我今天決定了，逕自去洗澡，洗了澡，我們再找地方玩去。楊杏園也答應了，就約在西昇平相會。不到一個鐘頭，兩個人都到了西昇平，談談話，洗過澡之後，還只有九點鐘。舒九成道：時候還早，我們到那裏玩玩去。楊杏園道：有是有個地方，我不願帶你去。舒九成道：逛胡同嗎？我聽見說，你近來在這裏有個熟人，何不帶我去看看。楊杏園道：你還是沒有破過戒的人，我要帶你去了，這個風流罪過，可是不小。況且你是快要結婚的人，將來你的夫人知道了，

說我引誘好人，破壞你的貞操，我跳到黃河裏去，還洗不清呢。舒九成道：不要緊！不要緊！我們豈是那樣怕老婆的人？況且人生在世，這個裏面，也應該去見識見識。楊杏園本有些興味了，經不得舒九成再三的要求，只得和他一路去。走出西昇平園。楊杏園擅自作主，叫舒九成的車夫和自己車夫，都拉車回去。他和舒九成由這裏走進石頭胡同去。這一來，正中舒九成的下懷，心裏不由得誇揚楊杏園是解人。走到石頭胡同口上，舒九成站住了腳，笑道：當真去嗎？改日再來罷。楊杏園道：這有什麼難為情的？頭一回闖過了，以後就不成問題了。舒九成笑着，就跟了他走，還沒有走到十幾步路，頂頭就碰見部裏一個祕書兩個參事，一路笑嘻嘻的說着話過來。他們看見舒九成，把手扶着帽子，點了一個頭，斜着眼睛望着他，都微微的笑了一笑。舒九成本想裝做不見，見人家已經招呼了他，只得笑道：你們上那兒？我和一個朋友，由這裏上新世界去。他三人也沒有說什麼，笑着去了。走到南頭，剛要由陝西巷口，轉進韓家潭去，一乘汽車，被人力車攔住，停在路上，裏面坐着兩個人，看見舒九成，卻不住的和他點頭。舒九成見了，也點了一點頭，三腳兩步，便走過去了。楊杏園跟了上來，問道：什麼事？跑的這樣快？舒九成埋怨道：到底在那裏？老在這裏走什麼意思？真是騎牛撞見親家公，接連碰見好幾班熟人，我只裝着沒看見，怪難為情的。楊杏園笑道：所以君子不欺屋漏，壞事是做不得的，你剛才碰見的那位祕書，我也知道，他是一位滑稽家，作興他造出謠言去，故意使你那位……舒九成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有地方去沒地方去？我要回去了。楊杏園用手一指道：哪個！那個門就是。說着，二人便走進松竹班去。舒九成到了這時，要表示他不是初來，也就大步的走了進來。梨雲正在外面過廳裏打電話，看見他們來了，笑着點點頭，一路走進房去。舒九成見梨雲穿一件銀杏色的旗袍，周身滾着蔥綠色絲邊，梳着光滑的長辮，雪白的臉兒，倒覺得很是淡雅。自己平生是最討厭妓女的，如今見了，竟覺得很有些動人的地方。梨雲看見舒九成是初來，照例應酬了幾句，舒九成竟對答如流，絲毫沒有難色。楊杏園看見，未免笑了一笑。梨雲道：你笑什麼？楊杏園道：你過來，我告訴你。梨雲走過去，一

挨身坐在楊杏園身邊，兩隻手就握着他的手，耳朵靠近他的嘴，舒九成看了，不覺心裏詫異起來。心想，楊杏園是謹訥之士，如何這樣放蕩？再看梨雲聽着楊杏園說話，眼睛卻瞅着自己，笑着搖搖頭道：「我不肯信。他耳朵上那兩隻寶石耳墜子，也搖個不定。」舒九成明知一定是說自己破題兒第一遭的這句話，他卻只裝不知道，笑着嗑瓜子。這時，梨雲屋裏並沒有旁人，梨雲便對楊杏園道：「你真不會替我圓謊，我今天並沒有打電話給你，你跑來做什麼？」楊杏園道：「你這話裏有話，我就不該來嗎？」梨雲道：「你想想看，今天是什麼日子？這時，楊杏園才想起來了，今天是冬至，正是要做花頭的日子，自己糊裏糊塗，就跑了。」笑道：「這也不算什麼？我是兩個人，萬萬不能打牌，吃一桌牌飯，開銷二十幾塊錢得了。」梨雲道：「你這個錢，未免花得冤枉了。前幾天爲了這個事，我也曾和媽媽商量過，我說：『不久的日子，已經請你作了一個花頭了，這回似乎不好意思，再來麻煩你。』況且聽見說，這兩天你到南邊去一回，在這個時候就是約你，恐怕也是要推辭的。他也很以爲然，誰知你偏自己撞了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蒙你體諒，感激得很，這樣說來一定是『有花頭了』。怎樣還不見動靜呢？」梨雲道：「原來約的是十一點鐘，還早啦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這個樣子，竟是酒局，不是牌局了，好紅的清倩人啦。」梨雲聽了這個紅字，真個臉上一紅。楊杏園又問道：「你的媽媽呢？」梨雲道：「買東西去了。」這句話說完，便問楊杏園和舒九成在那裏來，又問在那裏吃晚飯的？楊杏園一邊和他說話，一邊看他的態度，今天很不自然，不像往日那樣活潑潑地，卻疑他身體不舒服，便握住他的手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我看你好像不舒服似的。本來是一句無心話，誰知梨雲聽了，臉上又是一紅，眼睛裏涵着兩包眼淚，幾乎要掉下來。楊杏園看了，更爲疑惑，逆料這裏面有文章，只因舒九成是初次來的一個人，不便當面追問梨雲，便把話支吾過去了。他看梨雲那個樣子，格外找些話說，常常勉強露出笑容，十分不安，好像並不希望他在這裏。想道：「我不如做一樁痛快事，走了罷。」過了今天，再來問他也不遲。便對梨雲道：「我就依你這話，今天模糊過去，趁老的不在這裏，我要走了。」梨雲道：「怎樣你就要走上那兒去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今天我在這裏，你有許多不便。他

本是一句玩話，把梨雲卻頂得沒有話說。舒九成在一邊坐着，看見他們絮絮叨叨，糾纏不清，真個墮入五里霧中，莫明其妙，望着只是笑。楊杏園見自己把梨雲抵得沒有話說，便搭訕着向舒九成笑道：你看我們辦的是什麼交涉？舒九成道：除了你們自己知道，別人怎會明白？這幾句話益發中了梨雲心病，笑道：你兩人說話，就像打啞謎似的，難道喝醉酒來了嗎？楊杏園聽了，對他笑笑，自己便在衣服架上，把大衣取下來穿上，舒九成也要過來取大衣，卻被梨雲擋住，梨雲道：瞧我罷。先在架上取過大衣，提着後身，讓舒九成穿上。舒九成道：不敢當。梨雲站在面前對他一笑，說道：不要客氣。舒九成當真穿上了，梨雲替他整了一整大襟，低聲道：沒有事，請過來坐坐。舒九成從來沒有經過這種風味，見梨雲這樣和他氣客，不覺受了一種奇異的感觸。這時楊杏園走了，他也只好跟着出來，走出大門，楊杏園笑着問他道：你這總算長一回見識了，覺得怎樣？舒九成笑道：我以為這裏總是活地獄，誰知裏面的陳設，比我們自己住的屋子還好。楊杏園道：活地獄也有，不過不在這個地方，難為你，你竟不像是初次進門的。舒九成笑道：你那裏還有楊杏園道：怎麼你倒逛起興趣來了嗎？聽你的口氣，卻有還想走一家的樣子呢？舒九成道：不是這樣說，你不是天天要請我參觀嗎？怎麼走一家就算了？楊杏園道：你不知道，熟人我只有這一家，爲了你，再去找一家生的，花了錢，還一點意思沒有。等我明日找朋友，再陪你逛一天，好不好？舒九成道：時候還早呢，就回家嗎？楊杏園道：這裏到遊藝園路近，何不到遊藝園去，轉一個灣兒？舒九成卻也同意，兩人便到遊藝園來。走到票房門口，只見一大羣賣報的小孩子擁着在一處，劈劈拍拍在那裏鼓掌。口裏喊道：瞧大腦袋呀！瞧大腦袋呀！楊杏園看時，只見一對五六十歲的老夫婦，像個闊主兒的樣子，在前面走着。後面跟着兩個女僕，提着茶壺煙袋之類，另外兩個穿制服的護兵，一個背着一牀棉褥子，一個護兵身體高大些，手上卻抱着一個人。這個人的身體，也不過三尺來長，手腳都和十歲的男孩子差不多，惟有脖子上那顆腦袋，異乎尋常，足有成人的兩倍那樣大。看他臉色，年紀當在二十上下。他頭上沒有戴帽子，露出一頭又粗又黑

的頭髮樁子，前面額頂，突起一個鵝公包，足有兩三寸高，四五寸長。眼睛凹了下去，睜着銅鈴似的，四面亂望。一張闊嘴，口涎只由嘴角邊直流下來。他下半截身子，被人抱着，上半截身子，卻爬在護兵的肩膀上，兩隻手搭在那護兵背後，麵條兒似的直擺，卻隨着兩位老夫婦進去了。楊杏園舒九成二人一路跟着，就看了去，只見那護兵已經把他背進坤戲場臺下包廂裏面去了。楊杏園道：「這不知道是那家造孽，養出這樣的怪物？」舒九成道：「這人你都不知道嗎？前面那個老頭子，是一個鼎鼎大名的名流，他還作過一任總理呢。這個怪物，就是他養的，生了一個大腦袋，渾身的軟骨頭，今年三十歲了，還不能走路，吃飯穿衣，沒有一樣不要人伺候，你別看他怪像，他還是個戲迷，常常要人抱他進戲園子看戲，他老頭子以慈善起家，就蒙天賜了這個活寶。楊杏園道：「你說的這個人，我明白了，他這個慈善家，是最近六七年成名的，若是在生這個大頭少爺之先，就是這樣作好事，或者可以生個成樣子的出來，也未可知。舒九成道：「他這好事，雖然沒有落到好兒子，可是發了財，老天爺也算不薄待他了。楊杏園道：「我倒要去瞻仰瞻仰，看看這位貴公子怎樣看戲說着，也走到包廂面前來，只見那個大頭人，坐在一個中間的包廂裏，椅子上墊着一個厚厚的褥子，他卻歪躺在褥子上。他一隻手拿着一塊又大又厚的雞蛋糕，一隻手拿了一個大蜜橘，翻着兩隻眼睛，只望着臺上。這時候，臺上正演的是一齣雙搖會，兩個花枝般的花旦，正在臺上賣弄風情。這位大頭少爺，看的呆了，眼睛笑得成了一條縫，口角上的白涎，牽絲般的流了下來，把衣服大襟，濕了一大片，別個包廂裏的人，大家放着戲不看，都看這個活寶。楊杏園笑道：「從前我聽見人說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是一句譬喻的話，如今看來，卻真個實有其事了。說着，兩個人走出坤戲場，在裏面轉了一個灣兒，到處人都是滿的，沒地方立腳。舒九成道：「許久沒有上遊藝園，很想來玩玩，來了，又覺得樣樣還是天天那一套，沒有什麼趣味，我還有事，不能陪你在人叢裏亂鑽，要先回去了。楊杏園知道舒九成在歌舞場中，是個十足的門外漢，也就隨他回去。自己一個人，便向新戲場後臺，來看黃夢軒。黃夢軒正穿了一件藍華絲葛小緊身



兒，面前擺了一臉盆水，他摸了滿臉的胰子沫，閉着眼睛，用手在那裏擦臉上的胭脂。看那個樣子，他是已經卸了裝。他洗去臉上的胰子，睜開眼睛，看見楊杏園來了，說道：「你來得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」笑紅他再三再四約我今天晚上去一回，恐怕有什麼事。我一個人去，老實說，容易教後臺的人疑心，我有些膽怯的。你若能陪我去，我就可以放寬心出這遊藝園的大門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這個我辦不到，將來人家知道了，還說我跟着學你拆白呢。」說着話，黃夢軒把衣服穿起來了，比着大衫袖，對楊杏園左一個揖，右一個揖，硬要楊杏園陪他去。楊杏園被他逼得沒有法子，只得和他一路去。黃夢軒把帽子戴上，前帽沿都蓋在眉毛上，又把大衣的領子往上一扶，遮住了兩邊的臉。人要是沒留心，當真看不出他是誰。雇了兩輛車子，一會兒就到了聚祿院。黃夢軒先走了進去，楊杏園在後跟着，黃夢軒到底沒有經驗，一直便往笑紅屋子裏直闖進去，毛夥趕緊搶了過來，將門一攔，說道：「請別的房子裏坐。」黃夢軒睜着兩隻眼睛，莫明其妙，楊杏園走上來，將他衣裳一拉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別進去，裏面有人。」黃夢軒一聽，果然華拉華拉裏面有又麻雀牌的聲音，這才心裏恍然，縮住了腳。毛夥便把他們引進了旁邊的一所廂房裏面，黃夢軒剛落坐，只見笑紅房裏人阿金走了進來。看見黃夢軒，用手指對他點了幾點，抿着嘴笑。黃夢軒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阿金道：「我笑我的，你就不必問。」說着，走近身來，又笑道：「你這個樣子，真是一個大小姐。」黃夢軒道：「怎樣是大小姐？」阿金將手一摸黃夢軒的臉，說道：「胭脂還在臉上呢。」黃夢軒握着他的手道：「老七呢？」阿金道：「房裏有一桌牌，就剩這牌了，等牌完了你再過去，請你坐一下。」說着，阿金先去了。這晚鐵路局長宋傳賢，在笑紅房間裏打牌，只四圈的工夫，輸了一千六七百，四圈打滿，正是黃夢軒來的時候。宋傳賢因為交通總長已經在廣德樓包了廂，約他看尙小雲的白蛇傳，不敢不到，輸了也來不及班本，他就算了。那阿金的助手劉家裏，點一點頭錢，有六百多塊。正想向四個打牌的「開半掩的雀」了，在笑紅耳朵邊說了兩句話。笑紅把眼睛對他一溜，笑道：「曉得。宋傳賢道：你們又搗什麼道？是聚祿家笑紅定的嗎？」楊杏園說：「這房弄得糟得很，請宋局長到北屋子去。」

坐坐，休息，休息。宋傳賢道：很好，找個公包，足有兩三寸高，四五寸長。眼笑紅聽他這樣說，和阿金一陣風也似的，便把宋傳賢局長送到北屋子裏去了。阿金截身子，被人抱，去對黃夢軒招招手，把他引進屋裏來，楊杏園也只得在後跟着。笑紅殷勤招待，自不消說，那一雙眼睛就像閃電一樣，由黃夢軒頭上到腳底下，看了一遍，笑着問道：你怎樣來得這麼早？黃夢軒道：我因為不敢在你面前失信，請了半天假來的。笑紅對他瞅了一眼，把嘴一撇，笑道：我不相信！說時，笑紅轉過右邊那六扇繡花圍屏裏面，黃夢軒也跟了過去，一看裏面，是一張鏡桌，一扇鏡櫥，一張鋼絲牀，黃夢軒隨身坐在牀上，伸了一個懶腰，倒下去，用手拍着枕頭道：這也不知那個臭男人的腦袋枕過了，這一股子汗氣。笑紅正對鏡子攏頭髮，回過頭來道：你不要瞎說，哼！我這個枕頭，恐怕不是臭男人枕得到的呢。黃夢軒聽了，便跑到笑紅身邊，嘻皮笑臉的，在耳朵邊說了許多話，笑紅將他的手一捏道：我自有辦法，你不要胡鬧，仔細小流氓敲你的小竹槓。這時，楊杏園坐在外面，彷彿聽見小流氓敲竹槓，倒嚇了一跳，便隔着圍屏問道：誰敲竹槓？笑紅黃夢軒一齊走出來，笑紅道：不相干，我們說笑話。阿金倒了一玻璃杯白開水，遞給笑紅，就近對他使了一個眼色。笑紅會意，對黃夢軒道：你坐一會，我就來，便走出去了。一會兒工夫，笑紅進來，在阿金耳朵邊說了幾句話，阿金望着黃夢軒，點頭笑道：曉得，便拿了縐紗圍巾，圍着脖子出去了。笑紅伸手在褲子裏口袋裏一摸，拿出一大捲鈔票，揀了一張五元的，扔在瓜子碟子裏，便對楊杏園道：對不住，請你和阿黃在此坐一會兒，我去應酬幾個條子，就回來的。說畢，忽忽去了。笑紅走了，劉家裏便由外面走了進來。黃夢軒道：我一進屋子來，就沒有見你，你從那處來？劉家裏道：你還說呢？爲了你來，把一桌客，全轟到北屋子裏去了。七小姐把人家丟在那裏，問也不問，我只好在那裏敷衍一陣，剛才纔去呢。七小姐是小孩子脾氣，喜歡白相，你不能不由他，要不然，他就放到頭去睡覺，什麼事也不問呢。黃夢軒笑道：我聽見說，老七不嫁給宋局長，就要嫁給章總理，他闊起來了，你們也就好了。劉家裏道：什麼稀奇？七小姐是不願意作姨太太的呢。老實告訴你，今天就是宋局長在

這裏打牌，輸了一千多，你來了，這屋子就讓你，這個樣子，七小姐能嫁他？楊杏園聽了，扯扯黃夢軒的衣襟，低低的說道：這是烏龍院宋江說的話，教花錢的老爺們寒心哪。黃夢軒也笑了。劉家裏看見碟子裏一張五元的鈔票，問黃夢軒道：這是你的盤子錢嗎？黃夢軒臉上一紅，勉強答了一個哼字。劉家裏倒也未留意，三個人說了一陣。一會兒，毛夥叫劉家裏去接電話，回進房來，對黃夢軒輕輕的說道：西方飯店三十六號，阿金在那裏等你。黃夢軒笑着點點頭，又對楊杏園笑一笑，說了一個字走。楊杏園在這裏面，也不便說什麼，便和他一路走出來，走到胡同裏面，才笑着說道：憑良心說，我不願意打破你們這種順世界潮流的自由戀愛，但是就我個人的意見，是不贊成的。黃夢軒只是笑，低着頭望前只走。楊杏園道：已經一點鐘了，我不能再奉陪了。黃夢軒聽了，一把拉住說道：你保鏢保到底，把我送到飯店裏去，我就讓你走。可以不可以？楊杏園道：爲了別的事，我可以陪你去。請問你們所辦的是什麼交涉？裏面能容一個第三者嗎？黃夢軒道：你這又是呆話了，他是什麼人？我們是以什麼資格和他相會？這還不是二十四分公開的事嗎？楊杏園道：話雖是這樣，但是我無加入之必要。黃夢軒拉着楊杏園的大衣，仍舊不放，皺着眉毛，好像十分爲難。楊杏園一想，也許他實在有些膽怯，笑道：我聽見說，唱文明戲的，都靠着這種買賣發財，像你這個樣子，怎樣混得出來？好罷，我看在十年同學的情分上，替你作個月老。黃夢軒四圍一看，扯着他的衫袖道：低聲些，仔細便衣偵探聽了去。楊杏園看見他這樣子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只得和他一路上西方飯店來。這時，飯店大門，早已關上了，只剩這旁邊一條橫胡同裏耳門進去。耳門口，電燈也滅了，有四五輛膠皮車，橫七豎八，放在那裏，幾個人力車夫，在黑影子裏站着。黃夢軒遠遠的看見，心中疑惑是使衣偵探，卻是有點怕，想要縮回來，又不敢對楊杏園說，心裏只是撲撲的跳，只得跟着楊杏園走。那耳門完全關了，只耳門上挖出來的那一扇小門，卻是半開半掩的，兩個人便挨身進去。正碰着一個穿白衣服的茶房，楊杏園便問三十六號房間在那裏？茶房道：是聚祿家笑紅定的嗎？楊杏園說是的。茶房便引着他們進了幾重門，走

到房門口，茶房將門敲了幾下，門呀的一聲開了，裏面一個人伸出一個頭來，正是阿金。阿金也不做聲，笑着讓他兩人走了進去。楊杏園一看，一個門裏，卻有三間房，進來地方在中間，好像是個會客室，有一副舊的撲克牌，七零八落的散在桌上。阿金道：你們再不來，我就急死了，一個人坐在這裏，實在無聊得很，在桌子抽屜裏翻出一副撲克，一個人過五關問卦玩。黃夢軒笑道：你問什麼卦？阿金道：我沒有什麼可問，是替你們兩個人問的。楊杏園笑道：這你們兩個字，大可玩味。這裏頭一個人，自然是黃夢軒，還有一個呢？阿金兩隻手，理着桌上的牌，歪着頭，把眼睛一溜，嘴又是一撇，說道：你們唱文明戲的人，這張嘴真是厲害。說到這裏，笑紅披着斗篷，手上捧着橡皮溫水壺，走了進來，他看見楊杏園在這裏，卻有點不好意思，含笑和他點點頭。阿金便走到笑紅身邊，在耳朵邊說了幾句，笑紅道：好罷，你就說是北京飯店得了。阿金便笑着對黃夢軒看了一眼，說道：明朝會！打開門去了。笑紅便和他們走進裏邊房間來，靠在沙發上，伸了一個懶腰，說道：我真累極了，一晚上，出了二十四個條子。楊杏園對他和黃夢軒兩個人看看，覺得他們很不自在，便說道：已經一點多鐘了，我要回去，明天會罷。笑紅道：這裏有稀飯，吃了稀飯去，好不好？楊杏園說道：不必說着，披了大衣，逕自要走。黃夢軒也說：何妨再坐一會？楊杏園道：什麼時候？還坐到大天亮去嗎？說畢，走出三十六號，已經到了夾道上。只見一個二十多歲婦人，身上披着貂皮大衣，雲鬢蓬鬆，從樓上走下來。有一個茶房過去，請了一個安，說道：你走了。那婦人鼻子哼了一聲，就把手上提的那個錢袋拿了起來，用手在裏面一掏，拿出一捲鈔票，也沒有看多少，在捲裏面抽出了兩張，給了這茶房。看那鈔票，是很大一張，不是十元的，也是五元的。那茶房接過鈔票，笑着又請了一個安。那婦人理也不理，舉起腳上的高底鞋，的得的得逕自走了。那婦人走在面前，倒不知道後面有人，走出西方飯店的門口，茶房趕緊將門上的電燈扭亮，早有一輛轎式汽車，停在那裏。那婦人走出去，便有一個穿了制服的護兵，垂手站在一旁。那婦人便問道：大人回公館來了嗎？護兵道：沒有，還在九爺家裏開會。車子把姨太太送回去，就該去接大

人了。那婦人道：小潘兒今天那裏去了？怎麼讓你來接我？護兵道：小潘兒聽說姨太太在西方飯店，他不高興，我只得伺候你來了。那婦人冷笑道：好小子，他還有這一手，我回去搥他的肉！西方飯店也好，東方飯店也好，管的着嗎？說着，護兵開了汽車門，那婦人一腳登上去，這裏司機生將扶機一扭，就開起走了。楊杏園站在門裏面，聽了清清楚楚，可惜沒有看見汽車號碼，不知道是那一家。剛一腳跨出門，門上電燈又滅了，只見一輛膠皮車，飛也似的拉了過來，就停在門口，車上走下一個女子，黑影裏看不清楚什麼樣子，只看得出蓬着燙髮，披着毛繩圍巾，穿着短裙子，聽他腳步響，還是高跟鞋。這女子下了車，就聽見掏了一把銅子，給那車夫。那車夫問道：這是多少？那女子答道：三十枚。車夫答道：不成！你哪上車的時候，說到香爐營，還給我二十四枚啦，繞了一個大灣子，還給三十枚。好，東單牌樓到這兒多遠哪？小姐多花兩罷。那女子道：這個地方還遠似香爐營嗎？車夫道：那不管，上車的時候，說的是香爐營，沒有說西方飯店。那女子氣不過，又掏一把銅子給車夫，才敲門進去了。這車夫拉着車子，自言自語的道：要取樂，何苦省幾個車錢？一夜飯店錢，够瞧的了。噯！這個年頭兒，那裏說起十七八歲的姑娘……一面說一面就走了。楊杏園站在黑影裏，本來看得呆了，這才醒悟過來。想道：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我這不是無事幹嗎？在街上雇了一輛夜不收的人力車，就一直回家去睡覺。次日醒來，已經正午，吃完飯，趕緊去忙自己的事。黃夢軒今日是不是回去了，也來不及去問。又過了一天，清早起來看報，在一張小報上，看見一個二號字的長題目，十分觸目。乃是新劇家誘姘妓女案之發覺。不由得心裏一動，再一看新聞，正說的是黃夢軒，什麼拆白黨，淫伶，與風化有關的字樣，多得不可勝數。據這報上所載，也是說淫伶薛某和妓女笑紅，在西方飯店三十六號聚會，薛某當晚向笑紅借現洋二百元，又索去首飾多項，約值六七百元，笑紅因恐事露，與營業有關，只得忍痛不發。但此事爲偵探所聞，已有人密告警廳，總監聞言大怒，主張從嚴懲辦。薛某身後現追隨有便衣偵探多人，旦夕即將逮捕。楊杏園看了，嚇了一跳。心想：黃夢軒這樣糊塗，怎麼對笑紅借起二百

塊錢來？這不是犯了拆白的嫌疑嗎？想着，自己實在不放心，便來找黃夢軒問個究竟。黃夢軒一見面，便笑着說道：「你今天來的這早，一定是爲看見報而來，對也不對？」楊杏園道：「你也看見報嗎？」黃夢軒道：「昨天我就看見了。楊杏園道：「胡說！報今天才登出來，你怎麼昨天就看見了？」黃夢軒道：「我自然看見，還有憑據在此呢！」

## 第十九回 垂淚還珠歸程添悵惘 忍心碎柬好夢漸闌珊



卻

說楊杏園說黃夢軒不能看見早一天的報，黃夢軒道：「我給你一樣東西看，你就明白了。」說着，在身上掏出一封信來，遞給楊杏園。只見那信上寫道：

薛春絮先生台鑒：茲有不肖之徒，將閣下昨在西方飯店住宿一事，撰成文稿，投送本社。同人以閣下在京演劇，負有盛名，若將此文登出，不但閣下名譽有礙，且恐爲警廳所知，將不容閣下在京演劇，特將該稿留中，茲錄底稿一份，附寄察閱。同人對於閣下維持誠意，可以想見，惟本社既對閣下盡此義務，閣下達人對本社當亦有所酬報，多所不敢索，只津貼本社五十元可矣。函達望即晚答覆，或以電報約談均可，否則明日報上登出，即無轉圜之餘地矣。專此敬候

劇祺！

敲報經理部啓

楊杏園看完，另外還有一張稿子，正是和報上登的文字一樣。黃夢軒道：「你看這封信，寫得多無聊？嫖妓是人都可以的，公開出來，也不算什麼。難道戲子在法律上就不許嫖嗎？是我氣不過，我回了他一封信，請他儘管發表。要想敲我的竹槓，不說五十元，五十個銅子我也不出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真糊塗死了，北京舊戲子，受社會的裁判，從來沒有逛窯子的權，何況你們新劇家，那個拆白黨徽號，是世襲的呢？其實，他雖然開口要五十元，你給他七塊八塊，也就完了。你現在既和他鬧翻了事，一傳出去，敲竹槓的一擁而上，你可應付不了。」黃夢軒道：「怕什麼？我

拚了不在北京演戲也就完了，他儘管罵他的。楊杏園道：要這樣辦，自然不成問題，你不是太不值得嗎？黃夢軒道：我老實告訴你，我家裏早有信來，叫我回南去娶親，過幾天合同滿了，我就出京，你說，我還應酬這些文明叫化子做什麼？楊杏園道：你真能下這個決心，我也贊成，但不知你演戲的合同，還有幾天滿期？黃夢軒道：今天一天，明天一天，後天就滿期了。後天晚上，我就搭京漢車出京。楊杏園道：你走得這樣快，固然省去許多是非，但是太湊巧，人家要不疑你心虛逃走嗎？黃夢軒道：演新戲這樁事，我實在不願意幹了，未見得我還會到北京才出戲。充其量，不過犧牲薛春絮三個字不再在北京出現，和我黃夢軒有什麼相干？楊杏園道：照你這樣說，你這回成心拆爛污了。說着，用手指着他手上那個戒指，笑道：你怎樣對得起人家那一番好意？而且……黃夢軒臉上一紅，不等楊杏園說完，便道：這隻戒指，我本是向他借來帶的，那裏能要他的呢？我自然送還他。楊杏園道：要這樣才算漂亮角色，那裏沒有看過幾百塊錢呢？又和黃夢軒談了一會，才回去了。自從這天起，黃夢軒笑紅這一樁公案，就開了個滿城風雨。那位鐵路局長宋傳賢，在報上看見這段新聞，生氣得很，記得冬至的頭一天，會約笑紅在冬至這天一路上天津去玩，他卻推三阻四的，說有許多不便。原來他卻另外有個約會，真是豈有此理？難怪那天晚上我在他那裏打牌，我只打四圈，他很贊成呢。越想越氣，心想，我非嚴重質問他不可！到了晚上也不帶旁人，坐了自己的汽車，就到笑紅這裏來。一進門，就板着一副面孔。這晚上，笑紅脫去了外面的皮襖，只穿一件桃紅花緞的小緊身兒，鬆起燙髮，打了一條黑油油的辮子。小緊身兒，挖着套領，露出雪白的脖子。脖子上，一根湖水色絲條，掛着一把小金鎖片子，越顯得他嬌小玲瓏。他看見宋傳賢來了，便走過來和他脫大衣，斜也着眼睛對他一笑，靠着宋傳賢胸前問道：喲！怎麼啦？宋傳賢聽了這句話，當然不好意思說生氣來了。說道：沒有什麼，你怎麼問我這句話呢？笑紅也不答話，和他脫下大衣，掛在衣架上，又遞根煙捲給他，擦了一根火柴，和他點上。便靠着宋傳賢坐在一處，拉着他的手，問長問短，一眼看見宋傳賢的指甲，長的很長，便叫阿金拿了一

把新剪刀來，給他剪手指甲。指甲剪完了，笑紅捉着宋傳賢的指頭，在自己又白又嫩的臉上一劃，笑道：好了，你的指甲修得乾乾淨淨了，不括得人家生痛了。宋傳賢道：我們這個指甲，再修得好，也是一隻粗手，怎比得唱小旦的那一雙手，十指尖尖的，看見就叫人家心裏愛他。笑紅板着臉說道：宋大人，你這話說的誰？宋傳賢道：我自

然說一個人。笑紅道：那些報館造了謠言來糟踏我，你也相信嗎？宋傳賢冷笑道：本來呢？小白臉兒誰不愛？不過跟着拆白黨在一處，恐怕要上當，可要留心點兒才好。笑紅聽了這話，低着頭不說話，鼻子息率息率的響，就像要哭的樣子。一會兒，便在鈕扣上抽出一條手絹去擦眼睛。宋傳賢看他這樣，倒不好意思再往下說了，便伸手奪他的手絹，要和他擦眼淚。笑紅把身子一扭，站起來便走，睡到自己牀上去了。他用手絹握着臉，伏在被服上，肩膀聳起聳落，哭得好像傷心。宋傳賢跟着走過來，便拿手來搬他起來。笑說道：我和你說笑話，你何必這個樣子？笑紅硬着喉嚨道：本來的，你冤枉人家啦。宋傳賢說好說歹，說了半天，才把笑紅說好。因笑紅打開小梳妝匣子，宋傳賢一眼看見小抽屜裏一張名片，印着惲卜嘉三個字，是他局子裏的一個二等科員。便問笑紅這張名片那裏來的？笑紅道：這個人招呼我兩個盤子，我聽他和朋友談話，也好像是你們鐵路上的人，他還約着這個禮拜和我做花頭呢。宋傳賢聽着，記在心裏，過了幾分鐘，便說有事，特意打電話給他的祕書，叮囑說：庶務科科員惲卜嘉，辦事糊塗，明天下條子把他裁了。宋傳賢打了電話，心裏好像痛快了許多。這位惲卜嘉科員，到了次日，爲什麼丟了差事，自己還莫明其妙呢。這晚上，笑紅對於宋傳賢二十分恭維，把他一肚子氣才消了。宋傳賢人

笑道：有一樁事託你，你可能和我辦？笑紅道：我能和你辦什麼事？宋傳賢道：這事除了你們，別人也辦不了。便輕輕的對他道：有人願出一千塊錢，賃一個極好看的姑娘做幾天姨太太，這幾天一過，兩不相干，這錢就算白送他。不過有一層，要守極端的祕密，若是走漏了風聲，不但不能在北京做生意，還有別的禍事。我看你是個精明人，這個事一定辦得好，所以我來託你。笑紅道：你不要瞎說，世上那有賃姨太太的？宋傳賢正色道：真有這個事。



我何必沒有話說，無中生有呢？笑紅道：當真的嗎？請你把這個人，賃姨太太的道理，講給我聽。宋傳賢道：我這話說給你聽，你可別告訴人。現在有個地方要開個比賽美女的大會，凡有好看的姨太太，奶奶小姐，都可以送去，送去了，就有好差事。我熟人裏面，有一位范統總長，照理是要派個人去的，但是北京公館裏沒有姨太太，要爲這事討個姨太太，一來來不及，二來正太太不肯，所以想了一個法子，賃一個班子裏的人去，搪塞一陣。笑紅道：缺德的事，都出在你們官場裏面，開美人會，已經少聽見了，還有人賃姨太太去入會的，這不是奇談嗎？我想開會的這個人家，一定是個闊大爺，不然，也辦不起這樁大事。宋大人也送一個人去嗎？宋傳賢臉上一紅，說道：我不够資格。笑紅道：不知道這會是怎樣比賽？宋大人也聽見說過嗎？宋傳賢道：這個事，誰敢問誰敢說？笑紅道：這樣說，這樁事，倒是真有的了？宋傳賢道：自然是真的，你馬上有人願意去嗎？若是願意去，一千塊錢，包在我身上，那比出天津保定的條子，卻是好得多。笑紅想了一想，道：也許有人去，我明天回你的信罷。宋傳賢道：這個事，你要辦成了，我重重的謝你，我今天晚上，就陪你上真光去看電影，去不去？笑紅不便推托，只得和他一路去。電影完場之後，宋傳賢對他說道：我的汽車要送你回去，就不能送我，我坐了回去吧？這遠的路，叫你雇人力車回去，夜深了，又冷得很，怎樣好呢？笑紅對宋傳賢瞧了一眼，笑道：隨便你呀。宋傳賢道：要不然，我們到北方飯店去，先找點東西吃，好不好？笑紅道：隨便你。宋傳賢就很喜歡的一路和他上北方飯店去。一宿無話，次日十二點鐘，宋傳賢要到南城去赴一個飯局，順便送笑紅回班子。路過廊房頭條，笑紅要到金器店裏去買一個荳蔻盒子，宋傳賢只得下車一路和他進去。荳蔻盒子買好了，笑紅看見玻璃盒子裏一對珠花，做得實在精緻，便叫店夥拿出來看看。又問宋傳賢道：這珠花怎麼樣？宋傳賢道：也還罷了。笑紅問什麼價錢？店夥道：這珠子都是很好的，定價一百六十塊錢。笑紅道：能少一點嗎？店夥笑着說：我們都是劃一的價錢，不甚少。說來說去，笑紅一定要少十塊錢。店夥便對宋傳賢道：以後還請多照顧點，我們就賣了罷。先生尊姓？笑紅道：宋局長也常在你們這裏做

生意，難道不認得嗎？店夥道：是是是！宋局長，以後請多照顧點。宋傳賢看見生意做好了，笑紅並沒有打算拿錢出來，礙着面子又不好不理，恰好身上帶了有兩百塊錢鈔票，只得拿出來，替笑紅付了款。笑紅買了這兩朵珠花，宋傳賢仍舊把車子送到班子門口，他方才去赴飯局。笑紅總算高興，心想，連日不得空，今天晚上，要好好的去看一晚新戲。誰知七點鐘了，接到黃夢軒一個電話，說他的合同已經滿了，明天上午十一點鐘，就要出京，我現在在美利飯店，請你就來，有要緊的話和你商量。笑紅聽了這句話，猶如青天打了一個霹靂，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事。掛上電話，就向美利飯店來。這時，黃夢軒正和楊杏園在這裏吃大菜，看見笑紅來了，趕緊讓坐。笑紅對黃夢軒道：你剛才電話裏說的話，是真的嗎？黃夢軒道：是真的。笑紅道：不是我說，你這個人像小孩子一樣，一點兒事鬧得人人都知道，真是犯不着。黃夢軒道：你以為我出京，是爲着報上的事嗎？便把自己不願演戲，早打算回南的話，告訴了笑紅。不過把娶親的這一層，卻隱瞞不提。笑紅偷眼一看，見自己的那隻鑽石戒指，還帶在黃夢軒手上，不免眼珠一轉。黃夢軒會意，便把手上那隻鑽石戒指，從手指上取下來，攜着笑紅的手，替他帶上。說道：謝謝你。笑紅倒不好意思起來。說道：我不是來要戒指的，你不要猜錯了。我的意思，黃夢軒道：我本來是借來帶幾天的，自然還你，這客氣什麼呢？還有我前天在臺上穿的那件織金緞子旗袍，你說很好看，我就送給你。回頭我叫我的用人，送到阿金的小房子裏去，留給你作一個紀念吧？笑紅本來是個妓女，送往迎來，原不算回事，就是人家送東西給他，他也不放在心裏。不料今日聽了黃夢軒這幾句話，不由得一陣心酸，眼睛圈兒一紅，因爲在座還有個楊杏園，不好意思掉淚，便拿出手絹子去擦眼睛，回過頭去，裝着看壁上的掛鐘。楊杏園背着笑紅將叉子輕輕的敲着菜盤，望着黃夢軒對笑紅後影一努嘴。黃夢軒臉一紅，也微微的笑了。楊杏園道：老七，那鐘有幾點了？你看這久，還沒有看出來嗎？笑紅聽了這話，越發不好意思，黃夢軒便拿話來敷衍過去。故意問笑紅道：阿金的小房子門牌多少號，我忘了。回頭不要把衣服送錯了。笑紅道：你當真將那一件旗袍送我嗎？黃

夢軒道：你這話奇了，難道我還是口上的人情嗎？笑紅道：你是個出門的人，我沒有送東西給你，你先送東西給我，這如何使得呢？我明日送你兩盒點心罷。黃夢軒道：這倒使得。笑紅手裏拿着一個蜜柑，將皮剝去，一瓣一瓣的撕去細筋，遞給黃夢軒。嘴裏一邊說道：過了這一節，我也打算到南邊去，三四個月後，也許我們又在一處吃大菜了。楊杏園看他二人情致纏綿，自己何必在這裏坐，阻止他兩人的情話。忽忽的喝了咖啡，就起身先走了。明天十點鐘，到車站送行。黃夢軒道：何必不多坐一會兒？楊杏園指着笑紅道：這句話，我替你轉告訴他罷。便笑着走了。到了次日，楊杏園爲有點事，到十點半鐘，才到西車站。一進門，便看見阿金從裏面出來，便笑着和他點了個頭，問黃夢軒在那裏？阿金道：他在那二等車上，第一個房間就是。楊杏園聽了，一直便走到這節車來，只見黃夢軒和三個穿軍服的人，坐在那裏談天。坐椅下面，蒲包、柳條籃子、麻布袋、簡直塞滿了。椅子犄角上，一疊放了三頂軍帽，三把指揮刀，幾瓶酒，幾個油紙包。靠窗子邊，又堆着兩捲行李，一網大蔥。這邊椅子上，又是茶壺、茶杯之類。椅子上面的橫格，更不必說，完全是東西。這個小房間，再加上四個人，可說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了。黃夢軒坐在那裏，也是偏促得很。他看見楊杏園來了，連忙站起身來。說道：車快要開了，你還來什麼？楊杏園道：這一別，又不知那一年相會？平常見面，覺得不算什麼，到了這個時候，能多見一回面，也就痛快多了。說話時，黃夢軒要讓楊杏園坐下，這小房間裏，也沒有地方，兩個人便站在房門外夾道裏說話。楊杏園道：你何必有錢無處花，來坐二等車？你要坐三等茶房車，比這舒服多了。黃夢軒道：我是人家送我的一張半票，就花了三等的錢，想坐二等車舒服了。說到這裏，低着聲音說道：誰知一上車，滿坑滿谷都是八太爺，費了許多事，才找到這一點兒地方。楊杏園道：這條路特別快車，不賣半票，也沒有免票，人沒有這樣擁擠，你要有二等的錢，留得去坐特別快車的三等座，實在比這舒服。這些太爺，你莫瞧他不花錢坐車，三等還不願去呢。所以尋常快車，二等總比三等擠些。黃夢軒道：虧已吃了，說他做甚？我正好有事爲難，你來得正好。又低聲說道：剛才阿金到這裏來，送我幾盒

點心，說是車站上耳目衆多，笑紅不便來，下半年會罷。點心裏有一個小盒子，他又交給我的手裏說：這裏面不是點心，是送給你用的。我打開一見，卻是一對珠花。我又不演戲了，我要這個做什麼？就是演戲，也犯不着用真的。無緣無故，我怎樣能受他這個重禮？我當時卻不肯受。阿金道：這也是人家送他的，他轉送你，又不是特意買來的，又何必不要？留了作紀念罷。他說的是蘇州話，卻幸這房間裏這幾位八太爺不懂，我生怕老和他讓，惹得人家說破了，很不像樣，只得收下了，打算到了漢口，保險寄還他。現在你來了，就拜託你送還他罷。說着，在房間裏拿了個紅色的花盒子來，交給楊杏園。楊杏園道：他既誠心送你，就收了罷，教我送還他，連我就替你辜負了人家的美意。黃夢軒道：你不知道，他送我的東西，別有用意，我現在正是回家完婚，你想我要他的嗎？楊杏園笑道：還君明珠雙淚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時。黃夢軒笑道：我雖不是個女人，借用這兩句詩，卻也切得很！你從前不是常念着，也應有淚流知己，只覺無顏對俗人嗎？我覺得我現在的環境，真可以把這兩句詩來代表。人生五尺之軀，不能在社會上做一點事業，只落得粉墨登場，見棄於家庭，不齒於朋友，真是該死。笑紅他是個什麼人？多少闊人要討他，他都不願意，偏偏對我很好，我怎樣不感激他？說着，傷感得很。楊杏園想道：這人到如今，還是執迷不悟，真是呆子。本來要說他幾句，覺得人家已經要走了，何必掃他的興？便笑着說道：他不是說，不久要到漢口去嗎？有情成眷屬，你們的機會在後呢。哈哈！黃夢軒見楊杏園笑起來，便止住他道：低聲些，不要再說這個了，這是什麼地方？楊杏園道：我覺得有許多話要說，卻又想不出來。黃夢軒笑道：我也是這樣。說完了，兩個人反而沒有話說，便靠着窗子，望站上來往的人。只聽到一陣鈴響，火車要開了。楊杏園拿了珠花盒子便下了車，靠着車子站着。黃夢軒道：你回去罷。楊杏園道：我索性等車子開了再走罷。一句話未完，汽笛嗚嗚的響了，火車的輪子，便已慢慢的望西展，一會兒，黃夢軒已離楊杏園幾丈遠，楊杏園取下帽子，對黃夢軒招展。喊着道：到了漢口，你就寫信來。黃夢軒也喊道：剛才的話，拜託拜託！第三句話，楊杏園就聽不見了。回轉身來，正想要走，肩膀上忽然

拍的一下，回過頭來看時，卻是會館裏的徐二先生。楊杏園對他這種舉動，很不高興，徐二先生卻毫不爲意。笑着問道：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？送誰的行？楊杏園道：是送一個舊日同學。徐二先生道：我說呢，你沒有什麼應酬的人，決不能以不相干的事到這裏來。我卻不然，一個禮拜，至少也要到這裏來兩回。今天是汪玉老在西車站食堂，餞黎暉老的行，請我作陪客，整整鬧了一上午。黎暉老攜着我的手，一路上車。他說這回南下，若是能辦點事，一定請我幫忙，過幾天我倒打算寫信給他。你看這稱呼上如何寫法？我還自稱鄉侍生呢？還是自稱鄉愚弟呢？楊杏園道：他既和你那樣客氣，當然是稱鄉愚弟的對。徐二先生道：這話不錯，我明日就這樣寫法。說這話，兩個人已經要將出車站。楊杏園道：我聽見說，車站食堂的西餐，十分的好，不知這話可真？徐二先生道：卻是真的，我今天清早吃的那炸鱈魚豬排都好，我向來吃西餐吃不飽的，今天把肚子都撐破了。楊杏園說道：說起來卻是笑話，我還沒有來過，你可不可以引我？我倒要嘗嘗。徐二先生道：可以，便引着楊杏園進食堂，兩人對面坐下。楊杏園道：你剛才吃的些什麼菜？徐二先生偷眼一看，着菜牌子，說了一遍，連聲誇好不迭。這時夥計走過來，替他來一杯咖啡，等人家喝了也好消化啊。夥計答應着去了，一面替楊杏園上菜，一面給徐二先生一杯咖啡。徐二先生今天起來的很早，這個時候，本想趕回去吃午飯，不想在這裏耽擱下來了。肚子裏面，餓的只是咕嚕咕嚕的響，看見一盤一盤熱騰騰的菜，往楊杏園面前直上，不由得吞了幾陣口水。楊杏園用叉子叉着一塊牛排，把刀子，在盤子裏切，擡起頭對徐二先生笑道：這菜真好，多謝你的介紹。說着，又了一塊牛肉送進口內。徐二先生看着，只得也端起咖啡來喝了一口。好一會兒，楊杏園的飯，方才吃完。楊杏園會了帳，一同和徐二先生走出車站來。楊杏園道：肚皮吃得飽了，我們一道上青雲閣喝清茶去，好不好？徐二先生道：我還有點事，不能奉陪，你請便罷。說着，雇了車子就走了。楊杏園對着他的後影，不由得一個人笑了一陣，也就坐車回家。車子走江

西會館門口經過，只見大門牆上新貼了一張幾尺長的黃紙，上寫着鼓吹團今晚在本處彩排。他想着：常聽見人說，鼓吹團很有幾位有名票友，還沒有領教過。今天晚上倒要來看一看。主意打定，回家便把影報副張稿子弄完，一面打電話給鏡報館，今晚請兩個鐘頭假。準備妥貼了，吃了晚飯，便到江西會館來看戲。戲場門口擺了一張二尺來長的小條桌子，桌上點了一枝大蠟燭，幾本戲票，三個人圍住桌子，在那裏說閒話。見桌子邊一根柱子上，貼了一張黃紙條，上面寫道：每位茶水錢二十枚。椅子橫頭，讓出一個小口子，以便人來往。有一個穿黑布袍的人，在那裏攔住。進來的人，買了票，這人就把手子一側，肩膀歪在一邊，人就過去了。人過去之後，他又回轉身來，依舊擋住路口，倒是比柵欄門靈便得多。楊杏園也是如此照例的進去了。一看臺下面，卻也不少的。他便隨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了。這時，臺上武家坡的薛平貴，剛剛出臺。這位鬚生左手垂下來，幾個指頭在袖口外，輪流的在那裏掐板眼，右手使了個橫展一隻扁擔式，拿着一根馬鞭子，豎了起來，動也不動，一步一步，繞着戲臺走，背書也似的，在那裏唱。臺下左上角上，就有一班人帶着笑音叫好。再看這臺上薛平貴手上的那根馬鞭子，越發豎得挺直了。楊杏園實在看不下去。見小池子裏面，兩道通後臺的門，都已開着，他便走進後臺去看看。只見裏面的人，亂轟轟的，也有在化裝的，也有在穿衣服的，有一個人嘴上，戴着四塊瓦的帽子，穿上八卦衣，臉上胭脂擦得通紅，一隻手拿着一掛鬚子，一隻手拿着一把鵝毛扇子，和一個年紀輕的人，在那裏說話。這少年戴着合頂的獼皮帽子，穿了獼皮領青呢大衣，露出裏面的品藍大花緞子的狐皮袍，外套青緞子小背心，面前光燦燦的一排水鑽扣子，脖子上，又圍了一條白絨繩窄圍巾。臉上擦的雪花膏，直白到耳朵背後去，嵌肩兒鈕扣上黃澄澄的露出一塊金質徽章，一望而知是個衙門裏的人。這人道：今天代斬謾不代。短鬚子說道：我演空城計，和別人不同，前半本學汪大頭，後半本學譚叫天，不代斬謾，人家看了都不過癮。穿便衣的少年說道：吳先生學譚實在很有研究，絲毫不亂。穿八卦衣的說道：我聽說你們司長就愛唱，是不是？少年道：

豈但我們司長，我們總長也是個戲迷，今天我在他公館裏還合唱了一齣汾河灣。短鬚子道：你的青衣戲，的確在牛簫心上，你要下海，一定比他能叫座。少年道：我雖不敢說比簫心好，我自信總也站得住，無奈我們這位總長的盛意，爲了這個事，特意在部裏和我弄了個僉事上行走，我欠的三千多塊錢，也給我還了，我這一時卻不好意思下海。楊杏園在一旁聽話，只覺一種奇異的香味，一陣一陣的撲鼻，正是從這位少年身上而來。他看着這少年說戲子不像個戲子，說少爺不像個少爺，聽他所說竟是一個僉事上行走，他正看着十分詫異。忽聽見轟天轟地一陣笑聲，也不知道前臺的戲，演得怎樣好，便又走到前面看戲去。只見臺上正演的是捉放曹，那個扮曹操的花臉，是一個大肚胖子，一根腰帶，繫在大肚子上，有點兒吃不住，一直墜到胯下來了。腰帶上的那口寶劍，正落在臺板上，大概剛才的笑聲，就是爲此了。場面上的人，檢起寶劍，再和胖子掛在腰帶上，不料他一轉身，寶劍又要落下來，胖子急了，用手去扶寶劍，把右手邊扮陳宮的老生，重重的戳了一寶劍頭，胖子一鬆手，寶劍卜通一聲，又掉在臺板上。這時，臺底下又是一陣鬨堂大笑。胖子吃了這兩回虧，就不掛寶劍了，演到拔寶劍作勢要殺陳宮的時候，場面上的人蹲在胖子背後，將寶劍拿在手裏，由他的衣服大襟下伸出柄來，等胖子去拔劍，胖子摸了半天，摸着場面上的人一隻手，臺下這個好聲，真是連珠銃似的，震破耳鼓。楊杏園想道：這個戲，有什麼看頭？自己一個人含着笑，走出江西會館。正要上車，只見洪俊生要由外面進去。楊杏園連忙搖手道：你沒有事，可以早點去回家睡覺，我勸你不必去。洪俊生道：反正到了門口，何不進去看看？楊杏園道：那末，我就不奉陪了。洪俊生道：我還有一句話問你，我有一個朋友，有幾部宋版書，願便宜出賣，你要不要？楊杏園道：我雖不要，我路上卻有人要，不知是幾部什麼書？洪俊生道：我是個外行，我那裏知道？你要看那個書，卻是現成，現在放在未央俱樂部，隨便什麼時候，都可以去看。楊杏園道：未央俱樂部不是在報子街嗎？那裏離我們報館不遠，那天你可以順便到鏡報館約我去看。洪俊生道：我回頭便要到俱樂部去，今晚你若願意看，編完了稿子，可以到

那裏去找我。楊杏園道：那恐怕有兩點鐘了，不太遲嗎？洪俊生道：不遲不遲，兩點鐘正是熱鬧的時刻哩。你儘管大模大樣的，往裏面走進去，誰也不來問你什麼地方人多，我就在什麼地方，包你就着了。晚上回頭我再打電話約你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這倒也使得。說畢，便坐車到鏡報館去。走到編輯部裏，聽差送上一封信，上面寫着楊杏園君親啓。看那筆跡，是吳碧波的字，拆開信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午間消寒小飲，遇伊人於奇園中，意態闌珊，非復若昔日之活潑潑地。據云杯弓蛇影，情海多波，足下夢覺揚州，名甘薄倖，別枝飛上，消息寂然，言下淚背沈瀾，使人之意也消。弟生平好打不平，況在美人爲公道計，不能不吹皺一池春水矣。茲與足下約，請卽夕負荆請罪，卽夕不能則明夕，明夕不能則後夕，後夕不能，則是終不往也。某不才，必有以所以服足下者。白香山曰：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初相識？古人邂逅之間，猶設想如此，君乃忘懷舊雨耶？走訪不遇，忽忽草書留此，惟足下察之！

碧波白。

楊杏園看了，眉頭一皺，將信幾把扯碎，使力揉成一團，扔在字紙簍裏，便坐下去編稿子。說也奇怪，也不知什麼原故，心裏好像有一件事，沒有辦成一樣，總覺不很舒服。自己便到字紙簍去尋那封信，無如先撕得太快了，信已成了一團碎紙，尋出來也合不攏，只得算了。到了一點鐘，洪俊生果然來了電話，說在未央俱樂部小客廳裏，請你就來。小客廳在第二個院子東邊就是你來了，逕直來找我，不必問門房，那反而多事了。楊杏園接了電話，恰好事已做完，就上未央俱樂部來。可是到了門口，又徘徊起來了。

## 第二十回 紙醉金迷華堂舞魅影 水流花謝情海咏歸槎



### 原

來這門口的電燈通亮，沿門的兩邊，排列了許多馬車、汽車、人力車。想了一想，既然來了，且照着洪俊生的話，當真一直便往裏走，也沒有誰去攔阻他。走到第三個院子裏，彷彿聽見



許多人爭吵的嘈雜聲音，像是許多人相罵，又像是什麼會場上，有許多人在那裏辯論什麼似的，只是聽不出來，是一種什麼聲浪？忽然一陣檐風，由牆的犄角邊吹了過來，只覺得一種很濃厚的氣味，衝人的腦子。仔細聞一聞，卻是鴉片煙味，他想，俱樂部裏有鴉片煙，這也是一種極普通的事情，但是像這種濃厚的氣味，好像在燒煙土一般，卻很奇怪。他正在這裏想，忽然洪俊生在身後邊叫道：「在這裏，在這裏。」楊杏園回頭來一看，洪俊生站在廂房門口招手，他走了進去，房子裏並無別人，小圓桌子上，卻擺了兩個菜，碟子一碗湯，有半碗蛋炒飯放在一邊。洪俊生笑着問道：「你可吃飯？我請你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我剛吃的稀飯，不能再吃，但是你怎樣一個人在這裏吃起飯來了？」洪俊生道：「我有個朋友，剛才中了一寶，贏了三百多塊，我說着好玩，要吃紅，誰知他真順手給了我一張五元的鈔票。我正肚子裏餓了，我就拿了這個錢，吩咐廚房開一客飯來吃，帶着在這裏等候你。」楊杏園聽了這話，一看桌上的菜，一碟花椒雞，一碟燒冬筍，一大碗雪筍湯，並不像隨便的菜，便問這是怎麼算法？洪俊生道：「照規矩，是半塊錢一客，他菜弄得好些，大概總是給一塊錢。若要點菜吃，那就貴一點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還能點菜吃，那不成了小館子嗎？」洪俊生笑道：「小館子的菜，未必還有這樣齊備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這樣說，未央俱樂部裏的人，都成了老饕了。」洪俊生坐下去吃飯，笑着把飯吃完，放下筷子，抽出手絹，揩了一揩嘴，笑着對楊杏園道：「你以為這個俱樂部的人，也像九號俱樂部一樣嗎？這裏面的藝員，不一定是兩院的分子，所謂藝員，乃是手藝的藝，不是會議上中下三級，每天來來去去，也不知有多少人？三個人裏頭，有一個人吃飯，這小廚房的生意就很好了。說時，一個穿了圍裙的廚子，拿着一隻托盤進來收碗。對洪俊生道：「四爺今天怎樣？」洪俊生道：「我沒有動手。」廚子道：「今天好熱鬧的場面，聽說有一萬多的輸贏。」剛才齊子雪檢了一個便宜，一句話，得了一千塊錢，這不是點得着火的運氣嗎？難怪人家新升局長哩。」洪俊生道：「怎麼一句話檢一千塊錢呢？」廚子道：「今天一位新窰桶，不知道是那部一個僉事，帶來了三千塊錢，一定要作莊，不到幾寶就輸了兩千。他急了，說：『還有一千塊錢，我要雙，作一寶』」

賣了出去。齊子雪正背着兩隻手，站在桌子橫頭看寶路，正在等機會。聽了他這句話，開口答應一句，說：我買。這位僉事不等人家說第二句話，往上一跳，擡起手來，使力叫了一句雙，一下就把寶路攔開，低頭一看，卻是一個單。他搖了兩搖頭，歎了一口氣，把面前堆的十疊鈔票，雙手望齊子雪面前一推，說道：你拿去，你拿去。一聲不響，紅着臉就走。你想齊子雪的話，是隨嘴說的，本來成心討他的巧，揭開來是個雙，他掉轉身就走，你奈他怎樣？這位僉事當時就是不叫他拿出錢來比一比，至少也應該重問一句，問他算話不算話呀？等到自己一揭開，你輸了，你的錢擺在桌上，還收得轉去嗎？廚子指手畫腳，正說得高興，外面有人喊道：老劉，你收碗怎樣收這半天還不快來。廚子聽見叫，便將碗收着走了。楊杏園問洪俊生道：這樣說來，你們這裏，竟是一座很大的賭局了。洪俊生道：也不算大，不過有人保險，辦得很熱鬧。楊杏園道：不賭錢，也可以去觀場嗎？洪俊生道：可以，賭場上，是沒有階級的。說着，洪俊生就把他引進一重院子，上面正房裏面，電燈通亮，人聲吵得一塌糊塗。揭開簾子進去一看，只看屋子中間，有兩張大餐桌子，併攏在一處，足有三丈來長，圍桌子四週，坐了一排人，座的後面又站了一層人，桌子正面，有一個人將寶盒搖了一搖，放了下來，袖着兩隻手，在那裏抽煙捲。這四圍的人，就都拿出銀元鈔票來，也有放在裏面的，也有放在外面的。楊杏園看見有些人，拿出鈔票來，搖了幾搖頭。有些人拿出錢來，使力的在桌上一丟，罵了一句之後，接上又說道：我偏要押老寶。有些人拿錢在手上數來數去，卻回過頭同旁邊的人說話。有些人把錢放在面前，卻抽着煙捲，在那裏想心事。一會兒，那人把寶盒子一揭開，就是人聲大譁，也有亂罵的，也有歎氣的，也有冷笑的，也有哈哈大笑着，也有笑着和旁觀人說話的，也有埋怨人的，鬧成一片。那開寶的對面，就有一个人，把一邊的銀元鈔票，留着不動，把一邊的銀元鈔票，攏在一處，就往懷裏一掃。再拿出錢來，照着那邊存留錢的數目，一份一份賠了出去，頓時滿桌子都是人手。許多長袍馬褂的闊老，也是一樣。裏面鬧的這個時候，只見外面走進來一個人，歪戴着皮帽，穿着嘩嘩皮袍，外套青緞子敞肩，口袋上掛了一串金

鍊子，左手胳膊上，搭着一件大衣，右手拿着一根手杖，七搨八搨，口裏啣着半截雪茄，挺着胸脯子走了進來。那邊賭場上的人，看見這人進來，紛紛的對他打招呼，早有人過來，和他接了大衣和帽子，圍着看的人，也就閃開了一條路，讓出一張椅子來，請他坐下。他就將衫袖一捲，用隻手按着桌子，對桌面上的錢，望了一望，笑道：「今天的局面，也不算大，我歇一會兒再來。」楊杏園看這人架子這樣大，好像有點來頭，便輕輕問洪俊生道：「這是個什麼人？」洪俊生道：「是個木匠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瞎說，天下那有這樣的木匠？」洪俊生道：「你不信嗎？我再指兩個人給你看看。」便私下問道：「這桌上有兩個議員，你認識不認識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有一個小鬍子穿藍緞袍子的，我認得，他是衆議員宋秋風。」洪俊生道：「你再瞧瞧他身邊坐的兩個人。」楊杏園看時，上手坐一個胖子，漆黑的一張臉，一張闊嘴，露出四五粒黃燦燦的金牙齒，一顆冬瓜似的大腦袋，額角上直冒黃豆大的汗珠子。身上穿一件灰緞袍子，胸襟上幾個鈕扣全沒有扣上，敞着半邊胸脯，露出一捲狐皮來。看他面前，倒擺了許多的銀錢。下手坐的一個人，白淨的臉皮，養着兩撇鬍子，穿着青呢馬褂，架着玳瑁細邊眼鏡，左手上還帶着一隻鑽石戒指，那鑽石足有蠶豆那樣大。洪俊生道：「你看這兩個人，像什麼角色？」楊杏園道：「也無非小官僚小政客之流。」洪俊生聽了這話，對他笑了一笑，便把他拉到一邊說道：「你這個人難道也是一副勢利眼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這話怎說？」洪俊生道：「這兩個人，胖子是開審子的龜奴，鬍子是私販煙土的小流氓，你看見他穿得很闊，你說他是官僚政客，你專憑衣衫取人，還不是一副勢利眼嗎？」楊杏園聽了他的話，想了一想，卻也有些像。便道：「既然有這些人在內，爲什麼議員也坐在一處？」洪俊生道：「我不是說了麼？賭博場上是沒有社會階級的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只顧看賭博，正事都忘了。白天你不是約我來看宋版書嗎？書呢？」洪俊生道：「這個賣主，剛才還在這裏，怎樣一刻兒會不見了？大概是過癮去了，我帶你上裏面去找他。」說着，引着楊杏園又進了一個院子，那鴉片煙的氣味，十分濃厚。上面屋子，掛了一層厚厚的青布棉簾子，洪俊生將簾子一掀，只覺一陣熱氣，夾着汗臭油味鴉片煙香，由裏面直竄出來。楊杏園猛然的衝着這

一陣熱氣，一陣惡心，由不得要吐出來。一看洪俊生已經鑽進裏面去了，他猶豫一陣，心想，外面已經站不住，裏面還去得嗎？便站在院子裏，沒有進去。這時，洪俊生掀起半截簾子，探出腦袋來，只和他招呼。他心想，進去看看也好，看裏面到底是怎麼個樣子？便鼓着勇氣走了進去，一看這屋子是三個大上房打通了，成一個大敞間。房門邊擺了一張小條桌，桌上也放了幾樣筆墨帳簿之類，有一個老頭兒，戴着一頂放油光的小瓜皮帽，戴着一付單腳的大眼鏡，那隻斷了的腳，卻是用一根粗線來替他，絆在耳朵上，滿嘴的花白鬍子，沾滿稀鼻涕。把眼鏡擱在額頂，他坐在桌子旁，正在打瞌睡呢。屋子的四週，沿牆搭着二十來張小鋪，鋪上只有一牀灰白的毯子，兩個油膩的藍布枕頭，正中放一個洋瓷盤子，裏面放着一盞小煙燈，旁邊放着一枝煙槍。這些小鋪，頭尾相接，一大半躺着有人。那些人，有在抽煙的，也有對着那隻菘豆似的煙燈，睡着了，抽煙聲，打呼聲，咳嗽聲，摔鼻涕聲，囁囁細語聲，倒很熱鬧。楊杏園剛走進來，便覺得腳底下又濕又黏，鞋子很不自由，低頭一看，原來滿地都是鼻涕濃痰，此外還有許多瓜子殼，煙捲頭，一片一片的水，簡直沒有可以下腳的地方。楊杏園看見這個樣子，連腳也不敢移，抽身便走了出去。洪俊生跟着出來問道：你怎樣就走？楊杏園道：罷了，罷了，我站在裏面，直翻惡心，實在禁不住。夜深了，我也要回去了，宋版書，你明天送到我家裏來罷。說畢，仍舊轉到前面院子來。一看天上，夜黑如漆，院子上面的一塊天，布滿了青光閃閃的繁星，一陣霜風，從屋上吹下來，臉上凍得生痛。遠遠卻聽見幾聲雞叫，不是五更天，也是四更天了，忽忽的便回家去了。這晚睡得太晏，次日，一直到十二點鐘還沒有醒。正睡得很甜的時候，只覺有一個人搖他的身體，睜開眼來一看，卻是吳碧波。楊杏園道：怎麼你一清早就來了？吳碧波道：快到一點鐘了，還是清早嗎？說着，便催楊杏園起來，楊杏園一面起牀洗臉，一面和吳碧波談話。吳碧波笑道：我昨天留在鏡報館的信，你收到了嗎？楊杏園淡淡的答道：收到了。吳碧波道：好好的，怎樣鬧起風波來了？楊杏園道：一千年也是要散的宴席，就此散了，倒也乾淨。吳碧波笑道：你這話，好像是解脫話，其實不然，你正是解脫

不得。願散不願散，我都不管，我問你，到底爲什麼原由而起？這時，楊杏園坐在臨窗的一張安樂椅上，窗外的太陽，正有一道陽光射在他的面前，照着飛塵，憑空好像一條白練。他手上端着一杯茶，熱騰騰的出氣，那氣繞着小圈兒由杯子裏騰空而上。楊杏園端着杯子，眼睛望了茶杯的熱氣，穿過那道陽光，越上去越淡，就沒有了。心裏想着吳碧波說的話，拿着茶杯只出神。吳碧波道：你心裏打算些什麼？楊杏園聽見他問，方醒了過來，笑着呷了一口茶，說道：你昨日見他，他對你怎麼說？吳碧波笑道：你既然丟開了，還問他做什麼？楊杏園道：我沒有別的意思，看他還怎樣措詞？吳碧波笑道：管他怎樣措詞呢？反正沒有關係了，不是多此一問嗎？楊杏園道：你告訴我，他到底怎樣說？吳碧波道：告訴你，你先說爲什麼和他惱？楊杏園歎了一口氣道：這事說起來太長，也不能完全怪他，不過我很灰心罷了。吳碧波道：你且說一個大概。楊杏園道：我在老七那裏，雖不能多花錢，但是小應酬，決不躲避，想你也知道的。那無錫老三，卻處處以不屑之心待我，我要坐在屋子裏，無論如何，他抵着面前，死人也肯離開一步，簡直比防賊犯還要厲害。吳碧波笑道：你這句話，就居心叵測了。你爲什麼不願意他抵在你面前？楊杏園道：我們逢場作戲，原是尋點樂趣，這些惡鴿，已經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，偏偏他老是借題發揮，想大大敲我一筆，我真不高興。最近索性有兩回梨雲不見面，全是老三陪着道些不相干的話，我便猜出了二三分，但是我還疑心是偶然的事情。這次冬至，我到他那裏去，碰見有人做花頭，場面很大，內容可知，梨雲含含糊糊，拿話一味敷衍我，我就完全看出來了。吳碧波用手指着楊杏園鼻子笑道：嗤！你就爲了這個事啊！你真不自量，他又不是你的什麼人，你管得着嗎？楊杏園道：我自然管不着，但是我也並不是爲這樁事怪他。吳碧波道：你既不怪他，那又說什麼？楊杏園道：自冬至以後，那無錫老三，就專門在我面前哭窮，說年關不得過，我已經聽得有些煩了。有一天，我到何劍塵那裏去，他不在家，是他的太太出來招呼。吳碧波插口道：花君當真換一個人了。前幾天我曾到何劍塵家裏去，只見他穿着灰布皮襖，黑布裙子，很像個當家人，劍塵正在教他讀千字課

哩。楊杏園道：可不是嗎？就是有一層，熟人來了，喜歡留着說閒話。這天，蒙他的盛意，親自煮了一碗年糕，留着我吃。他坐在一邊打毛繩衣服，就說起閒話來了。他笑着問我：老七那裏，還常去嗎？我說：久不去了。花君笑着搖頭說：我不相信。我便將近來的話，略略告訴他一點。花君笑說：你還聽見別的話沒有？我說：沒有。說着，我看花君低頭在那裏結繩子，卻微微一笑，我料這裏面，一定還有文章，便問他聽見什麼沒有？花君說：我久已不和他們見面了，我知道什麼呢？我說：也許劍塵聽見，轉告訴嫂子了。花君說：這些話，那會傳到他耳朵裏去？我越聽他的話越有意思，便說：反正不去了，告訴我也不不要緊。花君說：告訴你，你還要氣死呢！回頭劍塵知道了，又說我多事。我還是不告訴你。我想，請他說既然不肯，不如用激將法激他一激。便說：我知道了，你們總有點姊妹的交情，慢說我沒有吃虧，就是吃了虧，還要說應該，那能把話告訴我呢？花君說：豈有此理？存着這樣的心眼，那還是什麼人呢？我說：那末，爲什麼不告訴我呢？他才說：有一天，去逛遊藝園，碰見梨雲同班子的白海棠，說起生意上。因問梨雲老七，還是賣清倌人嗎？白海棠說：是的。他說：有一個姓楊的，還去不去？白海棠說：是常去，不過他去了，完全是面子帳，梨雲的娘是不高興敷衍他。有一天，姓楊的坐得晏一點才走，老七的娘，抹下面皮來，就把老七一頓臭罵，說：仔細一點，當心挨打。老七是膽小不過的，嚇得那裏敢作聲。從此以後，對姓楊的也就常給他冰吃了。只是姓楊的，倒好壽頭碼子，一點兒不知道。花君學着說到這裏，又笑着對我說：不要見怪，這是他說的，不是我罵你壽頭。我說：我本來有些像壽頭，說的很對。就追問後來的事，他又不肯告訴我，經我再三的問，他才說：老七的娘指明我是個窮客人，丟了也算不了什麼，以後決不用好臉待我，免得提心吊膽來防備。以前我還靜靜的聽，聽到這裏，不由得我臉上發紅，他看見，就死人也不肯再說了。以上這是花君告訴我的，後來我打聽一番，一點兒不錯，你想，我還去作什麼？吳碧波見楊杏園這樣說，也覺得梨雲有許多不是。便對楊杏園笑道：欲除煩惱，須無我，各有因緣莫羨人。也就不再望下說了。這天晚上，楊杏園吃過晚飯之後，一看時間還早，不必就上報館，隨手

在書架子上抽了一本書，就着燈看。翻開來卻是一本疑雨集，隨手翻了兩頁，有一張一寸多長的硬皮紙，覆在書頁上，是一個小照的背面。上面歪歪斜斜，行書帶草的寫了幾行字：

微睇憨笑可憐生，垂手拈衣總有情。欲把阿儂比新月，照人只是半分明。

自己一想，是了，這還是上半年害病，梨雲私自送的一張小照，不要去看他了。把書一掩，將小照夾在裏面，把書望旁邊一推，便站起來，背着手，在房間裏走了幾個圈子。不知不覺想起當日初次見梨雲的情境，覺得他那個時候，純粹是個天真爛漫的人，他當時穿了月白色的袷衫袴，配上那一條漆黑的辮子，真是玲瓏可愛。只這幾個月的工夫，就有許多青樓習氣，實在出乎意料之外。轉身一想，卻也情有可原，他住的那個地方，耳聞目見，怎樣能够不變？他無論如何，是個聰明相，要是在良民家裏，真是一塊美玉。楊杏園想到這裏，他把一隻手腕靠在茶几上，伏着身子，用手托着臉，靜心靜意的望着桌上這盞盞油燈。想着梨雲瓜子臉兒，彎彎的覆髮，覆到眉毛上，烏溜溜的眼睛，笑的時候，那微微的眯着一轉，真是非言語所能形容。這時，他彷彿聞着一股清香襲人，好像有一次梨雲在那裏擦胰子洗臉，他在旁邊站着，聞着那股香味。站起身子來一看，原來茶几上放着一盆梅花，他身子一動，那盆開到十足的梅花，靜悄悄地落下一陣花瓣，茶杯裏，茶几上都是。楊杏園無意的將茶杯裏的冷茶，倒在花盆裏，望着梅花癡立許久。忽然坐到桌子邊去，仍舊把疑雨集翻開，重新把相片翻出來，看了一看。這張相片，是梨雲攝的一個半身相，側着身子，露出一節辮髮，辮髮上插了一大朵綉結子。一隻手按着一本書，上面有紅樓夢三個字，一隻手靠在椅子背上，把一個食指比着嘴唇，回過頭來，眼珠凝視在一邊，好像在想什麼。像的旁邊，有楊杏園自己題的幾行字：

嘗見美女畫一張，雙手支頤凝想，案上攤紅樓夢數本，字彷彿可觀。意竊好之，謂當題爲索夢圖。某夕，過梨雲，因告之。梨曰：是何難？儂亦能之。越七日，以此見示，傳神阿堵，令人驚喜，祇此足够相如一秋病也。

楊杏園看看相片，又看看題的跋語，歎道：咳！當時經過渾無賴，事後相思儘可憐。把相片看了又看，猛然聽見壁上的鐘，噹噹的敲了九下，辦事的时间到了，只得去上報館。半夜一點鐘回來，那本疑雨集還攤在桌上，又把相片拿起看了一會，睡覺的時候，就塞在枕頭底下。第二日起來，也就忘了。吃過午飯，吳碧波又來了，他一眼看見枕頭底下，露出一角相片，說道：這是誰的相片？放在枕頭底下。說着，一手就抽出來，他一看是梨雲的，相上面又有楊杏園的題跋。笑道：哈哈！你今日說丟開，明日說散場，你還幹這個玩意，好做作，我佩服你。楊杏園道：你也看看那上頭墨跡，是不是現在寫的字？吳碧波道：我沒有那好的眼力，我只知道今日今時，在你枕頭底下拿出來，和最近總有點關係。楊杏園道：實在是從前的相片，我何必瞞你，就把昨夜在書裏翻出來的情形，告訴了他一遍。吳碧波道：這就對了，還不是你戀戀有所不捨嗎？大概你自己也不好意思轉圓，我來替你做個和事老，請你兩位吃飯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這有什麼不好轉圓？我今天高興去，明天就去，明天高興去，明天就去，我去了，難道他們還將我轟出來嗎？吳碧波道：好極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們今天就去，你若心裏沒有什麼牽掛，去這一回，只當走馬看花，以後依舊可以丟得下，一點關係沒有。楊杏園道：白去走一回，有什麼意思？有那個錢，我還去聽戲呢！楊杏園嘴裏雖然這樣說着，心想，何妨去走一趟，看他到底是什麼態度？以後去不去，有我自己作主，那什麼要緊呢？吳碧波也看着他似乎有點留戀，越發在旁邊言三語四的說道：管他呢！何妨去看看？要是他真給冰你吃，這一回就算是永訣。若是他還好好的，那完全是你的誤會，越發要證明一番。總而言之，這一回去了，真相如何，可以水落石出。你一個人去，或者有點不好意思，你和我一路去，我就說和你在一處吃飯，把你拉去的，那末，你可以轉圓了。楊杏園靠在睡椅上，兩隻腳支着，搖曳不定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半天不作聲。忽搖搖頭微笑道：我還是不去。吳碧波道：你想了半天，忽然說不去，有什麼理由？楊杏園道：沒有什麼理由，我覺得去也沒有什麼意思。吳碧波一聽他的口音，分明是軟化了，便道：要說有意思沒意思的話，那末，這一條路就可以永不去。不過那天



我在奇園碰見老七，據他所說，他是十分對得住你，完全是你發脾氣，所以我說要去看一看，弄個水落石出。楊杏園笑着坐了起來，問道：「那天對你說些什麼？」吳碧波笑道：「你不要假惺惺了，同我去就是了，他對我說些什麼，你當面去問一問他，自然明白。」楊杏園微微笑着，一聲不言語。吳碧波道：「要去就去，你又不是去相什麼親？有什麼不好意思？」楊杏園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先是斬釘截鐵的斷了關係，而今又去，那不是無聊嗎？」吳碧波道：「咳！你剛才不是說高興什麼時候去，就什麼時候去嗎？怎樣又說無聊的話？」楊杏園本來有些眷眷，禁不得吳碧波一再鼓動，只得含着笑答應着去。這時也只有三點多鐘，他們走到松竹班，那大門虛掩着，裏面反而是黯黑黑的，沒有晚上那樣光亮，靜悄悄的，也沒有什麼聲息。外面院子裏，有人提高嗓子，劈頭劈腦，喊了一句「七小姐」，梨雲的娘，將門簾一掀，探出半截身子，一看是楊杏園，笑着點了一點頭，又縮回去了。楊杏園在前走，正要進門，只見梨雲穿一件水紅絨緊身兒，散着一綹黑髮，搭在胸前，他一隻手扭着頭髮，一隻手掀起門簾，正和楊杏園頂頭相遇。楊杏園笑笑，梨雲笑笑，都沒有說什麼。走進屋去，只見桌上擺着梳頭匣，旁邊放着臉盆手巾，雪花膏，香粉，胭脂精，香胰子，玻璃瓶子，瓷缸，簡直堆了一桌子。梨雲對吳碧波道：「對不住！請你坐一坐，我先梳辮子。」吳碧波道：「你儘管梳，我們最愛看人梳頭。」梨雲道：「梳頭有什麼好看？」吳碧波道：「梳頭的好看，那就難說了。我們最講究是偷着看呢。」梨雲正坐在椅子上，對着鏡子抿前頭的覆髮。楊杏園背着手，走到椅子後面，梨雲對着鏡子說道：「你過去點呀，等阿毛和我梳辮子。」楊杏園便笑着讓開一邊，說道：「我以為你不和我說話了，怎樣卻又開口來哩？」梨雲笑着沒有做聲，娘姨便走到椅子後面，和他梳辮子。梨雲對鏡子笑着問道：「今天外面好大的風，娘姨道：很好的天氣，沒有風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怎麼沒有風，連人都吹得動，我們不是被風刮來的嗎？」這一句話，說得大家都笑了。一會兒，梨雲將辮子梳完，換了衣服，娘姨把桌子拾落乾淨，大家坐着閒談。楊杏園一歪身躺在沙發椅上，回過頭去，看見椅子後面，立着衣架，衣架上的一件團花青緞絨馬褂，香氣撲人。他眼睛一轉，心裏恍然大悟，不知不

覺的冷笑一聲。臉上一陣發熱，也不知道那裏來的一陣不平的氣，恨不得要跳腳發洩出來。梨雲倒了大半杯茶，走過來遞給楊杏園，他且不去接茶，先看看梨雲的臉。梨雲道：「做什麼？不認得我嗎？」楊杏園一面接茶杯，一面笑道：「恭喜恭喜！梨雲臉一紅道：「恭喜什麼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你心裏還不明白嗎？」梨雲道：「我不明白，楊老爺本來不要來的，今天是專門來挑眼來了。」楊杏園那裏受得住這一句話，臉都氣紫了，站起來，戴着帽子就要走。這時梨雲坐在一邊，過來攔住不好，不攔住也不好，回過臉去對着璧子，在鈕扣上抽出手絹來，只擦眼淚。阿毛先還以為鬧着玩呢，後來越看越真，就攔住楊杏園道：「他是小孩子脾氣，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？」只一兩句玩話就惱了，那不是笑話嗎？吳碧波也笑着攔住道：「坐下罷，你們這小兩口兒，不見又想，見了又鬧，真是豈有此理？」娘姨早把楊杏園的帽子奪了過去，讓他坐下。這時恰好無錫老三來了，他穿着黑呢的大皮襖，越發顯得白胖，他一看楊杏園，把那雙肉眼笑成着一條縫，一路走了進來，口裏不住的說道：「稀客！稀客！」楊杏園看見他進來，心裏越發發痛快，只略微點了一點頭。無錫老三一看雙方的情形，心裏已猜着八九分，便笑着對楊杏園道：「楊老爺不來，老七是天天口裏念個不休，楊老爺來了，少不得又要囉唆兩句。我早就這樣猜，哈哈，誰知今天見了面，果然一點不錯呢。」他還對我說一件事哩，他說有人親眼看見楊老爺買了一對珠花，送到笑紅那裏去了。我想不至於呀。說到這裏，眯着兩隻肉眼又笑了一笑。說道：「老七和你這樣的交情，前回問你要幾件冬衣料子，雖然答應着，也還沒有辦來咧，怎樣對新交情的，就會送一對珠花去呢？」無錫老三夾七夾八這樣的說着，引起了梨雲一肚皮的委屈，對着璧子，聳着肩膀越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吳碧波插嘴道：「那真冤枉了。這一對珠花，是笑紅送給別人，別人不要，託老楊送回去的，這與他一點不相干。」無錫老三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着呢，這裏頭一定還有別的原故，這樣一說，我就明白了。」楊杏園憑他怎樣說，一句也不理，坐在一邊，勉強燃着一根煙捲，只是吸着。大家僵着，鬧的都沒有話說，屋子裏反而靜悄悄的。到底還是無錫老三帶說帶笑，把梨雲拉了過來，坐在楊杏園一處說。

道：再別要鬧小孩子脾氣了。說時，板着臉，對梨雲看了一眼。梨雲低着眼皮，不敢再看他的臉，回過臉去，只望着楊杏園的衣服。過了一會兒，回頭一看，無錫老三走了，他才擡起頭來對楊杏園一看，禁不住卻先笑了。平時楊杏園見梨雲一笑，說不盡的愉快，今天見梨雲這一笑，便覺得他這笑是十二分勉強笑出來的，也就淡淡的回了一笑，回過頭看見那件青緞團花駝絨的馬褂，又昂頭冷笑一聲。梨雲見阿毛也不在屋裏，用腳踢着地下的地毯，低聲說道：你今天發脾氣的原因我明白了。我也沒有別的什麼話說，天知道。說到這裏，阿毛進來了，對梨雲使了一個眼色，梨雲便跟着他一路到屋子外邊去了。一會兒梨雲回來，滿臉都是不快活的样子，依舊坐在楊杏園旁邊。楊杏園看見那個樣子，知道這裏又有槍花，故意裝作不知。吳碧波到底於此道見識淺些，便問道：老七，我看你又有什麼心事似的，這是怎麼了？梨雲道：有人叫條子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吳碧波道：這是極平常的事，值得又鼓着小臉蛋兒嗎？梨雲道：這戶客人，討厭極了，我是不願做的，他偏偏來歪纏，真是膩死了。楊杏園笑道：難道說比我們討厭嗎？梨雲道：幹嗎呀？老說這樣的俏皮話。楊杏園笑道：我這是真話，怎麼是俏皮話？你想，你要出去，我們老坐着不走，你把我们撈下，既不好意思，讓我們坐下，又耽誤了事情，這不是討厭嗎？說着，戴了帽子又要走。阿毛攔住道：忙什麼呀？楊杏園道：我們不走，老七走了，教我們和他守屋子嗎？阿毛卻沒有得話說。楊杏園便和吳碧波走出來了。走到門口，只見一輛轎式的灰色汽車，停在那裏。楊杏園笑着對吳碧波道：不要笑我們早，也有同樣的呢。兩個人帶說帶笑，一路走着，剛出陝西巷口，只見那輛灰色汽車挨身而過，上面坐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梨雲。另外還有一個男人，有四十來歲的年紀，嘴上留着兩撇小鬍子，很像一個時髦政客，坐在汽車上和梨雲有說有笑。楊杏園拐一拐吳碧波的胳膊教他看，但是等到吳碧波擡頭看時，汽車已經走過去了。楊杏園問道：你看見沒有？吳碧波道：我略爲看見一眼，好像是老七和一個人坐在車上。楊杏園道：我所說的話如何？現在可以把這一件事來證實了吧？吳碧波道：你這人真不解脫，這個紙老虎本不可以戳破的，戳破了，就沒

有意思了。楊杏園也沒有說什麼，歎了一口氣，就和吳碧波作別回家去了。一別三天，吳碧波爲了一點小事，又來找他。走到院子裏，只聽見楊杏園的屋內，一陣吟哦之聲，卻不是楊杏園的聲音。走進去一看，楊杏園不在那裏，卻是何劍塵。吳碧波便說道：「怎麼你在這裏吟起詩來了？主人翁呢？」何劍塵道：「這門也沒有關，我一進來，主人翁就不在這裏。我因爲看見他和清人張問陶八首梅花詩的本事詩，很有點意思，我就念起來了。吳碧波一看桌上，果然有張詩稿，那上頭寫道：『讀花月痕，見韋癡珠本事詩，和張問陶梅花詩原韻，心竊好之，亦次其韻。』這下面就是詩。」吳碧波看了一看，也就念起來：

辜負鷗盟悵落霞，量珠無計願終賒。卻疑眉黛春前瘦，記得腰支醉後斜。

吳碧波道：「押斜字韻，頗有所指呢。」又大聲念道：

經過情場增閱歷，換來愁緒益詞華。金鈴願化渾多事，桃李生成薄命花。

吳碧波道：「何怨之深也？」何劍塵道：「你不要批評，且往後看。」吳碧波又念道：

休從鏡石證前身，因果誰能澈底清。煉石補天原是幻，落花隨水不關情。一身浪欠風流債，九死難辭薄倖名。無福敢嗟人負我，押衙慢作不平聲。

吳碧波道：「張問陶的梅花原韻，很不好和，看他以上這兩首，倒不牽強，若教我來，就要退避三舍了。」又念道：

拈花一笑覺來遲，海上蜃樓幻可知。遮莫因緣關性命，從無藥餌治相思。

何劍塵道：「這樣和韻，真便宜了他。」吳碧波又念道：

天教飛絮隨流水，風捲殘蟬過別枝。怪底江郎才力盡，畫眉都不合時宜。

軟語吳儂話舊村，燈前嘗與伴琴罇。戲教月下迎紅拂，約與江南隱白門。小別化身留倩影，長宵把臂拭啼痕。而今回首皆成恨，羞說傾城睡咳恩。

